

# 张氏医通二

中医瑰宝苑

清·张璐撰

建档:中国医药学院中医研究所 张 鸿所长

[张氏医通一](#)

卷四

诸气门下

[张氏医通二](#)

痰饮(唾)

[张氏医通三](#)

金匱云,问曰:夫饮有四,何谓也,师曰,有痰饮,有悬饮,有溢饮,有支饮,问曰,四饮何以为理,师曰,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肠间,沥沥有声,谓之痰饮,饮後水流在脘下,咳唾引痛,谓之悬饮,饮水流行,归於四肢,当汗出而不汗出,身体疼重,谓之溢饮,咳逆倚息,短气不得卧,其形如肿,谓之支饮。

[张氏医通四](#)

[张氏医通五](#)

[张氏医通六](#)

[张氏医通七](#)

[张氏医通八](#)

[张氏医通九](#)

[张氏医通十](#)

[张氏医通十一](#)

[张氏医通十二](#)

痰饮为患,十人居其七八,金匱论之甚群,分别而各立其名,後世以其名之多也,徒徼其末而忘其本,曾不思圣人立法,皆从一源而出,无多堪也,盖胃为水谷之海,五藏六府之大源,饮入於胃,游溢精气,上输於脾,脾气散精,上归於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以为常人,金匱即从水精不四布五经不并行之处以言其患,随证分别浅深,诲人因名以求其义,浅者在於躯壳之内,藏府之外,其饮有四,一由胃而下流於肠,一由胃而傍流於脘,一由胃而外出於四肢,一由胃而上入於胸膈,始先不觉,日积月累,水之精华,转为混浊,於是遂成痰饮,必先团聚於呼吸大气难到之处,故由肠而脘,而四肢,至渐渍於胸膈,其势愈逆,则痰饮之患,未有不从胃起见者矣,夫五藏藏神之地也,积水泛为痰饮,包裹其外,詎非人身之大患乎,凡水饮蓄而不散者,皆名留饮,留者留而不去也,留饮去而不尽者,皆名伏饮,伏者伏而不出也,随其痰饮之或留或伏,而用法以始之,始为精义,今试言之,由胃而上胸脘心肺之分者,驱其还胃,或下从肠出,或上从呕出,而不至於伏匿,若由胸膈而外出肌肤,其清者,或从汗出,其浊者,无可出矣,必有伏匿肌肤,而不胜躯者,若由胸膈而深藏於背,背为胸之府,更无出路,岂但躯之不胜躯,且有挟背间之狂籥壮火,发为痛毒者,伏饮之艰於下出,易於酿祸,其谁能辨之,谁能出之耶。水在心,心下坚筑短气,恶水不欲饮,水在肺,吐涎沫,欲饮水,水在脾,少气身重,水在肝,脘下支满,噎而痛,水在肾,心下悸。夫心下有留饮,其人背恶寒,冷如掌大。留饮者,脘下痛饮缺盆,咳嗽

则辄已，（一作转甚）胸中有留饮，其人短气而渴，四肢历节痛，脉  
磳者有留饮。膈上病痰，满喘咳吐，发则寒热，背痛腰疼，目泣自  
出，其人振振身才而剧，必有伏饮。夫病人饮水多，必暴喘满，凡食  
少饮多，水停心下，甚者则悸，微者短气，脉双弦者寒也，皆大下後  
善虚，脉偏弦者饮也。肺饮不弦，但若喘短气。支饮亦喘而不能卧，  
加短气，其脉平也。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

心下有痰饮，胸脘支满，目眩，苓桂术甘汤主之，小便则利。

璣枢曰，包络是动，则病胸脘支满，痰饮积其处而为病也，心下有  
痰，水精不上注於目，故眩，茯苓治痰水，伐肾邪，桂枝通膻气，开  
经络，白术治痰水，除胀满，然中满勿食甘，反用甘草，何也，盖桂  
枝之辛，得甘则佐其发散，和其热，而使不僭上，甘草有茯苓，则不  
支满而反渗泄，甘能下气除满也。

夫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苓桂术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

微饮而短气，由肾虚水邪停蓄，致三焦之气升降呼吸不前也，二方  
各有所主，苓桂术甘汤主饮在膻，呼气之短，肾气丸主饮在阴，吸  
气之短，盖呼者出心肺，吸者入肾肝，茯苓入手太阴，桂枝入手少  
阴，皆轻清之剂，治其膻也，地黄入足少阴，山萸入足厥阴，皆重浊  
之剂，治其阴也，必视其人形体之偏阴偏膻而为施治，一证二方，  
岂无故哉。

病者脉伏，其人欲自利，利反快，虽利，心下续坚满，此为留饮欲去  
故也，甘遂半夏汤主之。

留饮堵塞窍隧，胃气不得转输，故脉伏不显，若留饮既下，胃气受  
伤，必欲自利，自利而反快者，中焦所塞暂通也，通而复积，故续坚  
满，必更用药尽逐之，然欲直瞽其积饮，莫若甘遂快利用之为君，  
欲和脾胃除心下坚，又必以半夏佐之，然芍药停湿，何留饮用之，  
甘草与甘遂相反，何一方并用，盖甘草缓甘遂之性，使不急速，徘  
徊逐其所留，芍药治木郁土中而或坚满，又佐半夏以和胃消坚也。  
脉磳而弦者，悬饮内痛，病悬饮者，十枣汤主之。

悬饮结内作痛，故脉见磳弦，用芫花之辛以散饮，甘遂，大戟之苦  
以泄水，大枣之甘入脾而胜水也。

病溢饮者，当发其汗，大青龙汤主之，取微似汗，汗多者温粉粉之，  
小青龙汤亦主之。

水饮溢出於表，营卫尽为不利，犹伤寒之营卫絮伤，故必发汗以散  
水而後营冲经脉始行，四肢之水亦得消矣，表郁实热者，用大青龙  
以发之，内蓄寒饮者，用小青龙以发之，虽皆表散之法，而微有不  
同，不可不辨。

膈间支饮，其人喘满，心下痞坚，面色黧黑，其脉砵紧，得之数十日，医吐下之不愈，木防己汤主之，虚者即愈，实者三日复发，复与，不愈者，木防己汤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汤主之，微利则愈。

支饮在膈间，气血皆不通利，气不利，则与水同逆於肺而发喘满，血不利，则与水杂揉结於心下而为痞坚，肾气上应水饮，肾水之色黑，血凝之色亦黑，故黧黑之色而见於面也，脉砵为水，紧为寒，非别有寒邪，即水气之寒也，医虽以吐下之法治，然药不切於病，故不愈，用木防己以散留饮结气，石膏主心肺逆气，人参以助胃祛水，桂枝以和营开结，且支饮得温则行，若邪客之浅在气分多而虚者，服之即愈，若邪客之深在血分多而实者，则愈後必再发，以石膏为气分药，故去之，芒硝为血分药，能治痰软坚，茯苓伐肾利水，而为芒硝之佐，故加之。

心下有支饮，其人若冒眩，泽泻汤主之。

支饮阻其籓之升降，郁久化火，火动风生而冒眩也，故用泽泻开关利水以泄支饮，白术和中燥湿，则籓自升而火自息矣。

支饮胸满者，厚朴大黄汤主之。

此即小承气，以大黄多，遂名厚朴大黄汤，若厚朴多，则名厚朴三物汤，此支饮胸满者，必缘其入素多湿热，浊饮上逆所致，故用荡涤中焦药治之。

支饮不得息，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

支饮留结，气塞胸中，故不得息，葶苈破结和饮，大枣通肺和中，以其气壅则液聚，液聚则热结，所以与肺痛同治也。

呕家本渴，渴者为欲解，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饮故也，小半夏汤主之。卒呕吐，心下痞，膈间有水，眩悸者，小半夏加茯苓汤主之。

呕本有痰，呕尽痰去而渴者为欲解，与伤寒服小青龙汤已渴者，寒去欲解同义，今反不渴，是积饮尚留，去之未尽，故用小半夏散结胜湿，生姜散气止呕，千金方更加茯苓佐之，即与治卒呕吐，心下痞，膈间有水眩悸者同法也。

腹满口舌乾燥，此肠胃间有水气，己椒苈黄丸主之，口中有津液渴者，加芒硝半掬。

水积肠间，则肺气不宜，郁成热，而为腹满，津液遂不上行，而口舌乾燥，用防己，椒目，葶苈利水散结气，而葶苈尤能利肠，然肠胃受水谷之气者，邪实腹满，非轻剂所能治，必加大黄以泻之，若口中有津液而仍作渴者，此痰饮聚於血分，必加芒硝以祛逐之。

先渴後呕，为水停心下，此属饮家，小半夏茯苓汤主之。

先渴者，因痰饮占据中宫，津液不得灌注於上，肺失其润而然，後

呕者，胃中所积之饮，随气逆而上泛也，故用姜，半以涤饮，茯苓以渗湿，湿去则呕止津通而渴自己，此与伤寒心下有水气，咳而微喘，发热不渴，服小青龙汤已而渴之义悬殊，彼以津液耗损而渴，此以痰气积阻而渴，渴之先後变见，可以推饮之盛衰也，世以半夏性燥，渴家禁用，曷知其有主渴之妙用哉。

假令瘦人脐下有悸，吐涎沫而颠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

瘦人本无痰湿，今颠眩吐涎，明是水积脐下而悸，故用五苓，藉桂之辛温以散之。

久咳数岁，其脉弱者可治，实大数者死，其脉虚者必苦冒，其人本有支饮在胸中故也，治属饮家。

下半条专补心下支饮冒眩之脉法，冒属风虚，必无脉实之理，治属饮家，不特泽泻汤一方也。

丹溪曰，痰之源不一，有因痰而生热者，有因热而生痰者，有因气而生者，有因风而生者，有因蚤而生者，有积饮而生者，有多食而成者，有因暑而生者，有伤冷物而成者，有脾虚而成者，有嗜酒而成者，其为病也，蚤痰则成心包痛，颠疾，热痰则成烦躁蚤悸，风痰成瘫痪，大风眩晕，饮痰成呕吐佞痛，四肢不举，食痰成疝痢口臭，痞块满闷，暑痰成呕逆眩冒，冷痰成骨气刺痛，四肢不举，酒痰多成佞痛臂痛，饮酒不消，但得酒次日又吐，脾虚生痰，食不美，反胃呕吐，湿痰多倦怠软弱，气痰攻注走刺不定，妇人於蚤痰最多，结成块者为蚤痰，必有一块在腹，发则如身孕，转动跳跃，痛不可忍，又有老痰凝结襟固，非温药引导，必有拒格之患，庞安常有言，人身无倒上之痰，天下无逆流之水，故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痰属湿热，乃津液所化，因风寒湿热之感，或七情饮食所伤，以致气逆液浊，变为痰饮，或吐咯上出，或凝滞胸膈，或留聚肠胃，或客於经络四肢，随气升降，遍身上下无处不到，其为病也，为喘为咳，为恶心呕吐，为痞膈壅塞，关格痺病，为泄为眩晕，为嘈杂怔忡蚤悸，为颠狂，为寒热，为痛肿，或胸间漉漉有声，或背心一点常如冰冷，或四肢麻痹不仁，皆痰所致，百病中皆有兼痰者，世所不知也，痰有新久轻重之殊，新而轻者，形色清白，气味亦淡，久而重者，黄浊稠黏，咳之难出，渐来恶味，酸辣腥齷咸苦，甚至带血而出，治法，痰生於脾胃，宜实脾燥湿，又随气而升，宜顺气为先，分导次之，又气升属火，顺气在於降火，热痰则清之，湿痰则燥之，风痰则散之，郁痰则开之，顽痰则软之，食痰则消之，在上者吐之，在下者下之，又中气虚者，宜固中气以喘痰，若攻之太重，则胃气虚而痰愈甚矣。

喻嘉言曰，内经云，诸气郁，皆属於肺，盖肺郁则成热，热盛则生痰，痰挟瘀血，遂成窠囊，膈间胀满痞闷，虽夏月，痰饮积处无汗，而冷痰清饮，积满窠囊，必大呕逆，此盈科而进也，多由厚味积热，肠胃枯涸，又加怫郁，胃之血为痰浊所滞，日积月累，渐成噎膈反胃之次第，若用燥剂，其结转甚，惟竹沥，姜汁，韭汁可以治之，日饮三五杯，必胸中烦燥不盛乃妙，後用养血健脾润燥药。治痰之法，曰驱，曰导，曰涤，曰化，曰涌，曰理脾，曰降火，曰行气，前人之法不为不详，至於窠囊之痰，如蜂子之穴於房中，如莲实之嵌於蓬内，生长则易，剥落则难，其外窄中宽，任行驱导涤涌之药，徒伤他藏，此实闭拒而不纳耳，夫人身之气，经盛则注於络，络盛则注於经，窠囊之来，始於痰聚胃口，呕时数动胃气，胃气动，则半从上出於喉，半从内入於络，胃之络实膈者也，其气奔入之急，则冲透膈膜，而痰得以居之，痰入既久，则阻碍气道，而气之奔入者，复结一囊也，然痰饮结聚於膈膜而成窠囊，清气入之，浑然不觉，每随浊气而动，乃至寒之亦发，热之亦发，伤酒伤食亦发，动怒动欲亦发，总由动其浊气，浊气随火而升，转使清气逼处不安也，故治窠囊之痰甚难，必先凝神入气，以静自调，薄滋味以去胃中之痰，使胃经之气，不急奔於络转虚其胃，以听络中之气返还於胃，遂渐以药开导其囊，而涤去其痰，则自愈矣。後世治痰饮有四法，曰实脾，燥湿，降火，行气，实脾燥湿，二陈汤加苍白二术，最为相宜，若阴虚则反忌之矣，降火之法，须分虚实，实用苦寒，虚用甘寒，蔗乎可也，若夫行气之药，诸方漫熟，全无着落，谨再明之，风寒之邪，从外入内，裹其痰饮，惟宜小青龙汤，分其邪从外出而痰饮从下出也，浊阴之气，从下入上，裹其痰饮，金匱半夏，厚朴汤，（即四七汤）分其浊气下出而痰饮从上出也，若多欲之人，则肾气上逆，直透膜原，结垒万千，漫胀重坠，不可以仰，用桂苓丸饮气下趋，痰饮始豁也，又虚寒痰饮，少壮者十中间见一二，老人小儿十中常见四五，若果脾胃虚寒，饮食不思，阴气痞塞，呕吐涎者，宜温其中，真虚者，更补其下，清上诸药不可用也。再按痰饮总为一证，而因则有二，痰因於火，有热无寒，饮因於湿，有热有寒，即有温泉无寒火之理也。痰饮襟结於胸中，为饱为闷，为频咳而痰不应，总为脾失其健，不为胃行其津液，而饮食即以生痰，渐渍充满肺窍，咳不易出，虽以治痰为急，然治痰之药，大率耗气动虚，恐痰未出而风先入也，惟是濡以甘寒之药，杜风消热，润燥补虚豁痰，乃为合法。蚤痰堵塞窍坠，肝肺心胞络间无处不有，三部脉虚软无力，邪盛正衰，不易开散，欲用涌剂，正如兵家 琢k，安危反掌，欲导之

下行，竅隧之痰，万不能导，徒伤脾气，计惟理脾为先，脾气者人身健端之籥气，如天之有日，阴凝四塞者，日失其所，痰迷不醒者，脾失其权，理脾则如烈日当空，片云纤翳能掩之乎，其理脾之法，须药饵与饮食相参，不但滑膩杂食当禁，即饭食粥饮亦须少絀，则脾气不用以消谷，转用之消痰，较药力万万耳。膏粱过厚之人，每多味痰，尤宜清理脾胃为主，夫五味入口而藏於胃，胃为水谷之海，五藏六府之总司，人之食饮太过而结为痰涎者，每随脾气之健端而渗灌於经隧，其间往返之机，如海潮然，脾气行则潮去，脾气止则潮回，所以治沈痼之法，但取辛热微动寒凝，已後止而不用，恐痰得热而妄行，为害不浅也，不但痰得热而妄行，即脾得热亦过动不息，如潮之有去无回，其痰病之决裂，可胜道哉，从来服峻利之药者，深夜亦欲饮食，人皆不知其故，反以能食为庆，曾不思爱惜脾气，令其昼端夜息，乃可有常，况人身之痰，既由胃以流於经隧，则经隧之痰，亦必返之於胃，然後可从口而上越，从肠而下誓，此惟脾气静息之时，其痰可返，故凡有痰证者，早食午食而外，但宜休养脾气不动，使经隧之痰，得以返之於胃，而从胃气之上下，不从脾气之四迄，乃为善也，试观痰病轻者，夜间安卧，次早即能呕出泄出，痰病重者，昏迷复醒，反能呕出泄出者，岂非未尝得食，脾气静息，而与痰以出路耶，世之喜用热药峻攻者，能知此乎，噫，天下之服辛热而转能夜食者多矣，能因此而三复否。

李士材云，先哲论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又曰，治痰不理脾胃，非其治也，以脾土虚，则清者难升，浊者难降，留中滞膈，淤而成痰，故治痰先补脾，脾复健端之常，而痰自化矣，析而言之，痰有五，饮亦有五，治法因之而变，在脾经者，名曰湿痰，脉缓面黄，肢体磅重，嗜卧不收，腹胀食滞，其痰滑而易出，二陈加枳，术，挟虚者，六君子汤，酒伤者，加白豆蔻，乾葛，在肺经者，名曰燥痰，又名气痰，脉涩面白，气上喘促，洒淅寒热，悲愁不乐，其痰涩而难出，利金汤去枳壳加菱甬，姜用蜜煎，在肝经者，名曰风痰，脉弦面青，肢豆满闷，便溺秘涩，时有躁怒，其痰清而多泡，十味导痰汤，用浆水煎服，甚则千缙汤加川芎，大黄，在心经者，名曰热痰，脉洪面赤，烦热心痛，口乾唇燥，时多喜笑，其痰坚而成块，凉膈散加苓，半下之，在肾经者，名曰寒痰，脉磅面黑，小便急痛，足寒而逆，心多恐怖，其痰有黑点而多稀，桂苓丸加泽泻，车前，肾虚水泛为痰，八味丸，其人素盛今，水走肠间，漉漉有声，名曰痰，心下冷瑯，苓桂术甘汤和之，饮後水流在豆下，咳唾引痛，名曰悬饮，大枣汤下之，饮水流於四肢，当汗不汗，身体疼重，名曰溢饮，内经所

调溢饮者，渴，暴多饮，而溢入肌皮肠胃之外也，小青龙汤汗之，咳逆倚息，短气不得卧，其形如肿，名曰支饮，五苓散，泽泻汤利之，膈满呕吐，喘咳寒热，腰背痛，目泪出，其人振振恶寒，身才惕者，名曰伏饮，倍术丸加茯苓，半夏，更有一种非痰非饮，时吐白 不甚稠黏者，此脾虚不能约束津液，故涎 自出，宜用六君子汤加炮姜，益智仁以摄之，嗟乎，五痰五饮，证各不同，治法回别，至於脾肺二家之痰，尤不可混，脾为湿土，喜温燥而恶寒润，故白术，半夏，茯苓为要药，肺为燥金，喜凉润而恶温燥，故门冬，贝母，桔梗为要药，二者误治，鲜不危困，每见世俗畏半夏之燥，喜贝母之润，一见有痰，便以贝母投之，若是脾痰，则土气益伤，饮食渐絀矣，即使肺痰，毋过於凉润以伤中州，稍用脾药以生肺金，方为善治，故曰，治痰不理脾胃，非其治也，信夫。

凡人身中有块，不痒不痛，或作麻木，名收败痰失道，宜随处用药消之，如忽患手足胸背头项腰膝疼痛不可忍，及连筋骨牵引吊痛，坐卧不安，走易不定，头疼困倦，手足重坠 冷，脉伏，此乃涎饮顽痰，伏在心胸上下，发为此疾，非风非毒，导痰汤加羌，防，白芷，姜汁，竹沥。痰火相煽於膈上，胸中时觉痞满眩晕，或目齿疼，饮食後稍觉快爽，少间复加迷闷，大便或结或泻，小便或赤或清，此皆痰饮或开或聚之故，治宜健脾以端痰，清肺以润燥，六君子加苏子，瓜蒌，姜汁，竹沥之类。老痰积於胸膈作痞，或流滞於经络四肢者，青礞石丸。壮实体厚之人，可用姜汁，竹沥下滚痰丸，然後用理脾行气药调理。湿痰积於脘下，隐隐作痛，天阴疼软更甚，轻则二陈汤加白芥子，重则控涎丹缓攻之。痰挟死血，随气攻注，流走刺痛，有时得热则止，有时得热转剧，此本寒痰阻塞，故得热则止，若痛久火邪伤血，则得热转剧，控涎丹加胡椒，蝎尾，木香，鯨鲤甲，痛定时局方七气汤与六君子，并加竹沥，相间服之。痰在脘下，非白芥子不能譬。痰在四肢及在皮 膜外，非竹沥，姜汁不行，二味治阴虚有痰，大有奇验，但食少脾胃不实者，不可轻用，以其寒滑能走大便也。枳实治痰，能冲 倒壁，黄芩，花粉，大降膈上热痰，然能郁遏火邪，伤损中气，脾胃虚寒及有外感者切忌。痰在膈间，使人颠狂健忘，四肢偏枯，及类中风痰，俱用竹沥。痰在肠胃，可下而愈，枳实，大黄，芒硝之类。膈上痰热痞闷，小陷胸汤加枳实，茯苓，姜汁，竹沥。中 留伏痰饮，臂痛难举，手足不能转移，背上凜凜畏寒者，指迷茯苓丸。痰饮流入四肢，令人肩背酸痛，紮手软 ，若误以为风，则非其治，导痰汤加姜黄，木香，不应，加桂枝以和营气。眼黑而行步呻吟，举动艰难者，痰入骨也，非用 ，苦叁不除，



其病遍体骨节疼痛，审气血加化痰药。湿痰痞塞，胸中不快，气不宜通，及痰火吐痰不见血者，砵香化痰丸。肥盛多湿热人，痰湿襟固於中外，动则喘满眩晕者，喘痰丸。老痰不化，喉中常觉哽塞，咯之不出者，消痰饼子。喉中有物，咯不出，咽不下，或作刺痛，此是郁痰，四七汤，脉涩者，卒难得开，必费调理。多思虑人，胃中虚寒，饮聚食絀者，局方七气汤，深师消饮丸选用。心胸中有寒痰宿水，自吐出水後，心胸间虚，气满不能食，外台茯苓饮。寒涎沃胆，时吐痰水，不得眠，或时眩晕，温胆汤，多蚤，加蝎尾。痰火盛於上焦，气盛喘促，有时能食，有时不能食，或周身走痛，饱闷痞胀者，用滚痰丸，西北人倒仓法最妙。病人久虚，内有宿积痰饮，用参，术补之，久乃吐出臭痰，或绿色痰者难治，盖积之既久，而脾胃虚热不喘，且有积热，故郁臭耳，急用二陈加枳，术，黄连，竹沥，蔗可十全一二，若肺痛吐臭痰脓血，不在此例。脾肺气虚，不能喘化而有痰者，六君子加木香。脾胃气虚，不能清化而有痰者，六君子加桔梗。脾气虚，不能喘化而生痰者，理中丸加半夏，茯苓。脾中气滞，而痰中有血者，加味归脾汤去木香，远志，加牡丹皮，砂仁。肝经血热，而痰中有血者，加味逍遥散去柴胡，燥姜，加童便，藕汁。肝肾阴虚，而痰中有血者，六味丸加乌促叱訖根。

若过服寒凉，唾痰有血者，琿功散加炮姜。痰饮结聚腹间，有类积聚，但按之不甚坚，而时时口吐涎者。

六君子合五苓加枳实。平居无事，但有痰数口，或清或坚，宜小半夏，茯苓汤，不应，加人参以健胃气，则痰自不生矣。阴血不足，相火上炎，肺受火乘，不得下行化令，由是津液凝滞，生痰不生血，当用润剂，加二冬膏，六味丸之类滋其阴，使上逆之火得返其宅而息，则疾自消，投以二陈等汤，立见其殆，瘦人多此。肾虚不能纳气归源，出而不纳，则为积滞，积滞不散，则痰生，入味丸，肥人多此。老人肾虚水泛为痰上涌者，八味丸以摄之，不应，用真武汤。凡尺脉浮大，按之则涩，气短有痰，小便赤涩，足跟作痛，皆肾虚不能行浊气，凝聚而为痰也，肾气丸。脉来细滑或缓，痰涎清薄，身体倦怠，手足酸软，此脾虚挟湿，六君子加炮姜，或补中益气加半夏，茯苓，然痰病须辨有火无火，无火者纯是清水，有火者中有重浊白耳。内伤中气，虚而有痰，必用参，术，佐以姜汁传送，甚者加竹沥。脾气虚，宜清中气以喘痰，使之下行，六君加枳，术，兼用升，柴以提清气。脉濡缓，身体倦怠，体厚人属湿痰，二陈加生术，羌活，气虚，佐参，术。脉砵滞，或滑，证兼恶心，心下饱闷，属郁痰，宜开郁行气。脉滑见於右关，时常恶心吐清水，痞塞，就吐中以鹅



翎探之，盖热痰在膈上，泻亦不去，必用吐，襟固稠浊，非吐不开，浮滑宜吐，派涩年高虚人不可吐，痰在经络中，非吐不可，吐中犹有发散之意，须先升提其气乃吐，如瓜蒂，防风，川芎，桔梗，芽茶，汁之类，晴明时於不通风处以布紧勒其肚，乃吐。肾虚水泛为痰，有用肾气丸屡未得效，因思痰本阴类，复用地黄助阴，良非所宜，当於方中絳热地黄，山茱萸，加菖蒲，砒香开通其气，自效，大抵阴虚痰燥，切忌二陈，六君辈香燥益气药，籐虚饮泛，切戒四物，六味滋阴膩膈药，此璣路攸分，不可不辨。大凡痰饮变生诸证，不当为诸证牵掣作名，且以治饮为先，饮消诸证自愈，如头风眉棱骨痛，累用风药不效，投以痰剂收功，如患眼赤羞明而痛，与凉药弗神，礮以痰剂获效，凡此之类，不一而足，散在各门，不复繁引。

(诊(脉砒者有留饮，双弦者寒也，偏弦者饮也，肺饮不弦，但苦喘满短气，支饮亦喘不得卧，短气，其脉平也，病人一臂不遂，时复移在一臂，其脉砒细，非风也，必有饮在上焦，痰得涩脉难愈，陈无择云，饮脉皆弦细砒滑，左右关脉浮大而实者，膈上有稠痰也，宜吐之，病人百药不效，关上脉伏而滑者，痰也，眼胞上下如煤黑者，亦痰也。

(唾(唾者，坐处不时多睡，此胃中寒也，以胃气虚寒不甯，故病後多有是证，理中汤或六君子汤加益智仁撮之。

虞恒德治一妇，因多食青梅得痰病，日间胸膈痛如刀锥，至晚胸中痛止，而膝br大痛，此痰饮随气升降故也，服丁，砒，姜，桂，乌，附诸药皆不效，乃以莱服子研汁与半碗，吐痰半升，至夜痛尤甚而厥，此引动其猖狂之势耳，次日，用叁芦一紮逆流水煎服，不吐，又次日，苦叁煎汤服，亦不吐，又与附子尖，桔梗芦，皆不吐，後一日清晨，用藜芦末一钱，麝香少许，酸浆水调服，始得大吐稠痰升许，其痛如失，调理脾胃而安。

钱仲立治一人。素患痰火，外貌虽，禀气则实，医者误认虚火而补中益气，气喘上升几殆，遂用二陈探吐，出痰碗许，始得安寝，仍用二陈去半夏，加硝黄，下结粪无数，其热始退，调理脾胃而安。

王中籐治江东富商，自奉颇厚，忽患心蚤，如畏人捕，闻脂粉气，即便遗泄，坐卧欲人拥护，遍身红晕紫班，紮腿连足淫湿损烂，腋下不绝，饮食倍常，酬应不倦，屡以蚤悸虚脱风疮治皆不效，王诊得六脉俱长，三部有力，此系太过之脉，心肾不交，而上悸下脱，皆痰饮留积所致，风疮亦是痰饮流入经隧，内湿招风之故，先以滚痰丸逐去痰毒，三日一次，然後用豁痰药，加絳调理而安。

薛立斋治一人，背肿一块，按之则软，肉色如故，饮食如常，劳则吐

痰，此脾虚而痰滞，用补中益气加茯苓，半夏，羌活，外以香附末，姜汁调饼，灸之而散，後因劳役头眩作呕，仍以前药絀羌活，加蔓荆子而愈。

李士材治秦景明，素有痰饮，每岁必四五发，发即呕吐不能食，此病久结成窠囊，非大涌之弗愈也，须先进补中益气，十日後以瓜蒂散频投，涌如赤豆沙者数升，已而复得水晶色香升许，如是者七捕之，七涌之，百日而窠囊始尽，专服六君子，八味丸，经年不辍。

又治朱文哉，遍体如虫螫，口舌糜烂，寅卯必见瘁物，其脉絀关弦滑且大，定为痰饮之備，投滚痰丸一服，微有所下，更以控涎丹下痰及积，身痛絀半，更以叁，朮煎汤送控涎丹，复下数行而愈。

石顽治周又韬张使，本燕人，体肥痰盛，善肉善饭，而患痰鸣喘嗽数年，食伤恒发，则六脉迟滑，时见歇止，声如睬锯，遍地背痰，每岁或一二发，或三五发，深秋初冬尤甚，遂用倒仓法，自言肢体皆轻，前证遂不复作，二年後，因不禁牛肉，复发，然其势较前不过十一，是亦不慎口腹所致耳。

#### 咳嗽

素问云，肺之令人咳，何也，五藏六府，皆令人咳，非独肺也，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气，邪气以从其合也，其寒饮食入胃，从肺脉上至於肺则肺寒，肺寒则外内合邪，因而客之，则为肺咳，肺咳之状，咳则喘息有音，其则唾血，心咳之状，咳则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状，甚则咽肿喉，肝咳之状，咳则絀下痛，甚则不可以转，转则絀下满，脾咳之状，咳则右佞下痛，阴阴引肩背，甚则不可以动，动则咳剧，肾咳之状，咳则腰背相引而痛，甚则咳涎，五藏之久咳，乃移於六府，脾咳不已，则胃受之，胃咳之状，咳而呕，呕甚则长虫出，肝咳不已，则胆受之，胆咳之状，咳呕胆汁，肺咳不已，则大肠受之，大肠咳状，咳而遗矢，心咳不已，则小肠受之，小肠咳状，咳而失气，气与咳俱失，肾咳不已，则膀胱受之，膀胱咳状，咳而遗溺，久咳不已，则三焦受之，三焦咳状，咳而腹满，不欲食饮，此皆聚於胃，关於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肿气逆也。

岐伯虽言五藏六府皆令人咳，其所重全在肺胃，而尤重在外内合邪四字，人身有外邪，有内邪，有外内合邪，此云五藏之久咳乃移於六府，是指内邪郁发而言，若外邪入伤肺合而咳，原无藏府相移之例也。

金匱云，咳逆倚息不得卧，小青龙汤主之。青龙汤下已，多唾口燥，寸脉絀，尺脉微，手足厥逆，气从小腹上冲胸咽，手足痺，其面翁热如醉状，因腹下流阴股，小便难，时复冒者，与桂苓五味甘草汤治

其冲气。冲气即低，而反更咳胸满者，用桂苓五味甘草汤去桂，加乾姜，细辛，以治其咳满。咳满即止，而更复渴，冲气复发者，以细辛，乾姜为热药也。服之当遂渴，而渴反止者，为支饮也，支饮者，法当冒，冒者必呕，呕者，腹内半夏以去其水。水去呕止，其人形肿者，加杏仁主之，其证应内麻黄，以其人遂，故不内之，若逆而内之者必厥，所以然者，以其人血虚，麻黄发其箴故也，若面热如醉，此为胃热上冲薰其面，加大黄以利之。按金匱治咳，叙之痰饮之下，以咳必因之痰饮，而五饮之中，独膈上之饮，最为咳嗽根底，外邪入而合之因嗽，即无外邪，而支饮渍入肺中，自足令人咳嗽不已，况支饮久蓄膈上，其下焦之气，逆冲而上，尤易上下合邪也，夫以支饮之故，而令外邪可内，下邪可上，不去支饮，则咳终无盛宇矣，其曰逆倚息不得卧，小青龙汤主之，明外内合邪之证，惟小青龙汤为的对耳，然用小青龙汤，其中颇有精义，须防冲气自下而上，重增浊乱，其咳不能堪矣，伤寒用小青龙汤，无少阴证者可服，杂证用小青龙汤，亦恐少阴肾气素虚，冲任之火易於逆上，冲任火上，无咳且增烦咳，况久咳不已，顾可动其冲气耶，盖冲任二脉，与肾络同出胞中，肾虚不能固守於下，则二脉相挟从少腹逆冲而上也，盖肾气本虚之人，即素无痰饮，才感外邪，则冲任之火便乘势上凌膈上，迫津液而为痰饮，支塞清道，必至咳逆倚息不得卧也，倚息者，倚伏而喘息，阴火内应外邪，为证最急，不得不以小青龙为务也，祇缘真元素亏，纵有合剂，不能逞迅扫之力，所以馀邪得以久持，致有如下变证也，多唾，饮上溢也，口燥，津液伤也，寸脉磔，尺脉微，手足逆冷，冲中箴气耗也，气从少腹上冲胸咽，阴血逆也，手足，营血虚也，其面翕热如醉状，箴明胃热也，因复下流阴股，小便难，阴火下流膀胱也，时复冒，太箴馀邪未散也，然证虽屡变，皆为冲气逆上之故，且有时复昏冒一证，即定太箴表证，璠守冒家汗出自愈之例，故反覆出入，不离小青龙加絀，所以用桂苓五味甘草汤先治冲气，冲气即低，而反更咳胸满，因水在膈间不散，再变前方，去桂加乾姜，细辛以治其咳满，咳满即止，第三变，而更复渴冲气复发者，以细辛，乾姜为热药也，服之当遂渴，而渴反止者，为支饮也，支饮者，法当冒，冒者必呕，呕者，复内半夏以去其水，水去呕止，第四变，其人形肿者，以水尚在表也，加杏仁主之，其证应内麻黄，以其人遂，故不内之，若逆而内之必厥，所以然者，以其人血虚，麻黄发其箴故也，第五变，若面热如醉，此为胃热上冲薰其面，加大黄以利之，前四变，随证加絀施治，犹未离本来绳墨，至第五变，其证颇以戴箴，而能独断箴明胃热，乃加大黄以

利之，按籀明病面合赤色，不可攻之，为其肾虚籀气不藏，故以攻下为戒，而此平昔阴亏血虚，反用大黄利之者，以其证变纒见，虽有面热如醉，脉见寸磳尺微，洵非表邪怫郁，而为胃中热蕴无疑，竟行涤饮攻热，恬不以阴虚为虑而致扼腕也，嗟夫，仲景治咳，全不从咳起见，治其支饮，下其逆气冲气，法中之法，游刃有馀矣。咳而上气，喉中水鸡声，射干淋黄汤主之。咳而脉浮者，厚朴麻黄汤主之。咳而脉磳者，泽漆汤主之。

上气而作水鸡声，乃是痰碍其气，气触其痰，风寒入肺之一验耳，发表下气润燥开痰四法，萃於一方，用以分解其邪，若咳而脉浮，则外邪居多，全以散邪为主，用法，即於小青龙汤中除去桂枝，芍药，甘草，加厚朴，石膏，小麦，仍从肺病起见，以桂枝之热，芍药之收，甘草之缓，概示不用，而加厚朴以下气，石膏以清热，小麦以引入胃中，助其升发之气也，若咳而脉磳，为邪在营分，即肺之也，热过於营，吸而不出，其血必结，血结则痰气必外裹，故用泽漆之破血为君，加入开痰下气，清热和营诸药，俾垒一空，元气不损，制方之妙若此。

火逆上气，咽喉不利者，止逆下气，麦门冬汤主之。

此胃中津液乾枯，虚火上炎之证，凡肺病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胃气者，肺之母气也，故於竹叶石膏汤中，偏除方名二味，而用麦冬数倍为君，兼叁，草，粳米以滋肺母，使水之精微，皆得上注於肺，自然沃泽无虞，当知火逆上气，皆是胃中痰气不清，上溢肺隧，占据津液流行之道而然，是以倍用半夏，更加大枣，通津涤饮为先，奥义全在乎此，若浊饮不除，津液不致，虽日用润肺生津之剂，乌能建止逆下气之哉，俗以半夏性燥不用，殊失仲景立方之旨。

戴人云，肺为诸咳之门户，每为六气所乘，如风乘肺者，日夜无度，汗出头痛，痰涎不利，热乘肺者，喘急而嗽，面赤潮热，甚者热甚於中，手足反寒，热移於下，便泄无度，火乘肺者，咳喘上壅出血，甚者七窍血溢，燥乘肺者，气壅不利，百节内痛，头面汗出，寒热往来，皮肤乾枯燥痒，大便秘，痰襟血腥，寒乘肺者，嗽急而喘，恶寒无汗，鼻塞身疼，发热烦躁，湿乘肺者，痰涎不利，面肿喘急，至於湿痰内动为咳，又必因风因火因热因寒，所挟各不相同，至於乘肺则一也。

咳嗽外感六气郁而成火，必六淫相合，内伤五藏相胜，必五邪相并，有此不同，而中间又有敛散二法，敛者，谓收敛肺气也，散者，谓解散寒邪也，宜散而敛，则肺受寒邪，一时敛住，为害非轻，宜敛

而散，则肺气怯弱，一时发散而走泄正气，害亦非小，且如感风咳嗽，已经散後，其表虚，复感寒邪，虚邪相乘又为喘嗽，若欲散风则愈虚其肺，收敛则愈滞其邪，当先轻解，渐收敛之，肺不致虚，邪不致滞，咳嗽自止矣。

经言藏府皆有咳嗽，嗽属肺，何为藏府皆有之，盖咳嗽为病，有自外而入者，有自内而发者，风寒暑湿，先自皮毛而入，皮毛者肺之合，故虽外邪欲传藏，亦必先从其合而为嗽，此自外而入者也，七情郁结，五藏不和，则邪火逆上，肺为气出入之道，故五藏之邪上蒸於肺而为咳，此自内而发者也，然风寒暑湿有不为嗽者，盖所感者重，竟伤藏府，不留於皮毛，七情亦有不为嗽者，盖病尚浅，止在本藏，未即上攻，所以伤寒以有嗽为轻，而七情郁结之嗽久而後见，治法，当审脉证三因，若外因邪气，止当发散，又须原其虚实冷热，若内因七情，与气口脉相应，当以顺气为先，下痰次之。

戴复云：咳嗽因风寒者，鼻寒声重恶寒者是也，火者，有声痰少面赤者是也，劳者，盗汗出，兼痰者，多作寒热，肺胀者，动则喘满，气急息重，痰者，嗽动便有痰声，痰出嗽止，五者大概耳，亦当明其是否也。

赵养葵曰：咳谓无痰而有声，肺受火烁也，嗽是有声而有痰，脾受湿伤也，虽分五藏六府之殊，而其要皆主於肺，盖肺为清虚之府，一物不容，毫毛必咳，又肺为娇藏，畏热畏寒，火刑金烁故嗽，水冷金寒亦嗽，故咳嗽者，必责之肺，而治法不在於肺而在於脾，不专在脾而反归重於肾，盖脾者肺之母，肾者金之子，故虚则补其母，虚则补其子也。

劳嗽见血，有劳伤元气，内火妄动而伤肺者，亦有劳伤肾水，阴火上炎而伤肺者，有因过服天冬，生地黄等寒药，损伤脾胃，不能生肺气而不愈者，有因误服知，柏之类，损伤肾气，不能生阴精而不愈者，凡此皆脾肺亏损而肾水不足，以玫虚火上炎真藏为患也，须用琿功散加门冬，五味补脾土而生肺金，用六味丸滋肾水而生阴精，否则不救。

凡阴虚火盛，乾咳少痰，及痰咯难出之嗽，妄用二陈汤，转劫其阴，而生大患矣。

张介宾云：大法，咳嗽治表邪者，药不宜静，静则留连不解，变生他病，故忌寒凉收敛，经所谓肺欲辛者是也，治证者，药不宜动，动则虚火不盛，燥痒愈甚，故忌辛香燥热，所谓辛走气，气病无多食辛是也，然治表者，虽宜动以散邪，若形病俱虚者，又当补中气而佐以和解，珥专於发散，则肺气益弱，理益疏，邪乘虚入，病反增

剧也，治内者，虽当静以养阴，若命门火衰不能归元，则参、姜、桂，附在所必用，否则气不化水，终无济於阴也，至若因於火者宜清，因於湿者宜利，因痰者降其痰，因气者理其气，随其所见之证而兼以调之，大抵风邪胃火，此实热为患，易治，惟肺肾亏损，此真藏为患，最难治，在老人虚人，皆宜温养脾肺，稍兼治标为当。

石顽曰：经云：劳风法在肺下，其为病也，使人强上冥视，唾出若涕，恶风而振寒，此为劳风之病，治之以救俯仰，巨籛引，句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咳出青黄涕，其状如脓，大如弹丸，从口中若鼻中出，不出则伤肺，伤肺则死也，此段奥义，从无正释，今特明之，夫人劳力则肺气胀满，俞穴大开而汗泄，斯时感冒，风邪乘其俞穴之开，直入肺下，少顷俞穴仍闭，其邪有入无出，郁闭不通，而生痰聚饮，流入膺胸肩背经络窍隧之中，故使人强上冥视，强上者，身半以上为风所中，而胸背强戾，但可仰卧而不能俯，非若肾风之不能正偃也，冥视者，邪害空窍，所以目睛反戾，半开不动，不能视物也，唾出若涕者，痰饮上溢之徵也，恶风振寒者，肺气受困，木邪反肆为虐也，风寒之邪，必由巨籛而寻出路，今邪在肺下，逼近胃口，既不能从表而解，又非实热燥结，可攻下而除，势必借资膀胱籛气，上吸胸中，使阴郁闭之邪，庶得从上解散，本乎天者亲上，故涕从口鼻而出，其色青黄，其状如脓者，风邪挟肝胆而乘脾胃之候也，大如弹丸者，乃久已支塞肺窍之结痰，见邪蓄之盛也，设不急治，则伤肺而死矣，故治此证者，当急使巨籛之上引，则肺气清肃下行，而风邪痰涕方得上出，胸中既空洞无馀，自然俯仰无碍矣，又须知此证邪气入深，即使治得其当，虽精壮之人，亦必服药三日，始得见效，若治中年者，及不精壮者，更须五日七日为期，设遇羸老困急之人，胃气衰，不能行其药力，何能计日取效哉，治此者，惟金匱桂苓五味甘草汤加姜汁，竹沥，差堪对证，盖桂枝上散肺下邪风，下通膀胱籛气，茯苓先升後降，专 U 浊饮，五味约束桂枝辛散，使津液不随气外泄，而为巨籛之向导，甘草之甘缓，使三味缓留膈上，共成匡济之功，若痰逆势甚者，又当用桂枝二越婢一汤，小青龙加石膏汤，稟气素虚者，炙甘草汤，皆为合剂，奈何守真宜明论，特举芎枳丸，专治此证，未审何所见而云然，是予不敢附会也，凡咳嗽，饮水一二口而暂止者，热嗽也，呷热汤而暂停者，冷嗽也，治热嗽，以小柴胡加桔梗，冷嗽，理中汤加五味。感风者，鼻塞声重，伤冷者，凄清怯寒，挟热为焦烦，受湿为缠绵，瘀血则膈间腥闷，停水则心下琕忡，或实或虚，痰之黄白，唾之稠黏，从可知也。感风而嗽者，脉浮恶风自汗，或身体发热鼻塞，或鼻

流清涕，欲语未竟而咳，宜桂枝汤加香薷、细辛，然火嗽亦有鼻流清涕，语未竟而咳者，但风则一嗽便多稠痰，火则顿咳无痰，为明辨耳。感寒而嗽者，脉紧恶寒，发热无汗鼻塞，遇寒则咳，内有郁热痰结也，华盖散，兼喘，九宝汤，暴感风寒，二气相兼而咳嗽，鼻塞声重者，芎苏散，肺感风寒咳嗽，倚息不得卧，背寒则嗽甚，小青龙汤、桂苓五味甘草汤，各随方下变证加絃，客邪伤肺，久嗽不止，盛嗽化痰汤。形寒饮冷咳嗽，兼腹痛脉弦者，小建中汤加桔梗以提肺气之陷，寒热自汗，加黄。冬月嗽而发寒热，谓之寒嗽，小青龙汤加杏仁。冷热嗽，因增絃衣裳，寒热俱感，遇乍寒乍热亦嗽，饮热饮冷亦嗽，脉浮，风重，金沸草散，脉数或涩，热重，萎甬汤川芎，加香薷三钱。入房汗出中风，嗽而面赤，内经谓之内风，脉浮紧，小青龙，脉砵紧，真武汤。饮酒中风，多汗而嗽，谓之漏风，桂枝汤加泽泻、术、麻黄根。水肿脉浮自汗，喘嗽便秘，小青龙加葶苈、木香。喘嗽脉砵畏寒，生料济生肾气丸煎服。有先伤风，咳嗽未除，更伤於热而咳嗽声嘶者，为热包寒，萎甬汤加絃。有素咳嗽人，更感於寒，而咳嗽声哑者，为寒包热，金沸草散去芍药加石膏，不应，用越婢汤。热嗽失音，多服寒剂，声愈不出者，古今录验续命汤发之，轻则消风散去僵蚕、蝉蜕，加桔梗、薄荷，以生姜汁调服，冷热嗽失音尤宜。夏月嗽而发热者，小柴胡加石膏，知母，但手足心热而不发热者，泻白散加橘红，桔梗，不应，凉膈散去硝、黄，加萎甬、蜂蜜。伤热而嗽者，脉数烦渴引饮，咽喉乾痛，鼻出热气，喉声不清，咳唾稠黏，其痰屡咳而难出，色黄且浓，或带血缕，或出血腥臭，或坚如蚬肉，不若风寒之嗽，痰清而白也，萎甬汤，风热相兼，加絃 辄汤。

凡咳嗽面赤，胸腹恒常热，惟手足乍有凉时，其脉洪者，热痰在膈上也，小陷胸汤。感湿嗽者，脉细而缓，身体重着，骨节烦疼，或自汗，或小便不利，麻黄加术汤。有一嗽痰即出者，脾湿胜而痰滑也，有连嗽十数声，痰不即出者，肺燥胜而痰涩也，咳而无痰者，以甘寒润其肺，痰多致嗽者，以辛平燥其脾。形盛自汗，脉缓体重嗜卧之人咳者，脾湿胜也，二陈加防己、黄、白术之类，兼食积痰垢壅塞不利者，千缙汤荡涤之，兼食积痰气蕴酿火邪者，二陈加枳、术、黄连消导之。秋深伤热咳嗽而 浙恶寒发热者，千金麦门冬汤，但嗽无寒热，痰不得出，璫力咯之乃得一丝黏痰者，千金五味子汤。咳而无声者，肺气伤而不清，乃痰郁火邪在中不能上出，此肺燥也，桔梗汤加贝母、萎甬、蜜炙批把叶。洁古云：咳而无痰者，以辛甘润其肺，蜜煎姜、橘，蜜烧连皮胡桃，虚人当用人参同蜜烧胡桃，



不时细嚼，或二味煎服最妙，即观音应梦散。久嗽声飒者，古法用酥蜜膏，今改用生地黄煎，取辛以润之。咳嗽声哑，气促满闷，语声不出者，心包火盛而肺气受伤也，古法用通声膏，今改用千金地黄煎，取润以泄之，盖声飒虽云金实不鸣，久嗽多缘肺气枯槁，是当清润为主，实则二陈、桔、薄、萎甬，蜜煎姜，橘之类，枯则生脉、二冬、款冬、竹茹，亦加蜜煎姜、橘，又当详形气之肥瘠，时令之寒暄而为施治，声哑须分暴久，暴多寒郁热邪而肺络壅寒，久多热伤肺痿而真气受伤，壅则麻杏甘石，苓、半、姜、橘等，随微甚以搜涤之，伤则琿功，生脉、保元、叁脉证似培养之，若风热心烦，咳喘便秘，脾胃热壅，食不下者，千金地黄煎主之，不可拘於成则而废活法也，若喘咳失血，声飒音哑，食少便泄之金破不鸣，岐彭不能图治也。其生姜治咳嗽声哑，惟暴嗽寒郁，肺气不通者为宜，若久嗽热伤肺气而者，虽二冬、二母、二地、黄芩、花粉等，寒凉敛肺，为之禁剂，而麻、杏、辛、桂辛散耗气，亦为戈戟，其诃子、五味酸涩固气，尤须慎详。壅嗽声重痰稠，或咳有血，以薄荷、生胡麻各一撮细嚼，煎苏子降气汤送下。七情饥饱嗽，动传藏府正气，攻邪上逆，结成痰涎，肺道不利，四七汤加杏仁、五味、人参、阿襟、麦冬。劳心思虑，心血耗散，人每有思虑，则心火上乘，必发乾咳，此为神伤，虽服药亦难取效，以归脾汤加麦冬、五味，作膏蜜收，其木香或絳半，或换砂仁，另为细末，离火加入，不时滋养方妙。大抵乾咳，乃燥气乘肺，属火郁证，乃痰郁火邪在肺，先用逍遥散加苦桔以开之，後用六味丸加五味以补之，不已，则成劳，此证不得志者有之。咳嗽痛引肩背，虽久不已，不可误认为虚，此属三焦郁火，加味逍遥散，浊痰，加味导痰汤，如咳而短痛，宜疏肝气，枳朮煮散，或去川芎加青皮、柴胡、香附、姜汁之属，肥盛气实者，二陈汤加白芥子。火热咳嗽，喉哑痰浓，或大便秘结者，凉膈散加桔梗。凡内伤气虚不能上输於肺，而时嗽时止，其人黄白少神，脉亦虚微少力，补中益气去升麻，加藜葛根、麦冬、五味，或兼肾水不足，前汤送下都儼聳，咳嗽痰中见血而脉细者，此火邪伤血分也，归脾汤，若痰中微有少血，或血丝，此肝血伤也，补中益气去升麻，加白芍、丹皮。前後心胀，喉中有血腥气，气口脉涩，此膈间有蓄血也，试法，呷热姜汤作瘵者，瘀血也，犀角地黄汤加童便、桃仁、大黄攻散之，或平胃合越鞠，加韭汁，童便消伐之，气竭肝伤而咳嗽血腥者，四乌促忒鼻 茹丸。内伤瘀积在胃，不时吐血者，其人面色槁而滞，脉多弦涩，当先与百劳丸去瘀，後用琿功，六君调补。有兼停饮食而咳，须用消化之方，不可用乌梅，粟朮酸涩药，其寒邪未除，宜用发散之

剂，不可使用补药。咳嗽而面白，悲，嚏，或咳白痰白，属肺胃虚寒，若胸脘逆满，牵引背痛，心腹冷痛，饮食即吐者，温肺汤，口甘涎流，脉砵弦细迟，属中寒，口出清水，心下汪洋作嘈杂，胸脘胀痛不食，属冷饮停於胃中，攻肺则咳，半夏温肺汤，兼芦吸散亦妙。嗽而声癯气乏，寒从背起，口中如含冰雪，甚则吐血，此肺气不足，胃气虚寒也，千金补肺汤。嗽而声哑脉细者属寒，宜半夏、生姜、细辛以辛散之。

如饮冷热酒，伤肺致嗽，渭之繇肺，或兼煎 G，咳嗽咽痒，痰多唾血，喘急促痛，不得安卧，改定紫菀茸汤。咳嗽呕吐并作，为肺胃俱病，先安胃气，二陈加芦根、姜汁、姜制批把叶，虚者，六君子加桔梗。有咳嗽吐痰与食俱出者，此饮食失节，脾气不利，清浊相干，二陈加枳、术、杏仁、细辛。有食积痰嗽发热，其人面青白黄色不常，面上有黄白纹痕者，二陈加香附、枳壳、曲、蘖，食积发热，加姜汁炒川连，停寒食作嗽，加炮姜。嗽而得食即缓者，脾虚也，理功散，有痰，六君子。外感咳嗽与阴虚咳嗽，尤宜辨析，外感咳嗽则声盛而浊，先缓後急，日夜无度，痰涎稠黏而喘急，阴虚劳嗽则声怯而槁，先急後缓，或早甚，或暮甚，清痰少气而喘乏也。阴虚脉弦而数，或细数，或涩，证兼盗汗，下午作寒热，面色纯白，紫颊赤，多清痰乾咳者，劳也，属阴虚火盛，夜服六味丸，晨服理功散。久嗽之人，发散清肺俱不应，胸膈不利，咳唾脓血，坐卧不宁，语言不出者，将成肺痿之候也，紫菀散，肺热顿嗽，肌肤灼热，面赤如醉者，紫菀膏微利之。治嗽须分新久虚实，如久嗽脉弱，或虽洪大按之不鼓，属肺虚，宜门冬、五味子、款冬、紫菀之类而补之。酒色过度，虚劳少血，津液内耗，心火自炎，致令燥热乘肺，咯唾脓血，上气涎潮，其嗽连续不已，加以邪客皮毛，入伤於肺，而自背得之尤速，当与炙甘草汤，或黄建中加丹皮，盖丹皮辛香，调和营气，治无汗骨蒸，故阴虚人解表，以丹皮为向导。好色之人元气素弱，咳嗽不愈，喉中血腥，肠中隐痛，琼玉膏，不应，加絳八味丸，久服乃效。有暴嗽，诸药不效，服生料鹿茸丸，即愈，此乃肾虚所致，不可以暴嗽而疑遽补之非。有便溺如常，饮食不妨而咳嗽不安，或兼血腥，年久不愈者，此肺胃虚热也，理功散加丹皮、山药。有肺胃虚弱，咳嗽喘促，或时吐血衄血，自汗盗汗者，门冬清肺饮。劳嗽，即火郁嗽，因火伤迫，遂成郁遏胀满，一边不得眠者难治，咳嗽吐粉红痰，谓之吐血，仅可绵延岁月，若血色正赤如朱，浓厚如漆，为守藏血，不治。有经年累月久嗽，服药不差，余无他证，此是风寒客邪，久伏肺胃也，与劳嗽不同，三拗汤，佐以千缙汤，瘦人多火禁用。若饥时胸

中大痛，唇面上有白点如繻，咽喉或痒或痛，而咳不可忍，脉璫数，或忽大忽小，此必肺中有寸白虫，饥则虫上求食，痛嗽不盛也，一味百部熬膏，略加槟榔、乌梅。上半日嗽多，属胃中有火，竹叶石膏汤降泄之，胃气虚者，补中益气或五味琿功，并加山栀，午後嗽多，属阴虚，六味丸加麦冬、五味以敛之，黄昏嗽者，火浮於肺，不宜用凉药，都円赵 陞均五更嗽甚者，胃中有食积也，二陈汤加枳实、川连以消导之，虚者，六君子加姜汁炒川连。增补素问五藏六府咳治例，肺咳，千金五味子汤去续断、地黄、赤小豆，加麦门冬、萎甬、细辛，心咳，凉膈散去硝、黄，加黄连、竹叶，肝咳，枳朥煮散去芎、防，加肉桂、橘红、苏子，脾咳，六君子汤加枳朥、桔梗，肾咳，都儼闡加麦门冬、人参，胃咳，琿功散加蜀椒、黄连、乌梅，胆咳，小柴胡汤加芦根汁，大肠咳，补中益气汤去升麻加桔梗，小肠咳，桔梗汤加人参、茯苓、橘红、五味，膀胱咳，五苓散加人参，三焦咳，局方七气汤加黄连、枳实。久嗽服药不应，可用薰法，款冬花将蜜拌润，焙乾，入有嘴壶中烧，吸k咽之，若胸中闷，举起头，以指掩定k，稍间再吸。杏仁散肺中风热，然肺实有火，因风寒者为宜，桑皮泻肺气，然性不纯良，虚寒者当戒，补肺多用生姜，以其辛能发散也，塘菱仁甘能润肺，寒能降火，治热嗽之要药，阴虚血虚者勿用，以其能作呕作泻也。咳而吐痰，膺乳痛，当看痰色如何，若浓浊如脓，或带血丝而臭，当从肺痈例治之。

(诊〔咳嗽之脉，浮为风，紧为寒，洪数为热，濡细为湿，寸关涩难而尺内弦紧，为房劳阴虚，右关濡大，为饮食伤脾，左关弦数，为疲瘁肝伤，右寸浮短为伤肺，迟涩肺寒，咳嗽洪滑为多痰，弦涩为少血，肺脉微急，咳而唾血，脉或磳或浮，声不损者，易治，脉来洪数，形瘦面赤，肾藏气衰，不能上循於喉而声哑者难疗，亦有肺络支塞而声哑者，不在此例，暴病咳嗽，睡卧不下，为肺胀，可治，久病喘嗽，左侧不能卧者，为肝伤，若精力未衰者可治，右边不能卧者，为肺损，无问新久，皆不可治，久嗽脉弱者生，实大数者死，咳而脱形身热，脉小坚急以疾为逆，不出十五日死，咳脱形，身热脉疾，不过五日死，咳溲血，形肉脱，脉搏者死，咳呕腹胀，且痢泄，其脉绝，不及一时而死，咳嗽形羸，脉形坚大者死，磳紧及伏匿者死，浮直者可治，浮软者易治，咳而呕，腹满泄泻，脉弦急欲绝者死，久嗽数岁，其脉弱者可治，实大数者死，其脉虚者必苦冒，其人本有支饮在胸中故也，治属饮家。

石顽疗綠江邑侯华野郭公，仲秋喘嗽气逆，诊之紮尺左关弦数，紮寸右关涩数，弦者肾之虚，涩者肺之燥，夏暑内伏肺络，遇秋燥收

之令，而发为咳嗽也，诊後公详述病情，言每岁交秋则咳，连发四载，屡咳痰不得出则喘，至夜坐不得卧，咳剧则大便枯燥有血，先曾服令高徒施元倩越婢汤，嗽即稍可，数日间堂事劳心，复咳如前，时元倩归甯，松陵诸医，治之罔效，因求洞垣之鉴，起我砮備博答曰：公本东鲁，肾气素强，因水亏火旺，阴火上烁肺金，金燥不能生水，所以至秋则咳，咳剧则便燥有血，肺移热於大肠之明验也，合用千金麦门冬汤，除去半夏、生姜之辛燥，易以萎甯、白蜜之甘润，藉麻黄以鼓舞麦冬，生地之力，与越婢汤中麻黄、石膏分解互结之燥热同一义也，郭公曰：松陵诸医，咸诋麻黄为发汗之重剂，不可轻试，仅用杏仁、苏子、甘、桔、前胡等药，服之其咳转甚何也，答言，麻黄虽云主表，今在麦门冬汤中，不过借以开发肺气，原非发汗之谓，麻黄在大青龙汤、麻黄汤、麻杏甘石汤方，其力便峻，以其中皆有杏仁也，杏仁虽举世视为治嗽之通药，不问虚实浑用，然辛温走肺，最不纯良，耗气动血，莫此为甚，熬黑入大陷胸丸，佐甘遂等搜遂结垢，性味可知，公首肯以为然，连进二剂，是夜便得安寝，次早复诊，其脉之弦虽未退，而按之稍，气口则虚濡乏力，因与六味，生脉，加萎甯、白蜜作汤四服，其嗽顿絀，郭公复云：向闻元倩有言，六味、八味丸中，不可杂用参、朮，而先生居之不疑，用之辄应，其义云何，答曰：六味为填补真阴药，与人参同用，原非正理，此兼麦冬、五味，缘合肺肾金水相生，当无留中恋膈之虞，善後之策，即以此方制丸，三时恒服不彻，至秋庶无复嗽之虞，先是公子柔痉，予用桂枝汤，及六味作汤，咸加蝎尾，服之而祛，其後夫人素有败痰失道，左右紮佷俱有结块，大如覆杯，发则咳嗽喘逆，腹攣掣痛，六脉止促而按之少力，余用六君子加胆星、枳实、香附、砮香二剂，服之，大吐稠痰结垢一二升，因呕势太甚，甲夜渡湖速往，黎明至署候之，呕止嗽盛，脉息调匀，不必更进他药矣。

江右督学何涵斋媳，内翰范秋涛女，素常咳嗽不已，痰中间有血点，恒服童真丸不彻，秋涛歿後，哀痛迫切，咳逆倍常，而痰中杂见鲜血，因与瑞金丹四服，仍以童真丸，乌骨鸡丸调补而安。

又治通政劳书绅太夫人，年五十餘，素禀气虚多痰，数日来患风热咳逆，咳甚则厄厄欲吐，且宿有崩淋，近幸向安，法当先治其咳，因以桔梗汤加萎甯、白薇、丹皮、橘皮、蜜煎生姜四剂撤其标证，次与六君子加萎甯以安其胃气，继进乌骨鸡丸方疗其固疾，而夫人以久不茹腥，不忍伤残物命，改用大温经汤加麋茸，角薺作丸，药虽瑋而功则一也。

肺痿(肺胀〔

金匱云：問曰：熱在上焦者，因咳為肺痿，肺痿之病，從何得之，師曰：或從汗出，或從嘔吐，或從消渴小便利數，或從便難又被快藥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曰：寸口脈數，其人咳，口中反有濁唾涎者何，師曰：為肺痿之病，若口中辟辟燥，咳即胸中隱隱痛，脈反滑數，此為肺痛，咳唾膿血，脈數虛者為肺痿，數實者為肺痛。

繫寸口，原為手太陰肺脈，此云寸口脈數，云滑數，云數虛，云數實，皆左右三部統言也，其人咳，口中反有濁唾涎，頃之遍地者為肺痿，言咳者口中不乾燥也，若咳而口中辟辟燥，則是肺已結痛，火熱之毒出見於口，咳聲上下觸動其痛，胸中即隱隱而痛，其脈必見滑數有力，邪氣方盛之徵也，數虛數實之脈，以之分別肺痿肺痛，是則肺痿當補，肺痛當瀉，隱然言表。

肺痿吐涎而不咳者，其人不渴，必遺尿，小便數，所以然者，以上虛不能制下故也，此為肺中冷，必眩，多涎唾，甘草乾姜湯以溫之，若服湯已渴者，屬消渴。

肺熱則膀胱之氣亦熱，小便必赤澀而不能多，若但吐涎而不咳，復不渴，反遺尿而小便數者，明非熱在上焦之肺痿，亦非重亡津液之所致，必系上焦虛冷，不能制下，以故小便无所收攝耳，此為肺中冷，陰氣上逆侮其籛氣故必眩，陰寒之氣凝滯津液故多涎唾，宜與甘草乾姜湯之甘辛以溫其脾肺也，若始先不渴，服溫藥即轉渴者，明是消渴飲一澁二之証，消渴又與痛疽同類，更當消息之矣。喻嘉言曰：肺痿其積漸，已非一日，其熱不止一端，總由胃中津液不輸於肺，肺失所養，轉枯轉燥，然後成之，於是肺火日熾，肺熱日深，肺中小管日窒，咳聲以漸不揚，胸中脂膜日乾，咳痰艱於上出，行動數武，氣即喘鳴，沖擊連聲，痰始一應，金匱治法非不彰明，但混在肺痛一門，況難解其精意，大要緩而圖之，生胃津，潤肺燥，不逆氣，開積痰，止濁唾，補真氣，以通肺之小管，散火熱，以復肺之清肅，半身痿廢，及手足痿軟，治之得法，亦能復起，雖云肺病，近在胸中，呼吸所關，可不置力乎，然肺痛屬在有形之血，血結宜驟攻，肺痿屬在無形之氣，氣傷宜徐理，兼潤肺燥，然肺雖燥而多不渴，勿以其不渴而用燥熱之藥，此辨證用藥之大法也。

肺痿涎唾多，心中溫溫液液者，炙甘草湯主之，此外台法也。肺痿虛寒，羸瘦緩弱戰掉，噓吸胸滿，千金生姜溫中湯。肺痿咳唾，涎不止，咽燥而渴，千金生姜甘草湯。肺痿咳嗽有痰，午後熱，并聲嘶者，古法用人參養肺湯，今改用紫菀散加丹皮、姜、棗。心火克肺，傳為肺痿，咳嗽喘嘔，痰涎壅盛，胸膈痞滿，咽喉不利者，古法用人參平肺湯，今改用紫菀散加萎蕤、橘紅、姜、棗。肺痿咳嗽不已，往

来寒热，自汗烦渴者，古法用知母茯苓汤，今改用紫菀散加知母，银州柴胡、姜、枣，盖咳嗽声嘶，咽喉不利，皆是火郁痰滞，必用生姜之辛以散之，然须蜜制，藉甘以润之，此标本兼该之义也，陈默生言，痿本虚燥，总不离壮水清金，滋补气血津液，消痰止咳，宜天冬、麦冬、生地、熟地、知母、人参、萎甯、紫菀为主，痞结，去天冬、生地，加橘红、苏子，泄泻，去天冬、生地、知母，加山药、茯苓，并用固本丸，不时噙化。肺痿咳嗽，痰中有红丝，盗汗发热，热过即冷，饮食殊少者，瓷C虚劳肺痿失音，咳唾腥血稀痰，或面上生疮，人参蛤蚧散。丹方治肺痿，每日用人参细末一钱，入猪肺管内，砂锅中煮烂，加蕊嚙服效。肺痿咳唾，咽燥欲饮水者自愈。张口短气者危，咳而口中自有津液，舌白胎滑，此为肺寒，甘草乾姜汤，肺痿属热，如咳久肺痿，喉哑声嘶咯血，此属阴虚，多不可治。肺痿六脉砵涩而急，或细数无神，脉口皮肤枯乾，而气高息者死。

金匱云：上气喘而躁者，属肺胀，欲作风水，发汗则愈。

肺胀而发其汗者，即内经开鬼门之法，一汗而令风邪外泄於肌表，水无风战，自顺趋而从下出也。

咳而上气，此为肺胀，其人喘，目如脱状，脉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汤主之。

肺胀咳而上气，烦躁而喘，浮脉者心下有水气，小青龙加石膏汤主之。

按二方分治肺胀，皆以其脉浮，当从汗解之例，越婢方中有石膏无半夏，小青龙方中有半夏无石膏，观二方所加之意，全重在半夏、石膏二味力建功，石膏清热，藉辛温亦能豁痰，半夏豁痰，藉辛凉亦能清热也，观麦门冬汤方中，下气止逆，全藉半夏入生津药中，此二方又藉半夏入清热药中，仲景加絀成方，无非生心化裁，後学所当神往矣。

上气面浮肿，肩息，其脉浮大，不治，又加利，尤甚。

上气之候，而至面目浮肿，喘息动肩，是肺气壅逼，上而不下，加以脉浮大，气方外出，无法可令内还而下趋，故云不治也，加利则上下交争，更何以堪。

肺胀而咳，左右不得卧，此痰挟瘀血碍气而胀，当归、丹皮、赤芍、桃仁、枳壳、桔梗、半夏、甘草、竹沥、姜汁，如外邪去後，宜半夏、海石、香附、瓜蒌，甘草为末，姜汁蜜调嚙之。

喻嘉言治施眉苍，肺痿喘嗽吐清痰，肢体痿软，不能举动，脉来虚数，以蛤蚧二十枚，酒浸酥炙，人参、黑参各十紮，蜜丸，时嚙化，

不终剂而痊。

石顽治陆去非，肺痿声飒吐痰，午後发热自汗，左脉细数，右脉虚  
縕，平昔劳心耽色所致，先与生脉散合保元汤，次与琿功散加黄，  
并加姜、枣，与都儼闡晨夕兼进，调补半月而热除痰止，月馀方得  
声清。

又治孙起柏肺胀，服耗气药过多，脉浮大而重按豁然，饮食不入，  
幸得溺清便坚，与局方七气，每剂用人参三钱，肉桂、半夏曲、炙甘  
草各一钱，生姜四片，四剂霍然，盖肺胀实证居多，此脉虚大，不当  
以寻常论也。

又治一尼肺胀，喘鸣肩息，服下气止嗽药不应，渐至胸腹胀满，脉  
得气口弦细而涩，此必劳力气上，寝饮冷水伤肺，肺气不能收敛所  
致也，遂与越婢汤絳麻黄，加细辛、葶苈大泻肺气而安。

又治一酒客，严冬醉卧，渴饮冷茶，肺胀喘嗽，脉得气口砭紧搏指，  
与小青龙去芍药，加葶苈、半夏，一剂而痊，则知肺胀喘满，当以葶  
苈为向导也。

#### 肺痈

金匱云：问曰：病咳逆，脉之何以知为肺痈，当有脓血，吐之则死，  
其脉何类，师曰：寸口脉微而数，微则为风，数则为热，微则汗出，  
数则恶寒，风中於卫，呼气不入，热过於营，吸而不出，风伤皮毛，  
热伤血脉，风舍於肺，其人则咳，口乾喘满，咽燥不渴，多唾浊，  
时时振寒，热之所过，血为之凝滞，蓄结痈脓，吐如米粥，始萌可  
救，脓成则死。

肺痈之脉，既云滑数，此复云微数者，非脉之有不同也，滑数者已  
成之脉，微数者初起之因也，初起以左右三部脉微，知卫中於风而  
自汗，左右三部脉数，为营吸其热而畏寒，然风入卫，尚随呼气而  
出，不能深入，所伤者不过在於皮毛，以渐舍肺俞，而咳唾振寒，兹  
时从外入者，从外出之易易也，若夫热过於营，即随吸气深入不出  
而伤其血脉矣，卫中於风，得营中之热留恋，固结於肺叶之间，乃  
致血为凝滞，以渐结为痈脓，是则有形之败浊，必从泻肺之法而下  
驱之，安在始萌不救，听其脓成，而致肺叶腐败耶。

咳逆上气，时时唾浊，坐不得眠，皂荚丸主之。

火热之毒，结聚於肺，表之 之，清之温之，曾不少应，坚而不可  
攻，惟此无坚不入，聿成荡涤之功，不可以药之微贱而忽诸，若因  
外感所触而成，当取用千金桂枝去芍药加皂荚汤最佳，足可补仲景  
之未备也。

咳而胸满振寒，脉数，咽乾不渴，时吐浊唾腥臭，久久吐脓如米粥



者，为肺痛，桔梗汤主之。

此上提之法，痛结肺中，所以浊唾腥臭，乘其新造未固，提而出之，如其势已入，又当引之从胃入肠，此法殊不中用矣，所以宋人附以十六味桔梗汤，兼合葶苈泻肺之意，外内合邪之治也。

肺痛喘不得卧，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

此治肺痛吃紧之方也，肺中生痛不泻其肺，更欲何待，然日久痛脓已成，泻之无益，日久肺气已索，泻之转伤，惟血结而脓未成，当亟以泻肺之法夺之，若一身面目浮肿，鼻塞清涕出，为表证未罢，当先与小青龙汤一剂，後乃服之。

石顽曰：肺痛危证，乘初起时，璫力攻之，庶可救疗，金匱特立二方，各有主见，如患人平昔善饮嗜，痰湿渐渍於肺，宜皂荚丸，肥盛喘满多痰，宜葶苈大枣泻肺汤，千金补所不足，复立桂枝去芍药加皂荚汤以治风寒客邪感触发热之证，苇茎汤以治心脾过劳，肺气不化，水道不利之疾，功效最速，宋人又有十六味桔梗汤，虽未尽善，亦可以备诸治之采用，若畏其峻，而守王道之方，真养痍以待毙耳，明眼者辨治宜早也。

凡咳嗽吐臭稠痰，胸中隐痛，鼻息不闻香臭，项强不能转侧，咳则遗尿，自汗喘急，呼吸不利，饮食殊少，脉数盛而颯，恶风毛耸，便是肺痛之候，盖由感受风寒，未经发越，停留肺中，蕴发为热，或挟湿热痰涎垢腻，蒸淫肺窍，皆能致此，慎不可用温补保肺药，尤忌发汗伤其肺气，往往不救，金匱皂荚丸，葶苈大枣泻肺汤，千金桂枝去芍药加皂荚汤，苇茎汤，宋人十六味桔梗汤，俱肺痛专药。初起用苇茎汤，此方大疏肺气，服之使湿瘀悉趋溺孔而去，一二服即应，脉浮表热，加 B 香薷，气口脉盛，加犀角、竹茹，痰多，加贝母、葵仁、蛤粉，引痛，加紫菀、白蜜。初起咳逆不利，二味桔梗汤加贝母、紫菀，多汗，加防己、黄，溃後唾脓血不止，葶苈薏苡泻肺汤随证加殊。咳有微热烦满，胸中块垒甲错者，千金用合欢皮一味，日取掌大一块煎汤服。平昔劳心思虑多郁火人，唾臭痰鲜血，此属阴火，但与生料六味丸加麦冬、紫菀之类，若误投参，补气补火，臭痰转甚者，急宜上法加童便，服之自清。初起疑似未真，生大豆绞浆饮之，不觉腥气，便为真候，大抵声音清朗，脓痰稀泽，或间有鲜血，饮食知味，胸膈不疼，或咳则微痛，痛在右畔肺之长叶，而坐卧得盛，形色如常，便溺自调者可治，若溃後大热不止，时时恶寒，胸中隐痛，痛在左畔肺之短叶，此金气浅薄，溃後最难平复，而喘汗面赤，坐卧不安，饮食无味，脓痰腥秽不已者难治，若喘鸣不休，唇反，咯吐脓血，色如败卤，臭理常，正气大败，而不知痛，坐

不得卧，饮食难进，爪甲紫而带弯，手掌如枯树皮，面艳颧红，声哑鼻煽者不治。肺痈初起，脉不宜数大，溃後最忌短涩，脉缓滑面白者生，脉弦急面赤者死。肺痈已破，入风者不治，即浓煎 辄汤频服之，然不多救。

肺痈丹方，初起唾臭痰，用陈年芥 汁，温服灌吐最妙，一方，用荷叶浓煎，稍入白蜜，不时服之，不问已溃未溃皆效，又方，以猪肺去心，竹刀剖去垢，取接骨木二絮，缶器中煮熟淡食，日服无间，五七日当效，溃後排脓，用金鲤汤，以小活鲤鱼去肠垢，入贝母末三钱，隔水童便煮，和汁食之，日服一枚，皆屡验，然不若薏苡根捣汁，蠲热服之，其效最捷，下咽其臭即解，有虫者虫即死出，薏苡为肺痈专药，然性燥气滞，服之未免上壅，不及根汁之立能下夺，已溃未溃，皆可挽回，诸方皆不及也。肺痈溃後，脓痰渐稀，气息渐絀，忽然臭痰复甚，此馀毒未尽，内气复发，必然之理，不可归咎於调理服食失宜也，但虽屡发，而势渐轻可，可许收功，若屡发而痰秽转甚，脉形转疾者，终成不起也。

经云：邪入於阴则 。人卒然无音者，寒气客於厌，则厌不能发，发不能下，至其开阖不致，故无音。

失音大都不越於肺，然须以暴病得之，为邪郁气逆，久病得之，为津枯血槁，盖暴 总是寒包热邪，或本内热而後受寒，或先外感而食寒物，并宜辛凉和解，稍兼辛温散之，消风散用姜汁调服，缓缓进之，或只一味生姜汁亦可，冷热嗽後失音尤宜，若咽破声嘶而痛，是火邪遏闭伤肺，昔人所谓金实不鸣，金破亦不鸣也，古法用清咽甯肺汤，今改用生脉散合六味丸作汤，所谓壮水之主以制燔光也，肥人痰湿壅滞，气道不通而声 者，二陈导痰开涤之，一切滋补，皆为禁剂，至若久病失音，必是气虚挟痰之故，宜滋肺肾之化源，非生脉散下都儼闐不可，凡咽乾声槁者，润肺为主，生脉散合 璋功散，若膈内作痛，破瘀为先，代抵当丸最妥，更有舌 不能言者，亦当分别新久，新病舌 不能言，必是风痰为患，类中风例治之，若肥人舌短不能言，或舌根强硬，导痰汤为主，若久病後，或大失血後，舌萎不能言，大虚挟寒例治之，要在临证审察病因无误，然中风暴病失音，多缘少阴真气久虚而得，更兼遗尿五绝证见，不可治矣，若冬月咳嗽，寒痰结於咽喉，语声不出者，此寒气客於会厌，故卒然而 也，麻杏甘石汤，或古今录验续命汤选用，若失音不语，已经发散润肺而不应者，生脉散，并童真丸噙化之，若咳喘气促，而胸中满闷，声 不出者，肺胃气燥，不能祛散馀邪也，紫菀散

主之，亦有叫骂声嘶而喉破失音者，十全大补汤，若肺气虚寒，为厉风所伤，喘咳声嘶，或先伤热，而寒郁热邪声不出者，千金酥蜜膏，又咽痛起於四五日间，或因咳剧而得，或多稠痰结痰而咽喉上颚肿痛，其声虽哑而尚有音破浊，脉大缓而右寸尤甚，此热结於肺也，宜用辛凉之剂，如桔梗汤加葱白、香鼓、荆芥、薄荷，兼有风寒客邪，更须桂枝、芍药、姜、枣、襟饴之类，并以姜蜜制黄柏噙之，慎不可骤用敛降之药，若暴哑声不出，咽痛痺常，卒然而起，或欲咳而不能咳，或清痰上溢，脉多弦紧，或数疾无伦，此大寒犯肾也，麻黄附子细辛汤温之，并以蜜制附子噙之，慎不可轻用寒凉之剂，二证寒热天渊，不可不辨也胎，前产後失音，另详本门。

石顽治西客王如嵩，触寒来苏，忽然喘逆声，咽喉疼痛，察其形体丰盛而饮如常，切其脉象浮软而按之益劲，此必寒包热邪，伤犯肺络也，遂以麻杏甘石汤，加半夏、细辛，大剂萎甯，二服喘止声出，但呼吸尚有微疼，更与二陈，枳，桔，萎甯之类，调理而安。

王惟一数年前虽有血证，而年壮力强，四月间忽患咳嗽，服发散药後，痰中见血数口，继服滋阴药过多，遂声飒而哑，时觉胸中气塞，管延月馀，乃兄勤中鼎中，邀余往诊，脉虽砭涩，而按之益力，举之应指，且体丰色泽，绝非阴虚之候，因谕之曰，台翁之声哑，是金实不鸣，良非金破不鸣之比，因疏导痰汤加入中黄、泽泻方，专一涤痰为务，四剂後，痰中见紫黑血数块，其声渐出，而飒未除，更以秋石兼人中黄，枣肉丸服，经月而声音清朗，始终未尝用清理肺气，调养营血药也。

飞畴治郭代工，午日少食角黍，倦怠作泻，曾用消克不效，因暈时跌仆，即昏迷不省，数日後邀予诊视，六脉虚微欲脱，右臂不能转动。声无闻，时有用大黄消克之剂者，予急止之，此脾肺虚惫，安能任此，今纵有合剂，恐胃气告匱，乌能行其药力，惟粥饮叁汤，庶为合宜，所谓浆粥入胃，则虚者活，遂璫遵予言以调之，泻止神甯，声音渐出而苏，能食後，亦惟独叁汤调养，不药而愈。

喘(短气、少气、逆气、哮喘)

经曰，诸病喘满，皆属於热，(寒则息迟气微热则息数气粗(咳嗽上气，厥在胸中，过在手籀明太阴，气有馀则喘咳，上气不足则息利少气，肺气虚，则鼻塞不利，少气，实则喘喝，胸盈仰息，秋脉不及，则令人喘，呼吸少气，劳则喘息汗出，邪入六府，则身热不得卧，上为喘呼，夜行则喘出於肾，淫气病肺，有所堕恐，喘出於肝，淫气害脾，有所蚤恐，喘出於肺，淫气伤心，渡水跌仆，喘出於肾与骨，肝脉若抟，因血在衄下，令人喘逆，喘咳者，是水气并籀明也，

不得卧，卧则喘者，是水气之客也，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此肺之络脉逆也，二簾之病发心脾，其传为息贲者，死不治，（二簾簾明也，土不能生金，而心火复刑之则肺伤，故息上奔而喘（乳子中风热，喘鸣肩息者，脉实大而缓则生，急则死。

（乳子言产後以乳哺子时非婴儿也）

戴复云：有痰喘，有气急喘，有胃气虚喘，有火炎上喘，痰喘者，凡喘便有痰声，气急喘者，呼吸急促而无痰声，胃气虚喘者，抬肩撻项，喘而不休，火炎上喘者，乍进乍退，得食则絀，食已则喘，大概胃中有实火，膈上有稠痰，得食入咽，坠下稠痰，喘即暂止，稍久食已入胃，助其湿火，痰再升上，喘反大作，俗不知此，作胃虚治，治以燥热之药者，是以火济火也。

赵养葵曰，喘与短气分，则短气是虚，喘是实，然喘多有不足者，短气间有有馀者，新病亦有本虚者，不可执论也，如实喘者，气实脉盛，呼吸不利，肺窍壅塞，右寸磬实，宜泻肺，虚喘者，先觉呼吸气短，紫绀胀满，右尺大而虚，宜补肾，此肾虚证，非新病虚者乎，邪喘者，由寒邪伏於肺中，关窍不通，呼吸不利，若寸磬而紧，此外感也，亦有六部俱伏者宜发散，则身热退而喘定脉出，此郁证，人所难知，非短气中之有馀者乎，又一等似火非火，似喘非喘者，诸簾气浮，无所依归，故上气而喘也，其人平日若无病，但觉气喘，非气喘也，乃气不归根也，不知者，以其有火也误以凉药清之，以其喘急难禁也又用四磨之类宽之，下咽之後，似觉稍宽，少顷依然，岂知宽一分，更耗一分矣，惟大剂参、补剂，加补骨脂、阿襟等以镇於下，後以八味丸加五味、鹿茸，不时服之，又一等火郁之证，六脉俱涩，甚至磬伏，四肢悉寒，甚至厥逆，拂拂气促而喘，却似有馀，而脉不紧数，欲作阴虚，而按尺鼓指，此为蓄郁已久，簾气拂遏，不能营端於表，以致身冷脉微，而闷乱喘急，当此之时，不可以寒药下之，又不可以热药投之，惟逍遥散合佐金丸之类宣通蓄热，得汗而愈，後仍以六味丸养阴和簾可也。

喻嘉言曰，喘病无不本於肺，惟兼三阴者为最剧，而三阴又以肾为最剧，有此证者，首重在节欲，收摄肾气，不使上攻可也，故喘病兼少阴肾者为最剧，肾火动则水气升，其次则太阴脾，脾火动则湿气升，又次则厥阴肝，肝火动则风气升，是故治喘以治火为先也，然浊气既随火而升，火降而气不降者何耶，以浊气虽居於下，而肺之窠囊，可以侨寓其中，转使清气逼处不安，是虽以治火为先，然治火而不治痰无益也，治痰而不治窠囊之痰，虽治与不治等也，惟姜汁、竹沥，可以透窠囊耳。

李士材曰，内经论喘，其因盖多，究不越於火逆上而气不降也，虽然，火则一，而虚实攸分，每见世俗一遇喘家，纯行破气，於太过者当矣，於不及者可乎，余尝论证，因虚而死者十九，因实而死者十一，治实者攻之即效，无所难也，治虚者补之，未必即效，须悠久成功，其间转折进退，良非易也，故辨证不可不急，而辨喘证尤为急也，巢氏严氏，止言实喘，独王海藏云：肺气果盛，则清肃下行，岂复为喘，皆以火烁真气，气衰则喘，所谓盛者非肺气也，肺中之火也，斯言高出前古，惜乎但举其端，未能缕悉，请得其详而言之，气虚而火入於肺者，补气为先，生脉散，有痰，六君子汤，阴虚而火乘金不得卧者，壮水为急，六味丸，虚则合生脉散，风寒者解其邪，华盖散，湿气胜者利其水，渗湿汤，暑邪者涤其烦，白虎汤，痰壅者消其痰，二陈汤，气郁者疏其郁，四七汤，肺胀者散其邪，脉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汤，脉浮者，小青龙加石膏汤，肾虚火不归根，八味丸，肾虚水邪泛滥，济生肾气丸，此治喘之大法也。

喘嗽气从脐下冲上，而尺脉洪盛或数，兼见盗汗潮热，属阴虚，六味丸作汤，加补骨脂、五味子，送下璣砂丹，误用四磨必死，若作痰治亦危，有因气而喘者，遇恼便发，脉必砭弦，此气滞其痰也，苏子降气汤，若但喘不嗽，不分远近，前汤吞璣砂丹，秋冬感寒，每夜连嗽不绝，大喘至天明方缓，促动痞闷者，麻黄苍术汤，肺虚受寒而喘，叁苏温肺汤，寒郁热邪，而喘中有积痰，遇冷即发，麻黄定喘汤，远年咳逆上气，胸满痞塞，声不出者，人参定喘汤，虚冷上气，劳嗽喘乏，千金用半夏一升，人参、生姜、桂心、甘草各一藜，水煎，分三次服，喘咳上气不得卧，生姜、橘红、人参、紫苏各一钱，五味数粒，煎服，肾与肺胃俱虚，喘嗽乏力，人参一钱，核桃肉三枚连皮蜜炙，煎服神验，肾气上逆而喘，用连皮核桃肉三枚，生姜三片，临卧细嚼即安，七情郁结，上气喘急，四磨汤，四七汤选用，肥盛多痰，喘不得休，不能卧，人扶而坐数日者，千缙汤一服即安，或千缙汤合导痰汤尤妙，然惟元气未衰者宜之，虚人未可轻试也，喘而诸药不效，腹坚脉实者，神保丸，大便溏者勿用，气实人误服叁，而喘者，三拗汤泻之，但伏不得卧，咳逆上气，面目浮肿者，古今录验续命汤，气盛有馀，脉来滑实者勿用，经年喘嗽，遇寒更甚者，九宝汤、盛嗽化痰汤选用，一切喘证，属有馀者，治之即愈，若属虚证，误与泄气，祸不旋踵，即暴喘腹胀，大便实者，方可用药，加以溏泄，必死勿治，此阴火暴逆於手足太阴，所以喘胀，肾气失守，所以便溏，其人虽强，不久当呕血而死。

(诊脉宜浮迟，不宜急疾，喘逆上气，脉数有热，不得卧者难治，上

气面浮肿，肩息脉浮大者危，上气喘息低昂，脉滑手足温者生，脉涩手足寒者死，右寸砢实而紧，为肺感邪，亦有六部俱伏者，宜发散，大抵喘属肺中火盛，脉浮滑者可治，若砢滑为肾虚阴火上逆难治。短气短气者，一属支饮，脉必弦滑，平人无寒热，冒眩，短气不足出息者，实也，金匱云：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苓桂术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仲景并出二方，分呼吸之短而治，妙义益彰，呼气之短，用苓桂术甘汤以通其籛，籛气化，则小便能出矣，吸气之短，用肾气丸以通其阴，肾气通，则小便之关门利矣，又云：咳逆倚息，不得卧，小青龙汤，胀满者，厚朴大黄汤，（即小承气汤（一属气虚，东垣云：短气者，肺主诸气，五藏之气皆不足，而籛道不行也，气短小便利者，四君子去茯苓加黄，如腹中气不转者倍甘草，肺气短促或不足者，倍参加白芍，使肝胆之邪不敢犯之，若失血後阴火上乘而短气不足以息，或肾虚发热唾痰者，生脉散加归、生地，病後产後，一切疮疽溃後，气虚不能接续，及年高病久，正气耗散之人，虽有痰火，不可作有馀治，误用耗气之药，祸不旋踵，须大剂生脉散为君，少佐陈皮，扶接元气为主。少气少气者，气少不足以言也，经曰，怯然少气者，是水道不行，形气消索也，又云：言而微，终日乃复言者，此夺气也，又云：气虚者，言无常也，又云：脾脉转坚而长，其色黄，当病少气，其治法不离独参汤、生脉散、保元汤、理功散之类。逆气经曰，人有逆气，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是籛明之逆也，足三籛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籛明者胃脉也，胃者六府之海，其气亦下行，籛明逆不得从其道，故不得卧而息有音也，夫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是肺之络脉逆也，络脉不得随经上下，故留经而不行，络脉之病人也微，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夫不得卧卧则喘者，是水气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肾者水藏，主津液，主卧与喘也，若四磨汤，七气汤，皆治籛明之气逆，杏子汤、小青龙汤、越婢汤、苏子降气汤，皆治肺络之气逆，麻黄附子细辛汤、肾气丸、璣砂丹，皆治肾气之逆。哮喘证多属寒包热邪，所以遇寒即发，喉中水鸡声，有积痰在肺络中，必用吐法以提散之，不可纯用寒凉，常须兼带辛散，小青龙汤探吐最妙，年高气弱人忌吐，凡喘未发时，以扶正气为主，既发时，以散邪为主，哮喘遇冷则发，其法有二，一属中外皆寒，温肺汤、钟乳丸、冷哮丸选用，并以三建膏护肺俞穴最妙，一属寒包热，越婢加半夏汤、麻黄定喘汤，表散其邪，平时用芦吸散亦妙，古人治寒包热邪，预於八九月未寒之时，用滚痰丸下其热痰，後至冬无热可包，则不发矣，丹方治冷哮痰喘，用胡椒四十九粒，入活虾蟆腹中，盐泥 s

性，卧时，分三次醇酒服之，羸者凉分五七服，用之辄效，若有伏热者误用，喘逆倍剧，不可不辨，冷哮灸肺俞膏肓天突，有应有不应，夏月三伏中，用白芥子涂法，往往获效，方用白芥子净末一掬，延胡索一掬，甘遂、细辛各半掬，共为细末，麝香半钱，杵匀，姜汁调涂肺俞膏肓百劳等穴，涂後麻瓚疼痛，切勿便去，候三炷香足，方可去之，十日後涂一次，如此三次，病根去矣，遇厚味则发者，用莱菔子炒研一掬，猪牙皂荚烧存性三钱，共为细末，姜汁调蒸饼为丸，绿豆大，每服五十丸，沸汤或枳实汤下，名清金丹，消其食积，则肺胃自清，仍当薄滋味以清肺胃之气，伤咸冷饮食而喘者，用白面二钱，砂糖二钱，饴糖饼化汁，捻作饼子，炉内熟，铲出，加轻粉四钱，令患人食尽，吐出病根即愈，年幼体虚者，分三四次服之，盖咸味肺胃受伤，白面、砂糖、襟饴甘温恋膈，使之留连病所，引领轻粉搜涤淤积之痰上涌，三涌三补，屡建奇功，补用五味理功稍加细辛服之，醋呛而嗽，甘草二掬，中半劈开，用猪胆汁五枚，浸五日，火炙为末，蜜丸，茶清吞二钱，临卧服之，凡哮证见胸凸背驼者，此肺络败，为痼疾，不治。

飞畴治韩顺溪内子，患喘证月馀，服破气宽胸豁痰清火等药，不效，发表利水亦不应，其疾转急，稍动则喘难休息，诊之，六脉细数，而面赤戴箴，用大剂六味地黄作汤，加青铅掬许，一服而缓，二服而止。

诸呕逆门

噎膈

璣枢云：气为上膈者，食饮入而还出，虫为下膈，下膈者食时乃出。

食饮入而还出，气壅膈上，谓之上膈，然有虚实之分，若实而气壅，则食无所容，虚而气塞，则食不得化，皆令人食入即出也，至若食时乃出，虫寒积聚而谓下膈，不过言膈证中有此一证耳，然有命门火衰不能生土，脾胃虚寒，多致食时乃出者，岂非下膈之证乎，读者不可专以虫为下膈而襟执也。

素问云：三膈结谓之膈。

三膈结者，大肠小肠膀胱结热也，小肠结热，则血脉燥，大肠结热，则後不圆，膀胱结热，则津液涸，三膈俱结，前後秘涩，下既不通，必反上逆，此所以噎食不下，从下而逆於上也。

饮食不下，膈塞不通，邪在胃。

不通者，浊气在上，肾肝吸入之阴气，不得下而反在上也，病在於胃，故饮食不下。



膈塞闭绝，上下不通，则暴忧之病也。

此言噎膈皆起於郁结不舒，胃气不能敷布所致，张鸡峰所谓神思间病是也。

薛立斋曰，内膈呕逆，食不得入，是有火也，病久而吐，食入反出，是无火也，若脾胃气虚而胸膈不利者，六君子加丁，砒二香壮脾土以生元气，若用辛热之剂而呕吐噎膈者，璋功散加当归、川斛益土以抑阴火，胃火内膈而饮食不入者，四君子加酒炒礞、连清火养胃，若脾胃虚寒，饮食不入，或食入反出者，六君子加木香，炮姜温中补脾，如过服润剂养血有伤於中州者，治法亦无越此，若内有实积，指迷七气汤，污血在胃者，局方七气汤加桃仁，与乾漆同炒，去漆用之，若误服耗气之药，血无所生，噎膈而大便燥结者，四君子加当归、芍药补脾生血，若火逆冲上，食不得入者，四君子加山栀、川连清火养血，若痰饮阻滞而食不得入者，六君子加木香、山栀，补脾化痰，若不慎房劳，不节厚味，不戒气怒者，不治，年高无血亦不治，噎而白沫大出，粪如羊矢，不治，胸腹嘈痛如刀割者，死期迫矣。

李士材云：噎膈反胃，总是血液枯槁，二证皆名为膈，内经总有三篇结谓之膈一语，洁古分吐证为三端，上焦吐者，皆从於气，食则暴吐，中焦吐者，皆从於积，或先吐而痛，或先痛而吐，下焦吐者，皆从於寒，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大抵气血亏损，复因忧思悲恚，则脾胃受伤，血液渐耗，郁气生痰，痰则塞而不通，气则上而不下，如碍道路，饮食难进，噎塞所由成也，脾胃虚伤，运行失职，不能熟腐五谷，变化精微，食虽可入，良久复出，反胃所由成也，二者皆膈间受病，故通名为膈也，噎塞之吐，即洁古之上焦吐，反胃之吐，即下焦吐也，王太仆云：食不得入，是有火也，食入反出，是无火也，噎膈大都属热，反胃大都属寒，然亦不可拘也，脉大有力，呕吐酸臭，当作热治，脉小无力，呕吐清水，当作寒医，色之黄白而枯者为虚寒，红赤而泽者为实热，能合色脉，庶乎无误，此证之所以疑难者，方欲健脾理痰，恐燥剂有妨於津液，方欲养血生津，恐润剂有碍於中州，审其阴伤火旺者，当以养血为先，脾伤气虚者，当以温补为主，此皆虚实阴膈之辨，临证之权衡也，冬三月，阴气在外，膈气内藏，外助膈气，不得发汗，内消膈火，勿令泻泄，此固闭密之大要也，夏三月，膈气在外，阴气在内，噎病值此时，天助正气而 其邪气，不治自愈，或不愈者，阴气热盛，正气不升耳，四君子汤送开关利膈丸，每饮食入胃，使吐涎沫如鸡子白，盖脾为涎，脾虚不能约束津液，故涎沫自出，非人参、白术、诃子，益智仁不能摄也，古人

指噎膈为津液乾枯，故水液可行，乾物梗塞，为槁在上焦，愚窃疑之，若果津枯，何以食才下咽，涎随上涌乎，故知膈咽之间，交通之气不得降者，皆冲脉上行，逆气所作也，惟气逆，故水液不能居润下之常，随气逆从耳，若以津枯而用润下之剂，岂不反益其邪乎，宜六君子加絳，挟寒脉迟细者，加肉桂、附子，挟热脉滑数者，加枳实、黄连，若噎而声不出者，加五味子、竹茹，喉中有一块，食物不下者，痰气也，加海石、诃子，膈间作痛，多是瘀血，归尾、桃仁、韭汁、童便，甚者加大黄微利之，千金方治胸中久寒，呕逆气上，饮食不下，结气不消，用五噎丸，若饮食不得下，手足冷，上气咳逆，用五膈丸，血槁者，地黄、麦冬煎膏，入藕汁、人乳、童便、芦根汁、桃仁泥和匀，细细呷之，因火逆而噎，梨汁、藕汁等分熬膏蜜收，不时噙热咽之，有痰，加竹沥，因七气致病，而中挟冷热食积，胃气不和而噎膈者，诸七气汤选用，食物下咽，屈曲自膈而下，梗塞作微痛，此污血在胃口也，用四物加韭汁、姜汁、竹沥、童便、驴尿、牛羊乳、蜂蜜煎膏润利之，後以代抵当丸下之，若火盛作嘈痛者忌姜汁，胃虚欲呕吐者忌韭汁，犯之必转剧，有冷积结滞者，用理中加川乌头、蜀椒、黄连、巴豆霜、皂荚末蜜丸，凉水送下十五丸，暂服五七服，後以四君子加黄、橘红、砂仁调理，如大便燥结，不时进开关利膈丸二三十丸以微导之，丹方，治噎膈吐逆不食，用啄木鸟，去毛熬膏，和骨捣烂，入麝香一钱，蜜收，磁罐盛好，昼夜不时嗅之，嗅过即盖，勿令散气，以其性善入木，专泄肝郁，然在初起时，用之辄应，若病久元气槁竭，虽服峻补，尚难为力，况外治乎。（诊脉紧而无，紧则为寒，无则为虚，虚寒相抟，脉为阴结而迟，其人则噎，然多有至死脉不变者，以胃中痰饮湿热襟固，脉常和软，然细察之，必兼弦象也。

易思兰治一人膈满，其证胸脘胃饱闷，脐下空虚如饥不可忍，腰腿酸疼，坐立战摇，大便燥结，每日进清粥一二钟，食下即呕酸吐水，服药二年不效，诊之，左右寸关俱硬大有力，紫尺自浮至硬，三候俱紧，按之摇摆之状，此气膈病也，须开导其上，滋补其下，兼而行之，遂与越鞠去山栀，加连翘、桔梗、木香，侵晨令服八味丸百粒，服至半月，动履如常。

喻嘉言治一妇，病膈二十馀日，饮粒全不入口，尺脉已绝不至，询其二便，自病起至今，从未一通，一味痰沫上涌，恹恹待尽，诊得上部有脉，下部无脉，是吐则未必死也，但得天气下降，则地道自通，然妇人尺脉全无，莫可验其受孕，万一伤之，呼吸立断，用六君子加旋覆花，煎调赤石脂末，服下呕即稍定，三日後渐渐不呕，又三

日後粥饮渐加，举家欣快，但病者全不大便，刻刻以通利为囑，曰，藏气久结，食饮入胃不多，积之既久，自然通透，若以归、地润肠，恐滞膈而作呕，硝、黄通肠，恐伤胎而殒命，姑弗其请，坚持三五日，气下肠通，腹中之孕，果渐形着，而病全神矣。

又治一人患膈气，粒米不入，始吐清水，次吐绿水，次吐黑水，次吐臭水，呼吸将绝，一昼夜先服理中汤六剂，不令其绝，来早转方，一剂而安，金匱有云：噎气不除者，旋覆代赭石汤主之，吾於此病分别用之者有二道，一者以黑水为胃底之水，此水且出，则胃中之津久已不存，不敢用半夏以燥其胃也，一者以将绝之气止存一系，以代赭坠之，恐其立断，必先以理中分理阴籛，使气易於降下，然後代赭得以建奇奏，乃用旋覆花一味煎汤，调代赭石末二匙与之，才入口，即觉其转入丹田矣，但困倦之璫，服补药二十剂，将息二月而愈。

李士材治张孟端夫人，忧愤交乘，食下辄噎，胸中隐隐痛，籛脉滑而阴脉搏，瘀血互凝之象，以二陈汤加归尾、桃仁、郁金、五璫脂，四剂未效，因思人参与五璫脂同用，善於浚血，即以前剂入人参三钱，倍用五璫脂，再剂血从大便而出，十剂噎止，弭月而愈。

又治金元之之内患噎，胸腹奇痛，经阻，医认瘀血，察其脉细为气衰，砵为寒痼，况自下及上，处处皆痛，明非血矣，用参、白术、木香、姜、桂，煎成，和醇酒进之，甫入口便快，服理中汤半月而痛止。

石顽治朱彦真酒膈，呕逆不食，每日惟痛饮热酒一二觥，少顷即作酸呕出，膈间大痛，杂治经年不效，良由平昔好饮热酒所致，此即丹溪所谓好饮热酒，死血留胃口之候，授以人参散，方用人参一掬，煎成，加麝香半分，冰片三厘，三剂便能进食，盖麝片善散胃口之痰与瘀血耳，十剂後改服柏子仁汤，半月而安，二方出自云岐，人多未知，每以予为尚璫，何可为之辨耶。

又治沈锡蕃，平昔大便燥结，近患噎膈，不能安谷者月馀，虽素稟丰腴，近来面色皎白，大非往昔，时方谷雨，正此证危殆之际，始求治於石顽，诊得六脉砵涩，按久则衰，幸举指即应，为疏六君子汤，下一味狗宝作散调服，甫十剂而呕止食进，再十剂而谷肉渐安，更十剂起居如故，惟是大便尚觉艰难，乃以六味丸去泽泻，加归、芍，首乌作汤，服至月馀，便溺自如，秋深更服八味丸三月而康，大抵噎膈之人，体肥痰逆者可治，枯 津衰者多不可治，同时有同道王公峻患此，稟气病气，与沈相类，误信方士，专力委之而致不起，顾人月亦患此证，自谓脉急不当用参，日服仙人对坐草而毙，郭孝闻

八月间噎食艰进，六脉弦劲搏指，延至来春三月告殁，然瘦人间有可疗者，昔秦伯源噎膈呕逆，而形神枯槁，神志郁抑，且不能胜汤药之费，予门人邹恒友，令其用啄木鸟入麝熬膏，时嗅其气以通其结，内服逍遥散加香、砂以散其郁，不数剂所患顿除，厥後海货行陈君用噎膈，亦用此法而愈，紮君至今色力尚强，又一农人，噎膈不食，时呕清涎如赤豆沙水，此属血淤於内可知，庸师不审，误用消克破气药，而致绝粒不食，殆所必至，其邻叟怜其贫，乃述其病苦，求救於予，遥拟一方，用桂苓饮加当归、桃仁、丹皮、牛膝，用熬枯黑糖，和 晡，下溏黑如污泥者甚多，当知农人戮力受伤，血郁於内而致呕逆，但当攻其积血，呕逆自已，孰谓治病不求其本，而可轻议其药哉。

### 反胃

金匱云：问曰，病人脉数，数为热，当消谷引食，而反吐者，何也，师曰，以发其汗，令籛微膈气虚，脉乃数，数为客热，不能消谷，胃中虚冷故也，脉弦者，虚也，胃气无馀，朝食暮吐，变为胃反，寒在於上，医反下之，今脉反弦，故名曰虚。

凡脉籛盛则数，阴盛则迟，其人籛气既微，何得脉反数，脉既数，何得胃反冷，此不可不求其故也，盖脉之数，由於误用辛温发散而遗客热，胃之冷，由於籛气不足而生内寒，医不警权通变，见其脉数，反以寒剂泻其无辜，致上下之籛俱损，其脉遂从阴而变为弦也，上之籛不足，日中以前，所食亦不消化，下之籛不足，日暮已後，籛亦不入於阴，而糟粕不输於大小肠，从口入者，惟有从口出而已，故曰胃气无馀，言胃中之籛气，所存无几，所以反胃而朝食暮吐也。寸口脉微而数，微则无气，无气则营虚，营虚则血不足，血不足则胸中冷。

上条以汗下之故，而致病脉若此，此条以上焦营卫不逮，亦致反胃之证，故不复叙，唯言脉之阴籛本象，今微而数，微乃失籛之象，数乃失阴之体，奚止客热而已，胸中者，营卫之海，营卫虚，不统於胸中，故胸中冷矣，夫营卫之气，出入藏府，健端周身，本生於谷，复消磨其谷，营卫非谷不充，谷非营卫不化，所以胸中冷者，亦必致胃不纳谷也，虽然，当以正气不足论之，若以热治寒，不惟反助客热，且复耗其气，损其阴矣，世人治是病，非丁、附则姜、桂，孰知正气为何如哉。

跌籛脉浮而涩，浮则为虚，涩则伤脾，脾伤则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谷不化，名曰胃反，脉紧而涩，其病难治。

脾气端动，则脉不涩，胃气坚固，则脉不浮，今脉浮是胃气虚不能

腐熟水谷，脉涩是脾血伤不能消磨水谷，所以籛时食入阴时反出，阴时食入籛时反出，盖紫虚不相参合，故莫由转输，下入大小肠也，河间谓跌籛脉紧，内燥盛而中气衰，故为难治，可见浮脉病成，必变紧脉也，况紧而见涩，明是亡血之象，上亡血，膈间乾涩，食不得入，下亡血，必并大小肠皆枯，食不得下，故难治也。

呕而脉弱，小便复利，身有微热，见厥者难治，四逆汤主之。

谷入於胃，长气於籛，脉道乃行，今胃不安於谷而成呕，呕则阴气不资於脉，故脉弱，弱则籛气虚不能充於内外，下焦虚，则小便自利，上焦虚，则浊气上升，逼迫其浮籛於外，外虽假热，内实真寒，证成厥逆，顷刻决离而不返矣，治之诚难，非四逆汤不能挽回也。

诸呕吐，谷不得下者，小半夏汤主之。

诸呕吐，谷不得下，指暴病呕吐而言，故以半夏、生姜涤除胃中痰饮，水谷自无阻碍矣。

胃反呕吐者，大半夏汤主之。

胃反呕吐，为脾胃气虚而饮积，故用半夏之燥湿，即兼人参以补胃气也，蜜者性滞滋湿，用之何哉，以胃之上燥，故食难入，虽食亦不得下中，用之以润胃燥，扬之水者，佐蜜以润上之燥也。

胃反吐而渴，欲饮水者，茯苓泽泻汤主之。

胃反吐，津液竭而渴也，欲饮水以润之，无小便不利而用泽泻，何哉，观外台以此治消渴脉绝，胃反呕食，则知水虽入而不散於脉，脉之阴体绝矣，泽泻者，不惟利膀胱之溺，亦能引桂，姜之辛入膀胱，行布水精於五经，故凡渴欲饮水者，多用行水之剂，岂独防其水停而已哉，正欲行水布散经脉，滋润表，解其热郁耳，茯苓之行其上，泽泻之行其下，白术，甘草之甘布其中，桂，姜之辛开其道，通其气，导其水，以令四布而和营卫也。

反胃系真火式微，胃寒脾弱不能消，朝食暮吐，暮食朝吐，或一紫时而吐，或积至一日一夜，腹中胀闷，不可忍而复吐，虽曰脾胃虚寒，然致病之由，必有积滞於内，千金治反胃初起，用金匱茯苓泽泻汤，去白术换乾姜，加人参、橘皮、大黄、青竹茹，得利，去大黄，为胃虚反食，下喉便吐之主方。若吐出原物，酸臭不化，此饮食入胃，既抵胃之下，复返而出也，宜理中汤为主，甚则加丁、附、川连，若脉数而邪热不杀，乃火性上炎，多升少降，应与琿功散加碎香、川连、归、芍、生地。食物之後，冷涎不已，随即反出，或心腹觉疼，申香安胃散，或六君子加丁香、申香。咽喉阻塞，胸膈满闷，暂用香、砂、枳、朴以开其结滞，然破气药过多，中气因而不调，琿功散加香，砂使气旺自能调化。气滞痞塞实痛，平胃散加申香、砂仁。

胃虚中气不端而噎塞者，四君子加黄、橘红、砂仁。反胃而渴欲饮水，金匱茯苓泽泻汤，千金去白术，生姜加半夏，小便不利，桂苓丸加半夏、泽泻、甘草、生姜作汤服，虚人反胃多渴，七味白术散。反胃食入一日半日，吐出如故，乃胃气虚弱而有痰，不能消化，随气逆上也，二陈加丁香、申香、鸡内金，虚，加白术、炮姜，大便燥结，久闭不通，似属血热，不可顿攻，止可清热润燥，小制汤丸，渐次加之，关肩自透，开关利膈丸，然服通利之剂过多，血液耗竭，转加闭结者，宜用人参固本丸料煎膏，时时服之。胃反上气，食即吐出，属热者，千金用芦根、茆根等分煎服，不应，加竹茹、生姜。反胃倦怠无力，垂死者，以人参一二钱浓煎，加姜汁顿服，属寒者，加桂附少许，下焦虚寒，不能生土，食久反出，用附子一枚，切去尖上一片，镂成一孔，入丁香四十九粒，仍将切下者掩上扎定，捣取生姜自然汁煮熟焙乾为末，每用一匙置舌上，徐徐以津唾送下，若烦渴则频与糜粥，忌油腻生冷，此孙兆秘传，累效，虚甚者，加人参一钱驾馭之。郁悒失意人，或孤寡，初起自当舒郁，逍遥散，久之必兼补养，归脾汤。命门火衰，不能生土，食久反出，其脉砵迟，八味丸加丁、砵，间进黑锡丹。精衰不能蒸腾於上，咽喉闭塞，水谷艰进，强食则吐者，六味丸加肉桂、五味，不应，加砵香、砂仁。有籐虚不能统端，呕逆便秘，用人参、大黄、附子攻之即通，然真气竭者，终不可救。瘀血在膈，阻滞气道而成者，代抵当丸作芥子大，服二钱，去枕仰卧，细细咽之，但饮热汤及椒、姜辄瘳者，即瘀血也。反胃而胸中嘈杂不盛，或作或止，其人懊绍，面上有白点者，作虫积治之。丹方，治噎膈反胃，用虎 b 酥炙为末，每服二钱，独参汤送下，或猫胞一具，炙脆为末，稍加脑，麝，陈酒服之，虎 生人，猫食生鼠，其性则一，故可代用，若胃中寒痰，不能纳食者，狗宝为末，每服五七分至一钱，陈酒服之，已上三方，轻者一服，重者三服，剧者不过七服，後以理中、四君、八味等调之。又方，用陈香櫞一枚，去绂，入生姜汁拌生附子末一钱，外以姜滓，湿纸裹燥，透焙燥为末，每服五七分至一钱，浓煎独参汤服之，此孙兆变法也。反胃初愈，切不可与粥饮，每日与独参汤，少加炒陈米，不时煎服，旬日後方可小试稀糜，往往即食饭者，多致复病而危。凡反胃而致大吐白 如鸡子清者，是肺胃俱虚，矢如羊粪，则大肠血槁，即大补气血，终亦必亡而已。

(诊〔胃反脉数无力为血虚，脉缓无力为气虚，数而有力为有热，数而滑疾为有痰，紧而滑者，寒饮上逆，小弱而涩，血虚胃反，寸紧尺涩，其人胸满，不能食而吐，吐止者为下之，故不能食，设言未止

者，此为胃反，故脉微涩。

滑伯仁治一妇反胃，每隔夜食，至明晚皆吐出不消，其脉砵而弱，他医以暖胃药罔效，滑迟疑未决，一日读东垣书，谓反胃有三，气积寒也，上焦吐者从於气，中焦吐者从於积，下焦吐者从於寒，脉砵而迟，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小溲利，大便秘，为下焦吐也，法当通其秘，温其寒，复以中焦药和之，滑得此说，遂以萸、茴、丁、桂、半夏，二十馀剂而安，所谓寒淫所胜，平以辛热也。

石顽治汤伯乾子，年及三旬，患呕吐经年，每食後半日许，吐出原物，全不秽腐，大便二三日一行，仍不燥结，渴不喜饮，小便时白时黄，屡用六君子，附子理中，六味丸，皆罔效，日滨於危，逮後延余诊之，其紮关尺弦细而砵，紮寸皆涩而大，此肾藏真籥大亏，不能温养脾土之故，遂以崔氏八味丸与之，或谓附子已经服过二枚，六味亦曾服过，恐八味亦未能克效也，余曰不然，此证本属肾虚，反以姜、附、白术伐其肾水，转耗真阴，至於六味，虽曰补肾，而阴药性滞，无籥则阴无以生，必於水中补火，斯为合法，服之，不终剂而愈。

呕吐哕(乾呕、漏气、走哺、呕苦、中酸、吐酸、呕水、吐沫、吐〔经云：诸逆冲上，皆属於火，诸呕吐酸，皆属於热，(胃热则呕(寒气客於肠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呕也。人之哕者，谷入於胃，胃气上注於肺，今有故寒气与新谷气，俱还入於胃，新故相乱，真邪相攻，气并相逆，复出於胃，故为哕。病深者其声哕。

金匱云：病人欲吐者，不可下之。

欲吐者，阴邪在上也，若下之，不惟逆其籥气，反伤无故之阴，变害莫测，岂独反胃而已。

呕而胸满者，絳茱萸汤主之。

伤寒论用是方，治食谷欲呕之籥明证，以中焦有寒也，茱萸能治内寒，降逆气，人参补中益籥，大枣缓脾，生姜发胃气，且散逆止呕，逆气降，胃之籥行，则胸满消矣，此脾藏阴盛逆胃，与夫肝肾下焦之寒上逆於中焦而致者，即用以治之，故乾呕吐涎沫头痛，亦不出是方也。

呕而肠鸣，心下痞者，半夏泻心汤主之。

是证由阴籥不分，塞而不通，留结心下为痞，於是胃中空虚，客气上逆为呕，下走为肠鸣，故用是汤分解阴籥，水升火降，则留者散，虚者实也。

呕吐而病在膈上，後思水者解，急与之，思水者，猪苓散主之。

呕而思水者，水饮逆於胸中也，故用猪苓之味淡，从膈上渗其所积



之饮，更以白术利水生津，使水精四布，而呕自除矣。

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

呕而发热，邪在半表半里，逆攻而上也，虽非伤寒之邪，而病势则一，故即以小柴胡汤和之。

食已即吐者，大黄甘草汤主之。

素有热，食复入之，热相冲，不得停留，用大黄下热，甘草和胃，按仲景既云：欲吐者不可下，又用大黄甘草汤，治食已即吐，何也，曰：欲吐者，病在上，因而越之可也，逆之使下，则必愤乱而益甚，既吐矣，吐而不已，有升无降，当逆折之，使其下行，故用大黄，丹溪云：凡病吐者，切不可下，近於困矣。

吐後渴欲得水，而贪饮者，文蛤汤主之，汗出即愈，兼主微风脉紧头痛。

是方即大青龙汤，无桂枝有文蛤，大青龙主发散风寒邪感，今是证初不言外邪，而用取汗，何哉，盖因经中有实热，所以贪饮，故用麻黄，杏仁开发理气，甘草、姜、枣调和营卫，石膏解利郁热，文蛤直入少阴，散水止渴，为太阴少阴二经散邪涤饮之圣药，故又主微风脉紧头痛之矣。

乾呕哕，若手足厥者，橘皮汤主之。

乾呕而哕，手足厥逆，乃胃中气，为痰饮阻塞，不得流布四末，故用橘皮，生姜之辛以开痰利气也。

哕逆者，橘皮竹茹汤主之。

中焦气虚，则下焦之风木得以上乘，谷气因之不宣，变为哕逆，用橘皮升降中气，人参、甘草补益中焦，生姜、大枣宣散逆气，竹茹以降胆木之风热耳。

乾呕吐逆吐涎沫，半夏乾姜汤主之。

乾呕吐逆吐涎沫者，由客邪逆於肝脾，寒主收引，津液不化，遂聚为涎沫，用半夏、乾姜之辛温中燥湿，浆水之酸收而行之，以下其逆也。

虫之为病，令人吐涎心痛，发作有时，毒药不止，甘草粉蜜汤主之。徐忠可云：此论病之不因寒者也，故其证独心痛吐涎，而不吐，然其痛发作有时，谓不恒吐也，则与虚寒之绵绵而痛者远矣，毒药不止，则必治气活血攻寒逐积之药，俱不应矣，故以甘草粉蜜主之，白粉杀虫，蜜与甘草，既以和胃，又以诱虫也。

呕吐哕，皆属於胃，但有气血多少之理，呕属阳明，多血多气，故有声有物，气血俱病也，气逆者散之，所以生姜为主，吐属太阴，多血少气，故有物无声，乃血病也，以橘红主之，哕属少阴，多气少血，

故有声无物，乃气病也，以半夏主之，三者皆因脾虚，或寒气客胃，饮食所伤，致上逆而食不得下也。

治呕吐，以二陈汤为主，如气滞者，加白豆蔻、砂仁，热吐，加黄连，冷涎吐，加丁香，气升呕，加藜香，气不和，加木香，入姜汁少许。食顷即吐者，半夏、生姜煎服，食入即呕，橘皮、生姜煎服，食已则吐，橘皮、半夏、生姜煎服。食久而吐为反胃，脉涩无力，理中汤，或三物大建中汤去乾姜，加白术、桂心、橘皮，脉滑而实，旦食暮吐，暮食朝吐，此下焦实，半夏、大黄等分为末，姜汁和丸，微利之。呕吐谷不得下，小半夏汤。逆气心中烦闷，气满呕吐，千金半夏汤，即金匱小半夏汤加桂心，少气，加甘草，夫半夏、生姜之辛，但治上焦气壅表实，若胃虚者，惟宜益胃，推扬谷气而已，忌用辛泻，故服小半夏汤不愈者，服大半夏汤立愈。久寒胸膈逆满不能食，絳茱萸汤加桂心、半夏、甘草、小麦，酒煎服。寒吐者，喜热恶寒，肢冷，脉细而滑，用理中汤加枳实，或二陈加丁香、炮姜，并须微温与服。热吐者，喜冷恶热，烦渴小便赤涩，脉洪而数，二陈加栀、连、竹茹、枇杷叶、葛根、姜汁、芦根汁。怒中饮食呕吐，胸满膈胀，关格不通，二陈加青皮、木香，未效，丁、藜、木香、砂仁、厚朴，神曲，更不效，有瘀血也，当从蓄血例治。中院素有痰积，遇寒即发，俗名冷涎泛，宜丁香、豆蔻、砂仁、乾姜、陈皮、半夏、生姜、白芥子。呕痰而致厥者，乃寒痰逆闷，谓之痰厥，姜附汤加术、半、细辛。痰满胸喉，粥药到口即吐，先用生姜汤下黑锡丹以镇坠之，候药可进，则以二陈加枳、术、砂仁、厚朴、姜汁，虚，加人参。有一等肝火逆证，亦呕而不食，但所呕者，或酸水，或苦水，或青蓝水，惟大小便不秘，亦能作心痛，此是火郁木郁之候，木郁誓之，火郁发之，须用萸、连浓煎，细细呷之，再服逍遥散。脾胃本虚，机关不利，不能濡化，而水到咽管辄便呕出者，六君子加砂仁、炮姜，使中央之枢轴转，机关利，自不呕矣。丹溪云：凡呕家禁服瓜蒌实、桃仁、莱菔子、山栀，一切有油之物，皆犯胃作吐，凡药中带香药，行散方效。

哕者，胃中虚冷，或停水饮之故，胃虚宜温胃，理中为主，停水，宜橘皮半夏汤，小便不利，加桂心、茯苓，胃虚不食，加人参，肺胃有水，喘咳上气，小青龙加絳，亦有失於攻下，胃中实热而哕者，证必腹满，仲景云：哕而腹满，视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则愈，承气汤，猪苓汤是也。哕逆属虚热，橘皮竹茹汤，哕而虚寒，橘皮乾姜汤，寒甚，去通草，加丁香、附子，寒热错杂者，去甘草，加丁香、柿蒂。伤寒後胃热呕哕，千金通草橘皮汤。伤寒後呕哕反胃，乾呕食

不下，千金芦根饮子。春夏时行伤寒，寒伤於胃，胃冷变 千金用橘皮、桂心、葛根各二藜，白茅根一升，水煎服，有热，去桂心。呖声频密相连为实，攻热为主，若半时呖一声者为虚，温补为主，如腹满不尿，脉散头汗，目瞪而呖者，死在旦夕。

千金云：凡服汤呕逆不入腹者，先以甘草一藜水煎服之，得吐，消息定，然後服馀汤，便不吐也，凡呕者，多食生姜，此是呕家圣药。（诊（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其人当吐，不吐者死，脉簾紧阴数为吐，簾浮而数亦吐，寸紧尺涩，胸满而吐，寸口脉数者吐，紧而涩者难治，紧而滑者吐逆，脉弱而呕，小便复利，身有微热，见厥者难治，病人欲呕吐者，不可下之，呕吐大痛，吐出色如青菜色者危。

乾呕乾呕者，有声无痰，然不似呖声之浊恶而长也，宜橘红煎汤，入姜汁、白蜜少许，细细呖之，胃虚，加人参，胃寒，加炮姜，胃虚浊气上逆，絳茱萸汤，乾呕发热者，黄芩汤，乾呕而利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

漏气身背热，肘臂牵痛，其气不续，膈间厌闷，食入则先呕而後泻，名曰漏气，此风热闭其理，上焦之气，悍滑疾，遇开即出，经气失道，邪气内着，故有此证，千金麦冬理中汤主之，肥盛多痰者，泽泻汤主之。

走哺下焦实热，其气内结，不下泌糟粕，而淤浊反蒸於胃，故二便不通，气逆不续，呕逆不禁，名曰走哺，人参汤主之之。食已暴吐，脉稠而洪，此上焦火逆也，宜橘、半、枳、桔、厚朴、槟榔、茯苓、白术，气降则火自清，吐渐止，乃以人参、芍药补之。下闭上呕，亦因火在上焦，宜枳、桔、陈皮、厚朴、槟榔、大黄、木香微利之。

呕苦邪在胆经，木善上乘於胃，吐则逆而胆汁上溢，所以呕苦也，宜絳茱萸、黄连、茯苓、泽泻、生姜。邪在胆，逆在胃，胆液泄则口苦，小柴胡汤。胃气逆则呕苦，絳茱萸汤。

中酸湿热郁积於肝，肝火逆上，伏於肺胃之间，饮食入胃，被湿郁遏，不得传化，故作中酸，所谓曲直作酸是也。

佐金丸薛立斋云：吞酸暖腐，多属脾虚木旺，证多面色痿黄，胸膈不利，举世好用清气化痰之药，多致大便不实，食少体倦而危，当用六君子加炮姜、木香、絳茱萸，脾肾俱虚，六君子加肉豆蔻、补骨脂，中气虚弱者，理中汤加絳茱萸，郁火，连理汤，不应，补中益气加木香、炮姜，送佐金丸，中气虚寒，必加附子，或附子理中汤，无有不愈。凡中酸不宜食黏滑油腻者，谓气不通畅也，宜食疏淡诸物，使气通利。

吐酸内经以诸呕吐酸，皆属於热，东垣又以为寒者，何也，若胃中

湿气郁而成积，则湿中生热，从木化而为吐酸，久而不化，肝木日肆，胃土日衰，当平肝扶胃，逍遥散服佐金丸，若宿食滞於中，平胃散加白豆蔻、申香、砂仁、神曲。

呕水渴欲饮水，水入即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气虚，四君子去甘草，加枳、橘、生姜，不应，六君子换赤茯苓，用伏龙肝煮汤，澄清代水煎药。

吐沫胃中虚寒不能约束津液，故吐涎沫，宜六君子加益智、生姜，或理中汤加益智以收摄之。

吐（回音）吐有寒有热，有寒热交错，寒则手足厥逆，吐出之色淡白者，理中汤加乌梅、黄连、蜀椒，甚则死而形扁者危矣，热则色赤而多，且跳动不已，安丸主之寒热交错，则病者静而复时烦，得食而呕，闻食臭出，其人当自吐，乌梅丸主之，大抵吐，寒热交错者多，方中都用川椒、黄连、乌梅之类，盖闻酸则静，得苦则安，遇辣则伏而不动也，若误服消克及攻虫诸药，不应，甘草粉蜜汤主之。

石顽曰：夫病有不见经论之理证，则其治亦必有不由绳墨之理法，如王御九仲君，因蚤恐受病，时方晚膳，即兀兀欲吐而不得出，遂绝粒不食，而起居自如，半月以来，医祷不效，举家无措，向後醇酒膏粱，略无阻碍，惟是谷气毫不可犯，犯之辄呕，絳中名师从未有一识其为何病者，然各逞臆见，补泻杂陈，丹方迭进，牛黄、狗宝、虎骨、猫胞，总无交涉，絜三月来，湿面亦得相安，但完谷一试，虽璠糜烂，立时返出，延及八月，莫可谁何，偶遇一人谓言，此病非药可除，合用生鹅血，乘热饮之，一服便安，此虽未见於方书，揆之於理，谅无妨碍，一箴之夜，遂宰一鹅，取血热饮，下咽汨汨有声，忍之再三，少顷呕出瘀血升许，中有血块数枚，是夜小试稀糜，竟不吐出，其後渐能用饭，从少至多，无藉汤药而安，常思此病之不可解者，胃既不安稼穡，何反胜任血肉之味，今饮鹅血，吐出宿瘀顿愈，因考本草言，鹅性凉，利五藏，千金方云：射工毒虫，鹅能食之，可知其有祛风杀虫，解毒散血之功也，今用其血以开其结，璠有至理，逆推受病之源，原因蚤恐所致，蚤则气乱，载血上逆，而兀兀欲吐，若彼时吐出，却无菟积於中，胃气阻逆之患矣，胃气阻逆，谷神得不因急乎，其血肉可者，正赖脂膏，以攸利藏府之气也，然藏府之气，非谷不安，而安谷全赖乎血，血者，神气也，故取善消谷气之血，乘其生气未离，是可直透关键引领宿积之瘀，一涌而胸次荡然，虽属寻常食品，而凉利五藏之功，洵不寻常，先是有人患此，绝粒三载，得此顿愈，其後中翰金淳还公郎，太史韩慕庐东坦，咸

赖此霍然，远近相传，凡噎膈呕逆，用之辄效，当知噎膈呕逆，虽属胃中血枯，若中无瘀结，何致捍格不入，故取同气相感之力，一涌而荡散无余，真补中寓泻之良法，详鹅血可以激发胃中宿滞，则生鸭血未为不可，生黄牛血亦未为不可，总取以血攻血，而无峻攻伤胃之虞，昔乔三余治一总戎，患噎膈，百药不应，乔以法激之，呕出瘀积数升而安，喻嘉言治一血虫，用法激之上涌，然后用药，法皆秘而不宣，由是类推，可以默识其旨，此与劳伤吐血之日宰鸭血，冲热酒服，同源理，深得肘后经奥旨，足补夏子益奇方之未逮。

虞恒德治一中年妇，产後伤食，致脾虚不纳谷，四十馀日，闻谷气则恶心，闻药气则呕逆，用理功散加申香，砂仁，神曲，陈仓米，先以顺流水煎沸，调伏龙肝，搅浑澄清取二盏，加姜，枣煎服，遂不吐，别以陈仓米煎汤，时时咽之，服前药二三剂渐安。

薛立斋治一妇，年三十馀，忽不进饮食，日饮清茶三五碗，少用水果，经三年矣，经水过期而少，此思虑伤脾，脾气郁结所致，用归脾汤加絳菜萸，不数剂而饮食如故。

又治一妇，因肝脾郁滞，而不饮食二年，面部微黄浮肿，仍能步履，但肢体倦怠，肝脾二脉浮弦，按之微而结滞，六君子加絳菜萸，下瘀积甚多，饮食顿进，形体始瘦。卧床月馀，仍以六君子加絳，调理而安。

周慎斋治一人，饮食如常，每遇子时即吐，大便秘，询其人必有苦虑忧思，脾气郁结，故幽门不通，宜扶脾开窍为主，用人参，白朮以苍朮拌炒，茯苓各一钱，炙甘草五分，附子煮乌药三分，水煎服愈。石顽疗絳江署篆张公，年壮体丰，恒有呕逆痰涎之恙，六脉每带濡滑，惟二陈加枳、朮、石斛辈，服之应手，良由政务繁冗，心力俱劳所致耳。

霍乱(乾霍乱、吐利)

经云：清气在阴，浊气在膻，营气顺行，卫气逆行，清浊相干，乱於肠胃，则为霍乱。厥气上逆则霍乱。

伤寒吐利，由邪气所伤，霍乱吐利，由饮食所伤，其有兼伤寒之邪，内外不和，加之头痛发热而吐利者，是伤寒霍乱也，原仲景之意，岂非在饮食，如为是病，彼以寒邪传入下焦，胃气因之不和，阴膻痞膈者，安得不有以致之乎，不然，何以用理中，四逆治之耶，此病多发於夏秋之交，在寒月亦间有之，昔人云：多由伏暑所致，然亦未必皆尔，大抵湿土为风木所克则为是证，故呕吐泻泄者，湿土之变也，转筋者，风木之变也，合诸论而求之始为活法，然多有郁结伤脾，饮食停滞，一时停塞，气不升降而然，夏月霍乱吐泻作渴，胃

苓汤加半夏，申香，面赤口乾，加炒川连，春夏秋三时，饮食後触冒暴寒成此证者，申香正气散，若吐利转筋，为风木行脾，平胃散加木瓜。夏秋感冒，吐泻霍乱，六和汤为要药，身热烦渴，气喘闷，或吐泻厥逆躁扰者，此伤暑霍乱，宜香薷饮硃冷服，甚则手足厥逆少气，唇面爪甲皆青，六脉俱伏，而吐出酸秽，泻下臭恶，便溺黄赤者，此火伏於厥阴也，为热璫似阴之候，急作地浆，煎竹叶石膏汤，误作寒治必死。夏秋霍乱，多食冷水瓜果所致，宜木香、申香、陈皮、厚朴、苏叶、生姜，四肢重着，骨节烦疼，此兼湿也，二术、二苓、厚朴、陈皮、泽泻，七情郁结，宜乌药、香附、木香、厚朴、枳谷、陈皮、紫苏。夏秋之交，伤暑霍乱，大忌术、附、姜、桂种种燥热之药，误服必死，凡夏秋霍乱，有一毫口渴，即是伏热，不可用温理脾胃药，如燥渴小便不利，五苓散为主，本方中肉桂亦宜酌用，惟泄泻不渴，二便清利，不甚臭秽煮，方可用理中温之。吐泻不止，元气耗散，病势危笃，或水粒不入，或口渴喜冷，或恶寒战栗，手足逆冷，或发热烦躁，揭去衣被，此内虚阴盛，不可以其喜冷去被为热，宜理中汤，甚则四逆汤，加食盐少许，若暴泻如水，周身汗出尽冷，脉弱不能言语，急投浆水散，并须冷服。若冒暑伏热，腹痛作泻，或利或呕者，木瓜、絳茱萸，食盐同炒，煎汤温服。胎前产後霍乱，另详本门。凡霍乱新定，周时内慎勿便与谷气，多致杀人，以胃气反逆，不能平复也，如吐泻已多，元气耗璫，审无邪者，方与米饮补养。

举世治霍乱吐利，不问虚实寒热，概用申香正气，不知此方专主胃气不和，阴籛错乱，或夏秋寒热交加，饮食冷热并进，及水土不伏之吐利霍乱，固为合剂，如见厥逆冷汗，虚烦喘哕，面赤戴籛，脉来虚微，弦细无力，此脾肾俱虚，火衰不能生土，虚籛失守之候，在严冬见之，尤为最剧，猛进理中、四逆，尚恐不救，况堪从事申香正气等耗气之剂乎。

(诊脉伏或微涩者霍乱，脉长为籛明本病，霍乱脉洪大吉，虚微迟细兼喘者凶，气口脉滑，乃膈间有宿食，虽吐犹当以盐汤探吐之，吐尽，用和中药，凡吐泻脉见结促代伏，皆不可便断为死，霍乱之後，籛气已脱，或遗尿不知，或气怯不语，或膏汗如珠，如躁欲入水，或四肢不收，舌卷囊缩，皆为死候。

乾霍乱心腹胀痛，欲吐不吐，欲泻不泻，烦躁闷乱，俗名搅肠痧，此土郁不能发泄，火热内炽，阴籛不交之故，或问方论皆言宿食与寒气相抟，何以独指为火耶，曰，昏乱躁闷，非诸躁狂越之属火者乎，每致急死，非暴病暴死之属火者乎，但攻之太过则脾愈虚，温之太

过则火愈炽，寒之太过则反捍格，须反佐以治，然後火可散耳，古法有盐煎童便，非但用之降火，且兼取其行血，不可废也，一法，以盐汤探吐，并用盐填脐中，以艾灸二七壮屡效。

吐利吐利者，言呕吐而利是也，上吐下利，烦扰躁乱，乃谓之霍乱，与但称吐利者有异，盖暴於旦夕者为霍乱，可延至数日者为吐利耳，有吐泻及痢疾，进汤药太骤，以致呕逆，二陈加豆蔻、砂仁，甚则加藜香，有热，加姜汁炒黄连。乾呕而利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上吐下泻不止，当渴而反不渴，脉微细而弱者，理中汤，或渴不能饮，脉细数，连理汤。夏月泄泻，或呕吐，生姜汁调天水散，有痰积泄利不止，甚则呕而欲吐，利下不能饮食，由风痰江 G 之间，导痰汤加羌，防。泻属脾，宜升胃，补中益气汤，吐属胃，宜醒脾，六君子加香、砂，吐泻并作，宜升胃醒脾，二汤各半和服。

#### 关格

璣枢云：阴气太盛，则籛气不能营也，故曰关，籛气太盛，则阴气不能营也，故曰格，阴籛俱盛，不得相营，故曰关格，关格者，不得尽期而死也。

阴籛易位，病名关格，多不可治，若邪气留着而致者，犹可治之，舌上胎白而水浆不下曰格，格则吐逆，热在丹田，小便不通曰关，关则不得小便，必用吐以提其气之捍格，不必在出痰也，盐汤探吐，并以牙皂汤浴其小腹及阴，或以盐熨脐中俱妙，有痰宜吐者，二陈汤探吐之，吐中便有升降，有中气虚不喘者，补气药中升降，先以四君子换参芦探吐，後用人参散，柏子仁汤调理，脉碎细，手足厥冷者，既济丸，劳役後气虚不喘者，补中益气汤加木香、槟榔，心脾疼後，小便不通，皆是痰隔於中焦，气滞於下焦，二陈加木通、枳谷，服後探吐之，寒在上，热在下，黄连汤，桂枝易肉桂，热在上，寒在下，生料八味丸，加牛膝、车前。关格不通，不得尿，头无汗者可治，有汗者死。

石顽曰：按内经所言，人迎与寸口俱盛四 以上为关格，是以籛经取决於人迎，阴经取决於寸口也，越人云：遂上鱼为溢，为外关内格，遂入尺为覆，为内关外格，仲景亦谓在尺为关，在寸为格，关则不得小便，格则吐逆，皆以籛分取决於寸口，阴分取决於尺内也，所以难经又言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其人当吐，不吐者死，仲景又有跌籛脉伏而涩，伏则吐逆，水谷不化，涩则食不得入，名曰关格，则知关格之脉证不一也，而马仲化释内经谓关格之义，非隔食癰闭之证，而张介宾类经，直将越人仲景之言，一概非之，独执人迎在颈，为籛明之表脉，遂诋东垣丹溪，皆仍叔和脉经，左为人迎，右为气



口之谬，呜呼，内经固为圣经，璠宜遵从，而越人仲景之书，未常不为圣经也，盖人迎气口，所以分表之阴籛，寸口尺内，所以分上下之阴籛也，人一身表上下之气化，皆肺所司，血脉皆心所主，故凡气血之盛衰，靡不变见于气口，气口实为肺经之一脉，不过分其部位，以候他藏之气耳，即如仲景所指，趺籛少阴主于足，然未尝不于关尺推之，则内经所言人迎气口，候之左右，亦无不可也，医道贵乎圆通，若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故释内经之关格，但当言是表阴籛否绝之候，不当与上吐下闭之关格混同立论则可，若言上吐下闭，当称隔食癉闭，不得名为关格则不可，或言关格之证，其脉未必皆然则可，若言关格之脉，必无在尺在寸之分则不可，试观仲景跌肠脉伏而涩，亦主关格，又有上微头小者，则汗出，下微本大者，则为关格不通等例，其义自明。

癉逆(噫气、诸逆冲上)

陈宗厚曰：癉逆有虚有实，有火有痰有水气，不可专作寒论，盖伤寒发汗吐下后，与泻利日久，及大病后，妇人产后有此证，皆属脾胃大虚，若因痰水停积心下，或因暴怒气逆痰厥，或伤寒热病失下，则皆属热也，夫水性润下，火性炎上，今其气自下冲上，非火而何，大抵治法，虚则补之，虚中须分寒热，如因汗吐下后，误服寒凉过多，当温补之，如脾胃阴虚，火逆上冲，当平补之，挟热者，当凉补之，若实者，如伤寒失下，地道不通，因而癉逆，当寒下之，如痰饮停蓄，或暴怒气逆痰厥，此等必形气俱实，别无恶候，随其邪之所在，涌之泄之，清之利之。胃虚木挟相火，直冲清道而上者，理中散加肉桂，甚则加黄柏、附子，送六味丸，吐利后，胃气虚寒者，理中汤加附子、丁香、柿蒂，吐利后，胃虚热者，橘皮竹茹汤，癉逆呕吐多者，属胃虚有痰，半夏、茯苓、生姜，兼食结痰积则膈间饱闷，积、术、半夏、生姜。平人饮热汤及食椒、姜即癉者，此胃中有寒痰死血也，死血，用韭汁、童便下越曲丸，虚人，用理中汤加蓬术、桃仁，痰，加茯苓、半夏，盖癉逆皆是寒热错乱，二气相抟使然，故治亦多用寒热相兼之剂，如丁香、柿蒂并投之类，试观平人冷癉，令其思想则止，思则脾火气乘，而胃气和矣。癉逆虽多有属火者，然病后久虚发癉，皆属于寒，宜用半夏一掬，生姜一掬，水煎热服，或用丁香数十粒，柿蒂十枚，滚水泡服，或理中汤加枳谷、茯苓、半夏，不应，加缝蒂、丁香，若胃中寒甚，癉逆不已，或复呕吐，丁香煮散，或附子粳米汤加炒川椒、丁香。暴怒癉逆，神昏吐涎，此肝火逆上，防有血积膈间，若按之痛者，藕汁、麻油，服少顷，即探吐之，不痛者，陈皮二掬，煎汤探吐之。产後癉逆，最为恶候，急灸期

门左穴，艾炷如小豆大，宜服四逆加入参汤、羌活附子散，或桂心五钱，姜汁三合，和水煎服。

石顽曰：癯逆在辨寒热，寒热不辨，用药立毙，凡声之有力而连续者，有手足厥逆，大便必坚，定属火热，下之则愈，万举万全，若胃中无实火，何以激转其声逆上而冲乎，其声低怯而不能上贻於咽喉，或时郑声，虽无厥逆，定属虚寒，苟非丁、附，必无生理，若胃中稍有籛气，何致音声馁性不前也，盖胃中有火则有声，无火则无声，误以柿蒂、芦根辈治之，仓扁不能复图矣，又有始热终寒者，始本热邪，因过用苦寒，寒郁其热，遂至癯逆，急宜连理汤加姜，半主之，五六日大便不通者，削陈酱姜导之，若真籛素虚人，误用若寒通其大便，必致热去寒起，多成不救，复有饮热饮冷而癯，背微恶寒，目睛微黄，手足微冷，大便溏黑者，属瘀血，若饮热则安，饮冷则癯，虽有背恶寒，手足冷，大便溏等证，此属湿痰，肥人多此，须推瘀血痰饮例治之。

噫气璣枢云：寒气客於胃，厥逆从下上散，复出於胃，故为噫。保命集云：噫者，胸中气不交也，仲景云：噫气不除者，旋覆代赭石汤主之，则知噫气为中气不治，土不制水，水饮上泛，故用旋覆，半夏以散痰饮，人参、甘草、姜、枣以温胃气，代赭以镇坠逆气而引参力下行也，若老人噫气，乃胃中虚寒痰逆而然，止宜理中丸温助胃气为主，或加枳实、香附、砂仁之类助其消化，然，真气已衰，即使调理得宜，终不能过五年矣。

诸逆冲上气逆冲上，火气炎上故也，经云：逆气象籛，凡气逆，必证象籛盛，面赤脉洪，当以法降其逆乃愈，若以气象籛盛，而用寒药攻之，则不救矣，气上冲咽不得息，喘息有声不得卧，调中益气汤加絳菜萸，观厥气多少用之，如夏月有此证为大热也，宜以酒炒川连，知，柏，少加肉桂为末，酒丸服二钱，仍多饮汤，少时以美膳压之，使直至下焦，以泻冲脉之逆也，盖逆者，寒热之气逆而不顺也，当随四时寒热温凉以制之，厥阴气上冲心，咽不得息，治法见伤寒厥阴病条。戴复云：虚炎之证，阴籛不升降，下虚上盛，气促喘急，宜苏子降气汤下黑锡丹。

### 胃 痛

内经病能论云：人病胃痛，当候胃脉，其脉当砵细，砵细者气逆，逆者人迎甚盛，甚盛则热，人迎者，胃脉也，逆而盛，则热聚於胃口而不行，故胃为痛也。

马仲化云：胃为水谷之海，其经多气多血，脉见右关，本宜洪盛，今反砵细，则是胃气已逆，人迎者，胃经穴名，在结喉紫傍，动脉应

手，其脉见於左手，今右关脉砱细，人迎甚盛，则是热聚胃口而不行耳，璣枢经脉篇谓，人迎大三倍於寸口，则胃经为实，即此验之，而知胃 痛之脉也。

仲景云：呕家有痈脓者，不可治呕，脓尽自愈，此不言痈之所在，而言呕脓者，以其但呕而不咳，知非肺痈，而为胃 痛明矣，内经曰：热聚於胃口而不行，胃 为痈，胃 属籛明，籛明气逆，故脓不自咳出，而从呕出，脓亦不似肺痈之如米粥者，此出自胃 ，从湿化而聚结成脓，有结痰如蚬肉也，谓不可治呕，言不得用辛香温胃止呕之剂，以脓之瘀浊，薰蒸谷气，故呕，若脓出则呕自愈，夫痈之在胃之上者则然，若过乎中，在膈之下，则脓从大便而出，轻则金匱排脓汤，重则大黄牡丹汤，凉膈散选用，若脓自上而吐，轻则金匱排脓散，重则射干汤，或犀角地黄汤加忍冬、连翘，皆因势利导之法也，脓稀呕止，後用太乙膏作丸服，虚人，宜八珍加黄、忍冬、连翘之类调补之，凡舌胎经久不退，色黑垢膩，口中作甜，其气秽浊，即是胃 发痈之候，明眼辨之，毋俟痈成而致莫救也。

石顽治谈仲安，体肥善饮，初夏患壮热呕逆，胸膈左畔隐痛，手不可拊，便溺涩数，舌上胎滑，食後痛呕稠痰，渐见血水，脉来涩涩不调，与凉膈散加石斛、连翘，下稠膩颇多，先是痈医作肺痈治不效，予曰：肺痈必咳嗽吐腥秽痰，此但呕不嗽，洵为胃病无疑，下後四五日复呕如前，再以小剂调之，三下而势甫平，後以保元、苓、橘平调二十日而痊，先时有李姓者患此，专以清热豁痰解毒为务，直至膈畔溃腐，脓水淋漓，缠绵匝月而毙，良因见机不早，直至败坏，悔无及矣。

## 卷五

### 诸血门

#### 诸见血证

经云：太籛厥逆僵仆，呕血善衄。籛明厥逆，喘咳身热，善蚤衄呕吐。

血气者，喜温而恶寒，寒则泣不能流，温则消而去之。夫血之於气，璿名同类，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故夺血者无汗。（血者不可复发其汗）

（夺汗者不可复取其血）脾移热於肝。则为蚤衄。脉至而搏，血衄身热者死，脉来悬 B 为常脉。（言脉来虚浮，按之傍指屈（曲而出，形容脈之象也）。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於上。（菀，积（也）。悲哀太甚则胞络绝，胞绝则籛气内动，发则心下崩，数溲血也。胞移热於膀胱，则癰溺血。

金匱云：师曰，尺脉浮，目睛晕黄，衄未止，晕黄去，目睛慧了，知衄今止。

尺以候肾，肾虚则相火扰其阴血，从膀胱而升，故脉浮也，肾之精，上营瞳子，膀胱之脉下额中，二经中有不归经之，血故晕黄，黄退则血亦散，所以知衄止也，明理论云：伤寒衄血，责邪在表，杂病衄血，责邪在裏，此曰尺浮，不言寸浮，知为肾虚血逆，非外邪也。病人面无色，无寒热，脉砵弦者衄，浮弱手按之绝者下血，烦渴者必吐血。

(一作病人)(面无血色)

面者血之华，血统则华鲜，若有寒热，为伤其血而致，今无寒热，则是因血脱而然矣，夫脉浮以候籛，砵以候阴，若但见砵弦，轻取绝无者，是无籛也，无籛知血之上脱，若止见浮弱，重按绝无者，是无阴也，无阴血之下脱，而烦渴呕血者，以火气扰则神烦，火动於膈则咳逆，咳则血而上越也，然则砵之无浮，浮之无砵，何便见为脱血乎，以其面无血色而脉弦弱也。男子脉虚砵弦，无寒热，短气急，小便不利，面色白，时目瞑兼衄，小腹满，此为劳使之然也。脉虚砵弦者，以按之则少神，且无寒热，明非外感之邪也，其短气急，少腹满，小便不利，而面色白，皆内伤於气之候，故虽时目瞑而衄，洵为劳役所致而然也。

男子而色薄者，主渴及亡血，卒喘悸，脉虚者，虚也。

心主血，心虚则脉虚，上句以面色薄，而主心血不荣於外，下句以喘悸脉浮，而主心气不充於内，皆由心神耗散，血亡津伤所致也。

夫吐血咳逆上气，其脉数而有热，不得卧者死。

此金水二藏不足故也，水不足，则火独光，而金伤矣，夫阴血之安养内外者，皆肾水主之也，肾水虚，则不能安静。而血被火逼，遂溢出，血出则五藏内外之籛皆失其配，失配之籛，无根之狂籛也。有升无降，炎烁肺金而为咳逆上气，肺肾之阴，有绝无复耳，脉数身热，籛独胜也，不能卧，阴已绝也，阴绝则籛不能独生，故曰死。

夫酒客咳者，必致吐血，此因嗜饮过度所致也。

酒性大热伤胃，气不守，乱於胸中，中焦之血，不布於经络，因热射肺而为咳逆，随气溢出也，此即千金所谓由伤胃吐血也。

吐血不止者，柏叶汤主之。

夫水者，遇寒则坚冰潜於地中，遇风则纛涌起於平陆，人之吐血，皆风火使然，柏叶禀西方金气，可制肝木之逆，则血有所藏，艾叶之温，可使火反归阴而宿藏於下，用马通以降血逆，尤属相宜，家秘多阿襟三钱，时珍纲目有阿襟无艾，总取辛温之力以和苦寒之

性，不独治吐血不止，而下血者亦可用之。

病人胸满，唇痿舌青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无寒热，脉微大来迟，腹不满，其人言我满，为有瘀血。

凡内外诸邪，有血相搏，积而不行者，即为瘀血，血积则津液不布，是以唇痿舌青口燥，但欲漱水以润其燥，血为阴邪，且内无热，故不欲咽也，脉大为热，迟为寒，今无寒热之病而微大者，乃气并於上，故胸满也，迟者，血积膈下也，积在阴经之隧道，不似气积於膻之育膜，然膻道显，阴道隐，气在育膜者，则壅胀显於外，血积隧道，惟闭塞而已，故腹不满，因闭塞自觉其满，所以知瘀血使然也。病者如热状，烦满口乾燥而渴，其脉反无热，此为阴伏，是瘀血也，当下之。

血阴也，配於膻，气得之以和，神得之以安，咽得之以润，经脉得之以行，身形之中，不可斯须离也，今因血积，神无以养则烦，气无以和则满，口无以润则燥，胃无以泽则渴，是皆膻失所配，营卫不布，津液不化，而为是证也，非膻之自强而生热比，故曰如热状，脉反无热，阴邪不能鼓激其脉，故为阴伏。

下血先便後血，此远血也，黄土汤主之，亦止吐血衄血。

经言大肠小肠皆属於胃，又云，阴络伤则血内溢，今因胃中寒邪，并伤阴络，致清膻失守，迫血下溢二肠，遂成本寒标热之患，因取白术附子汤之温胃助膻祛散阴络之寒，其间但去姜、枣之辛散，而加阿襟、地黄以固护阴血。其妙尤在黄芩佐地黄分解血室之标热，蔑土领附子直温中土之本寒，使无格拒之虞，然必血色瘀晦不鲜者为宜，若紫赤浓厚光泽者，用之必殆，斯皆审证不明之误，岂立方之故欤。千金用续断止血汤，方用续断、当归、桂心、蒲黄、阿襟、甘草、乾姜、生地黄八味，附此以备按证取用。

下血先血後便，此近血也，赤小豆当归散主之。

此方在狐惑例中，治脉数无热微烦，默默但欲卧，汗出，初得之三四日，目赤如鸠眼，七八日目四眦黑，全是湿热伤血，菟化为脓之候，此先血後便，乃小肠热毒流於大肠，为火蔑金之象，故亦主此方，以赤小豆之清热利水为君，且浸令芽出以发越蕴积之毒，使丙丁之火，疾趋水道而降，佐以当归司统握之权，使血有所归，而不致於散漫也。千金用伏龙肝汤，即治先便後血之黄土汤中除去术、附，加乾姜、牛膝、地榆、发灰，与金匱主治则有寒热之殊，不可不辨，可见治血，但使归经，不必论其远近也。

心气不足，吐血衄血，泻心汤主之。

心气不足，言阴津血不足，非心火之不足也，故以大黄导蕴结之

火，斃、连泻心下之热，而血自安矣。

赵养葵曰：凡肾经吐血者，俱是下寒上热，阴盛於下，逼籛於上之假证，世人不识，而为所误者多矣，吾独窥其微，而以假寒治之，盖真阴失守，命门火衰，火不归源，阴邪逼其浮游之火於上，上焦咳嗽气喘，恶热面红，呕吐痰涎出血。此系假籛之证，须用八味丸引火归源，水探冷服，下痠之後，冷性既除，热性始发，因而呕哕皆除，即仲景人尿猪胆汁加於白通汤中以通格拒之意也，瑀一服寒凉，顷刻立化，慎之哉。

人有偏阴偏籛者，此气禀也，太籛之人，虽冬月身不须绵，口常饮水，色欲无度，大便数日一行，斃、连、知、柏、硝、黄，恬不知怪，太阴之人，虽暑月不离复衣，食饮稍凉，便觉腹痛泄泻，叁、术、姜、桂，时不绝口，一有欲事，呻吟不已，此紮等人，各禀阴籛之一偏者也，与之谈医，各执其性之一偏，面目为全体，今之为医者，不鉴其偏之弊，而制为不寒不热之方。举句宗之，以为王道，岂知人之受病，以偏得之，感於寒则偏於寒，感於热则偏於热，以不寒不热之剂投之，何以补其偏而救其弊哉，故以寒治热，以热治寒，此方士之绳墨也，然苦寒频进而积热弭炽，辛热比年而磅寒益滋者何耶，此不知阴籛之属也。凡治血证前後调理，须按心脾肝三经用药，心主血，脾裹血，肝藏血，归脾汤一方，三经之药也，远志、枣仁补肝以生心火，茯神补心以生脾土，叁、甘草补脾以固肺气，木香者，香先入脾，总欲使血归於脾，故曰归脾，凡有郁怒伤肝，思虑伤脾者尤宜，火旺者，加山梔、丹皮，火衰者，加肉桂、丹皮，又有八味丸以培先天之根。治无馀法矣。血溢血泻，诸蓄妄证，其始也，宜以行血破瘀之剂折其脱气，而後区别治之，或问失血复下，虚何以当，答曰：血既妄行，迷失故道，不去蓄利瘀，则以妄为常，曷以御之，且去者自去，生者自生，何虚之有，失血家须用下剂破血，盖施之於蓄妄之初，亡向虚家不可下，盖戒之於亡失之後也。或问人身籛气，为阴血之引导，阴血为籛气之依归，何为清浊相干，乱於中外，而致血不归经，则有上溢下脱之患。

其血或从吐出，或从呕出，或从咯出，或从鼻出，或从眼耳齿舌出，或从津唾而出，或从肌肤而出，或从二便而出，复有蓄积不行者，为患各有不同，愿一一显示至理，条分藏府经络之源，以萧学人蒙昧，石顽答曰：经言血之与气，理名同类，虽有阴籛清浊之分，总由水谷精微所化，其始也混然一区，未分清浊，得脾气之鼓端，如雾上蒸於肺而为气，气不耗，归精於肾而为精，精不泄，归精於肝而化清血，血不泻，归精於心，得离火之化，而为真血，以养脾藏，以

司端动，以奉生身，莫贵乎此，虽经有上注於肺，乃化为血之说，而实不离五行之气化，转注如环也，如上所云：不过统论营卫血气之大端，乃节文耳，夫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气主煦之，血主濡之，虽气禀籀和，血禀阴质，而阴中有籀，籀中有阴，不能截然紫分，其至清至纯者，得君主之令，以和调五藏，藏而不失，乃养藏之血也，其清中之浊者。

秉输端之权，以 陈六府，实而不满，则灌注之血也，其清中之清者，会营周之度，流行百脉，满而不泄，此营经之血也，其源则一，析而为三，各有司属，若各守其乡，则阴平籀秘，安有上溢下脱之患乎，盖缘人之禀赋，不无偏胜，劳役不无偏伤，其血则从偏衰偏伤之处而渗漏焉，夫人禀赋既偏，则水 多从偏胜之气化，而胜者愈胜，弱者愈弱，籀胜则阴衰，阴衰则火旺，火旺则血随之而上溢，阴胜则籀微，籀微则火衰，火衰则火失其统而下脱，其上溢之血，非一於火盛也，下脱之血，非一於籀衰也，但以色之鲜紫浓厚则为火盛，色之晦淡无光即为籀衰，究其所脱之源，或缘藏气之逆，或缘府气之乖，皆能致病，从上溢者，势必假道肺胃，从下脱者，势必由於二肠及从膀胱下誓耳，盖出於肺者，或缘龙雷亢逆，或缘咳逆上奔，血必从之上溢，多带痰 及粉红色者，其出於心包，亦必上溢，色必正赤如朱漆光泽，若吐出便凝摸之不黏指者，为守藏之血，见之必死，出於脾者，或从胃 上溢，或从小肠下脱，亦必鲜紫浓厚，但不若心包血之光泽也，出於肝者，或从上呕，或从下脱，血必青紫稠浓，或带血缕，或有结块，出於肾者，或从咳逆，或从咯吐，或稀痰中杂出如珠，血虽无几，色虽不鲜，其患最剧，间有从精窍而出者，若气化受伤，则从膀胱溺孔而出，总皆关乎藏气也，其出於胃者，多兼水液痰涎，吐则成盘成盞，汪洋满地，以其多气多血，虽药力易到，不若藏血之笃，然为五藏之本，亦不可忽，其衄血种种，各有所从，不独出於鼻者为衄也，鼻衄皆火乘肺金，亦有阴盛迫其虚籀而脱者，虽经有藏府诸衄不同，然不离手太阴之经，所以治有从阴从籀，顺治逆治之辨别，证有久衄暴衄。

宜补宜泻之悬殊，其齿衄，有籀明少阴及风热之辨，但从板齿出者为牙宣，属籀明，齿动摇者为骨病，属少阴，龈肿上壅者，少籀风热也，耳衄则有肝肾二经之殊，但以常有不多不肿不疼者，为少阴之虚，暴出疼肿者，则厥阴经火也，眼衄亦属厥阴，但以卒视无所见者为实火，常流血泪者，素患之风热也，其有诸窍一齐涌出，多缘颠扑骤伤，或药毒所致，若因肝肾疲瑯，五藏内崩，多不可活，舌衄皆手厥阴心之火旺，但以舌尖破碎者为虚火，脉大满口者。



挟龙雷之势而上侮君主也，涎中见血为唾衄，足太阴经气不约也，汗孔有血为肌衄，足阳明经气不固也，如上诸衄，皆缘营气之逆满，卫气之疏豁，不能固护而行清道，总无关乎藏气也，其下行之血，见於魄门者，则以便前便後分远近，近则大肠，远则小肠也，以溅点滴分风湿，溅则风淫，滴则湿着也，以鲜紫清晦分阴痿，鲜则痿盛，晦则痿衰也，与肠之血，痔漏之血，妇人经癸胎产之血无碍，由二肠，颇关经络，是以随经下趋，各有不同，至於崩淋下脱，倒经上溢，虽上下之璠路攸分，然皆冲脉为病，而崩淋皆脾气下陷，倒经则肝血上逆，以脾为身之津梁，冲为肝之血海，是皆关乎藏气，更有肝脾受伤，血虽不下，而气色痿黄，大便稠黑，乃蓄血乏徵验，为患种种，难以悉陈，如内伤发黄，鼓胀喘满，腹大青筋，及产后败血流於经络，皆蓄血致病，但证有虚中挟实，治有补中寓泻，从少从多之活法，贵乎临病处裁，大抵血气喜温而恶寒，寒则泣不能流，温则消而去之，此轩岐密旨，但世之名於医者，一见血证，每以寒凉济阴为务，其始非不应手，而取效於一时，屡发屡折，而既病之虚痿愈衰，必致呕逆喘乏，夺食泄泻，尚以为药力未逮，猛进苦寒，在阴不济痿而上溢者尚为戈戟，况痿不统阴而亡脱者，尤为砒鸩，盖因痿药性暴，稍有不顺，下咽立见其害，不若阴柔之性，至死不知其误，而免旁人讥谤也，噫，医之弊，仅知己道，难为世俗言也。

衄血(衄舌衄、齿衄、耳衄、眼衄、肌衄)

衄者，血从经络中渗出而行於清道也，伤寒衄血，责热在表，有麻黄、越婢等法，杂病衄血，责热在里，经络热甚，痿气壅重，迫血妄行而出於鼻，从无发散之理，若因七情喜怒，劳役过伤而致者，无论是何经络，并宜茅花煎汤，调止衄散，或四物加犀角丹皮、硃香。六脉弦细而涩，按之空虚，色白不泽者，脱血也，此大寒证，理中汤加黄芩。六脉俱大，按之空虚，心动面赤，善蚤上热，乃手少阴心火旺，而上薰於肺脉也，三黄补血汤。实热衄血，脉实大便秘者，犀角地黄汤加木香、大黄，衄血过多，屡服犀角黄汤不止，此内虚寒而外假热也，千金当归汤，兼标本而治之，若至夜发，此因多汗，卫气大虚，不能固其营血也，当归补血汤，不效，加木香，更不效，必是血虚火旺，大剂保元汤，若误用凉血药，致瘀热内结，胸中作痛者，一味木香酒磨，顿服钱许立效。内伤劳役之人，喘嗽面赤，发热头痛而衄，此肺经气虚，失护卫之职，致心包火炎，经脉热甚，故行清道，当归补血汤加薄荷、荆芥，不应，补中益气倍黄芩，慎不可用辛热之药，兼有风寒，小建中加劳鞞鼓。清道闭塞，流入胃，吐出清

血，或衄血不尽，瘀积停留，致面目痿黄，大便黑色者，犀角地黄汤。扑而衄不止，小乌礞汤调黑神散。伏暑而衄，五苓散加茅花。久衄不止，热在下焦血分，六味丸加五味子作汤，不效，加童便。有先因衄血，衄止而变生诸证，或寒热间作，或喘急无寐，病状不一，渐成劳瘵，当於虚损诸证详之。曾病衄，後血因旧路，或一月三四衄，又有洗面即衄，日以为常，并宜止衄散，茅花煎汤调下，大衄不止，面浮肿者，苏子降气汤，使血随气下，得力全在肉桂一味，久衄不已，须加气药，如木香、香附之类盖血无气引，则血不归经也。有头风才发，则衄不止，用童便浸川芎一紮，童便制香附二紮，炙甘草半紮，共为末，每服三钱，清茶调下，间用搐鼻法。

(诊衄血脉浮大数者，为邪伏於经，宜发汗，大而虚者，为脾虚不能统摄，宜补气，小而数者，为阴虚火乘，宜摄火，弦涩为有瘀积，宜行滞，凡衄血之脉，数实或坚劲，或急疾不调，皆难治，久衄脉虚大，头额痛甚，鼻流淡黄水者死，

(大衄(大衄血者，口鼻俱出也，此积劳伤脾所致，补中益气倍黄、当归，不应归脾汤加童便、藕节。

(舌衄(舌上忽出血如线，先用蒲黄煎汤漱之，次用槐花炒研掺之，黄六一汤合生脉散服之，热壅舌上出血如泉，用文蛤一味为散掺之，虚热舌胀大，出血不止，生乾姜末、蒲黄未掺之。

(齿衄(血从齿缝中或齿龈中出者，曰齿衄，又谓牙宣，有风壅，有肾虚，有胃火，风壅者，或齿龈微肿，或牵引作痛。

消风散加犀角、连翘，外擦青盐、诃戚肾虚者，口不臭，齿浮动，齿中点滴而出，若隐隐作痛者，虚风袭入，肾经，肾主骨，齿乃骨之余也，宜盐汤下小安肾丸，不痛，肾虚而有火也，六味丸加骨碎补，外用青盐炒香附未擦之，胃热者。

牙疼而龈间出血如涌，齿不动摇，其人必好饮，或多啖炙珥，口臭不可近，宜清胃散，甚者服调胃承气。

(耳衄(耳中出血为耳衄，紮关弦数，饮酒多怒人属肝火，柴胡清肝散，尺脉弱或躁，属阴虚，生料六未丸加五味子，更以龙骨烧灰，吹入即止。

(眼衄(血从目出，乃积热伤肝，或误药扰动阴血所致，暴病发热见此，栀子畔汤加犀角、秦皮、丹皮、赤芍，误药成坏病见之，虽用独参、保元、生料六味，皆不可救。

(肌衄(血从毛孔出者为肌衄，脉数，当归补血汤，脉浮，黄建中汤，脉弱，保元汤，脉盛，当归六黄汤。

滑伯仁治一妇，体肥气盛，因无子，常服暖子宫药，积久火盛迫血，

上行为衄，衄必升馀，医者以为上实下虚，用丹剂镇坠之，经云：上者下之，今血气俱盛，溢而上行，法当下导，奈何实实耶，即与桃核承气三四下，瘀积既去，继服既济汤二十馀剂而愈。

一膏梁过饮致衄，医曰：诸见血为热，以清凉饮子投之即止，越数日其疾复作，又曰：药不胜病故也，遂投黄连解毒汤，或止或作，易数医，皆用苦寒之剂，向後饮食起居，渐不及初，肌寒而躁，言语无声，口气秽臭，其衄之馀波未绝，或曰：诸见血为热，热而寒，正理也，今不愈而反害之，何耶，盖医惟知见血为热，而以苦寒攻之，不知苦寒专泻脾土，脾土为人之本，火病而泻其土，火未除而土已病，病则胃虚，虚则营气不能滋荣百脉，元气不循天度，气随阴化，故声不扬而肌寒也，惟当甘温大补脾土，斯可向安矣。

石顽治朱圣卿，鼻衄如崩，三日不止，较之向来所发之势最剧，服犀角、地黄、芩、连、知、柏、石膏、山梔之属转盛，第四日邀余诊之，脉弦急如循刀刃，此阴火上乘，载血於上，得寒凉之药，转伤胃中清籛之气，所以脉变弦紧，与生料六味加五味子作汤，另用肉桂末三钱，又飞罗面糊，分三丸，用煎药调下，甫入喉，其血顿止，少顷，口鼻去血块数枚而愈，自此数年之患，绝不再发。

吐血（呕血、唾血、咳血、咯血、血溢、九窍出血）

缪仲淳曰：吐血有三诀，宜行血，不宜止血，血不循经络者，气逆上壅也，行血则循经络，不止自止，止之则血凝，向凝则发热恶食，病日痼矣。宜补肝，不宜伐肝，经曰：五藏者，藏精气而不泻者也，肝主藏血，吐血者，肝失其职也，养肝则肝气平而血有所归，伐肝则肝虚不能藏血，血愈不止矣。宜降气，不宜降火，气有馀便是火，气降则火降，火降则气不上升，血随气行，无溢出上窍之患矣，降火必用寒凉之剂，反伤胃气，胃气伤，则脾不能统血，血愈不能归经矣。今之疗吐血者，大患有二，一则专用寒凉之味，如芩、连、山梔、四物、知、柏之类，往往伤脾作泻，以致不救，一则专用人参，肺热还伤肺，咳嗽愈甚，亦有用参而愈者，此是气虚喘嗽，气属籛，不由阴虚火炽所致，然亦百中一二也。

藤默生曰：吐血一证，人惟知气逆血溢，火升血泛，不知血在藏府，另有隔膜隔定，其血不能渗溢，夫隔膜者，璠薄璠脆，凡有所伤则破，破则血溢於上矣，故有籛络伤则血上溢，阴络伤则血下渗，已伤之膜，若有复伤，其吐必多，隔膜虽伤伤处有瘀血凝定，血来则缓，若阴火骤冲破瘀积之血，血来如潮之上涌，自觉沥沥有声，彼时喘息不定，面赤如醉，烦躁不盛，心神昏乱，一皆龙雷之势，脉亦急疾难凭，少顷火退神清，面白气平，血亦渐止，方可诊切，用药须

乘此时，瘀积荡尽，缓缓清理，徐徐调补，然不可骤壅，亦不可用耗气之药，悉知此义，治血有本矣。吐血者，一吐则倾盆盈碗，或鲜散中兼紫黑大块，吐後不即凝结，盖吐血出於胃，胃为水谷之海，多气多血，所以吐多而不即凝，以中杂水谷之气也，皆劳力内伤中气而得，亦有醉饱接内而致者，治法，不可骤止，止则使败血留积，为瘀血之根，不时举发，为害非轻，亦不宜峻攻，复伤其血，只宜清理胃气以安其血，如犀角地黄汤，随证加桃仁、茜根、橘红、木香、大黄、童便之属，吐久不止，内虚寒而外假热，千金当归汤，不应，用十灰散遏之，若血色瘀晦如污泥，为箴不制阴，宜花蕊石散温以散之。吐血初起，脉俱洪数者，属外因，须用参苏饮加归身倍茯苓，盖茯苓能守五藏真气，泻肾中伏火。去脾胃中湿，二三剂後，脉数退而洪不退者，用六味地黄丸加砒香以纳气归元，若洪退弱璫，用四君子加橘红以补脾生肺，慎不可用凉药，盖火载上行，逆也，复用凉药强为降下，岂非逆而又逆乎，不若发散之为愈也。上膈壅热，胸腹满痛，吐血，脉洪大弦长，按之有力，精神不倦，或觉胸中满痛，或血是紫黑块者，用当归、丹皮、荆芥、阿襟、滑石、酒大黄、玄明粉、桃仁泥之属从大便导之，此釜底抽薪之法，不知此，而从事於芩、连、知、柏之属辅四物而行之，使气血俱伤，脾胃多败，百不一生也。吐血在暑天，病人口渴面垢，头晕乾呕，五苓散，或桂苓甘露饮，并加麦冬、五味、藕节汁。酒後闷呕，血从吐後出者，新定紫菀茸汤。饮酒过多，伤胃吐血，六君子加香、砂、乾葛。伤胃吐血，因饮食太过不能消化，烦闷强呕，因伤胃口吐血，腹中绞痛自汗，其脉紧而数者难治，枳实理中汤加丹皮、豆灰。诸失血後，倦怠昏愤，面失色，懒於言语，浓煎独参汤加橘皮，所谓血脱益气也。劳心太过，吐血不止，归脾汤去木香，加门冬、阿襟。妇人倒经，血溢於上，蒸热咳嗽不除，及男子精未充而御女，而成虚劳失血，并宜乌骨鸡丸、巽顺丸选用，若血色晦淡不鲜，无论上吐下失，俱当用温热之剂，如甘草乾姜温理中气，切禁寒凉，若至 血血水，难已。胃中热甚，迫血妄行，犀角地黄汤加大黄灰、木香、桃仁。吐血势不可遏，胸中觉气塞滞，吐紫黑血者，桃仁承气加茜根。千金翼治吐血，用生地汁半升，煎三紫沸，调生大黄末一方寸匙，分三服，治热毒吐血有效。有时吐血紫口，随即无事，数日又发，经年累月不愈者，小乌砒汤送黑神散，不时常服。吐甚不止者，柏叶、乾姜等分，加艾少许，入童便服。失血後，头晕发热者，往往有之，此是虚火上炎外扰之故，不可误认外感而用风药。吐血发渴，名曰：血渴，十全大补汤，或生脉散加黄、瓌葛根、枇杷叶，量胃气虚实用之。暴吐血新

止後，丹方用燕窝菜、冰糖各四钱。同煮服之，连服五七日，永不复发。吐血脉以微细为顺，洪大为逆，血若暴涌如潮，喉中不止，脉见虚大，此火势未敛，不可便与汤药，急以热童便，或藕汁灌之，俟半日许，脉势稍缓，可进调养之剂，芻寸关虽弱而尺中微弦，为阴虚，以防午後阴火上升，上午宜服独参、保元以统其血，午後与六味丸加童便、牛膝以济其阴，服後脉渐调和，饮食渐进，肢体轻捷，面色不赤，足膝不冷，身不灼热，额无冷汗，溲便如常，虽有紫黑血块，时欲咯出而无鲜血上行，方许可治，血虽止而脉大不治，或虽小而弦细数疾，或弦硬不和，慎勿许可治，亦有他部柔和而左手关尺弦强者。

为阴虚火旺，最为危兆，其变有三，一则阴火引血复上而暴脱，一则虚篝发露而发热，一则火上逼肺而喘咳，此终不救。脱血用大剂人参益气以固血，惟血色鲜明或略兼紫块者宜之，若见晦淡者为血寒而不得归经，须兼炮黑乾姜，或大剂理中温之，尺部脉弦，大剂生料六味加肉桂引之，亦有用肉桂为末，和独参汤服者，若血色如朱，光亮如漆，吐出即乾，以指甲剔之成片而起者，虽能食不倦，後必暴脱而死，若血中见似肉似肺，如烂鱼肠，此胃中脂膜为邪火所烁，凝结而成，方书咸谓必死，然吐後凝结既去，而不发热，能进饮食，令服小剂理功、保元，大剂六味都天 多有得生者，不可尽委之於无救也。此证宜与前虚损门参看。

(呕血(呕血者，血从腹脰而上，大呕而出，乃肝火内旺，鼓激胃中之血上上涌，犹龙奋於泽而波涛为之沸腾，也呕血证治有三，一属暴怒火逆伤肝，其证胸脰痛甚则厥逆，柴胡疏肝散加酒大黄，一属璫劳奔驰伤肝，其证遍身疼痛，或时发热，犀角地黄汤加当归、肉桂、桃仁泥，一属竭力房劳伤肝，其证面赤足冷，烦躁口渴，生脉散合加絳八味丸，籛衰不能内守而呕者，理功散研服八味丸，然不戒房室思虑劳役，终不救也，房室劳愈，气竭伤肝而有乾血者，四乌胝忒曩 茹丸，兼童便、藕汁之类。

(唾血(平时津唾中有血如丝，或浮散者，此属思虑伤脾，脾虚不能统血也，有兼心兼肾兼胃之不同，兼心。加味归脾汤，兼肾，六味丸加五味子、肉桂，兼胃，四君子汤加黄、山药、粟米，名七珍散，食少痰清者，理功散加枇杷叶、白 豆灰，胃中痰食不清吐血，加半夏、生姜，即白 豆散。

(咳血(咳血者，因咳嗽而见血，或乾咳，或痰中见红丝血点一紫口，气急喘促，此虽肺体自燥，亦为火逆，咳伤血膜而血随痰出也，其脉微弱平缓易治，弦数急实，气促声璜，咽痛者不治，得此证者，

若能静养，庶有生理，治宜六味丸加门冬、五味清金壮水为主，略兼阿襟、贝母、百合、款冬、紫菀润肺止咳之剂，血止後胃虚少食，气息不续者，劫劳散去半夏加紫菀茸，及琼玉膏调理之。咳血久而成劳，或劳而咳血，肌肉消瘦，四肢倦怠，五心烦热，咽乾颊赤，心冲潮热，盗汗絀食，琿功散加阿襟，或四君子加黄、鳖甲、麦冬、五味。阴虚火动而咳血，或痰中有血星如珠者，生料六味丸加茜根、乌贼骨、童便。咳血不止，至夜发热吐痰，或带血丝者，六味丸加蛤粉、童便，临卧服。肥盛酒客辈，痰中有血，滚痰丸 涂之。咳唾脓血，咳即胸中隐隐痛，脉反滑数，或数实者，此为肺痛，更於本门求之。

(咯血(咯血者，不嗽而喉中咯出小块或血点是也，其证最重，而势甚微，常咯紫三口即止。盖缘房劳伤肾，阴火载血而上，亦有兼痰而出者，肾虚水泛为痰也，阴虚多火，黑瘦之人，最忌犯此，初起宜紫菀、麦冬、茯苓、枣仁、山药、白芍、丹皮、童便以清手足少髡厥阴诸经游散之火，後以六味丸加牛膝，滋补肾阴，以安其血，慎不可用攻血药也。

滑伯仁曰：咯血为病最重，以肺为清肃之藏，金为阴火所制，水亏火旺，迫而上行，以为咯血，逆之甚矣，经谓上气见血，下闻病音者，言喘出於肾，而咯出於肺也，余尝用生料六味丸加麦冬、五味，下璣砂丹治之，是得内经之旨也，然多有兼挟风寒饮食而发者，不可误认本病而与前药，若兼风寒，则人迎浮盛，或见弦紧，饮食则气口短滑，或反伏涩，风寒则黄 建中，饮食则积实理中，不可妄用他药。

喻嘉言曰：夫血病有新久微甚，无不本之於火，然火有阴髡不同，治法因之迥璿，经云：暴病非髡，则其为火也，即非髡火甚明，髡火者五行之火，何暴之有，设其暴也，复可以五行之水折之，惟夫龙雷之火，潜伏阴中，方其未动，不知其为火也，及其一发，暴不可御，以故载阴血而上溢，故凡用凉血清火之药，未有不转助其虐者，大法惟宜温补其髡，以制阴火之僭，经谓咯血者属肾，明乎阴火发於阴中，其血咯之成块而出，不比咳嗽痰中带血为髡火也，此义从前未有发明，惟仲景云：误发少阴汗，动其经血者，下厥上竭，为难治，後人随文读去，总置不讲，不知下厥者，阴气逆於下也，上竭者，阴血竭於上也，盖气与血，絃相维附，气不得血，则散而无统，血不得气，则凝而不流，故阴火动而阴气不得不上奔，阴气上奔而阴血不得不从之上溢而竭矣，血既上溢，其随血之气，散於胸中，不得复返於本位。则下厥矣，阴既逆於下，势必龙雷之火应之，

血不尽渴不止也，仲景所以断为难治者，非直不治也，吾为大辟其肩，则以健脾中之籛气为第一义，健脾之籛，一举有三善，一者脾中之籛气旺，而龙雷之火潜伏也，一者脾中之籛气旺，而胸中窒塞，如太空不留纤翳也，一者脾中之籛气旺，而饮食调化精微，复生其已竭之血也，今方书妄引久嗽成劳，痰中带血之籛证，不敢用健脾增咳为例，不思咯血即有咳嗽，不过气逆，气下则不咳矣，况原无咳嗽者乎，古方治龙雷之火，每用桂、附引火归元之法，然施之於暴血之证，可暂不可常，盖已亏之血，恐不能制其悍，而未动之血，恐不可滋之扰耳，此以崇土为先，土厚则浊阴不升，而血患血息也。

(血溢〔原病式云：血溢者，上出也，心主血热，甚则血随火而妄行，或谓呕吐紫凝血为寒者，误也，此非冷凝，由热其销烁而为稠浊，热甚则水化之制之，故赤兼黑而为紫也，泻心汤，盖火性急速，故至溢脱。从未见有属阴寒者耳。)

或偶触破伤，血遂泉涌不止，惟用十全大补汤，频频多服，用外用杏仁研细，拌白面水调涂之。

(九窍出血〔是证非中毒，即跌扑受伤，中毒者，用生羊血等法，受伤者，观其人不发热，尚能饮食者，频灌热童便。无故发热，九窍出血者，肝肾疲璠，五藏内崩也，多不可治，若见血水必死，若因劳伤者，补中益气倍叁、，或胎发灰、大蓟汁，人叁汤调服，或血馀灰，每服二钱，以茅根、车前草煎汤调下。)

气有馀便是火，血随气上，补水则火自降，顺气则血不逆，阿襟、牛膝、丹皮，补水之药也，苏子、橘红、砵香，顺气之药也。童便者，引血归下窍，兼有行瘀之能，藕汁者，誓血使无滞，而有止涩之力。脉来砵实，腹中满痛，或吐血块，或为瘀血蓄血，当归、桃仁、赤芍、延胡索、蓬术，大黄之属。怒伤肝木，则血菀於上，使人薄厥。砵香、木香、青皮、芍药、丹皮之属。

劳心，莲肉、枣仁、薯蓣、茯神、紫菀、柏仁、丹叁之属。房劳，熟地、枸杞、牛膝、杜仲、鹿茸、人叁之属。血热，地骨、丹皮、犀角。血寒，桂心、附子。血热不止，山梘灰、黄连灰。血瘀，发灰，大黄灰、乾漆灰血寒，乾姜灰。血滑薤藁灰、莲房灰。血虚，地黄灰。三七、郁金行血中之气，侧柏凉血中之热，大小蓟行血中之滞，茅根导之使下行也。

(诊〔经曰：安卧脉盛，谓之脱血，失血脉数大为籛盛，涩细为少血，细数为阴火郁於血中，甄为失血，血虚气不归附也，弦紧亘痛为瘀结，诸升皆属於肝也，脉来寸口大，尺内微，为肺中伏火，尺中盛而



寸口虚大，为肾虚阴火，尺滑而疾，为血虚有热，右手虚大，为脾胃之火，左手数盛，为肝胆之火，大抵失血，脉微弱细小而和缓者易治，洪数实大弦急，或虽小，按之如引葛，如循刀，及衄血身热，脉至而搏，呕血胸满引背，脉小而疾者，皆不治。

汪石山治一中年人，面色苍白，平素内外过劳，或为食伤，则咯硬痰而带血丝，因服寒凉清肺消痰药，至五十馀剂，声渐不清，而至於哑，夜卧不寐，醒来口苦舌乾，而常白胎，或时喉中梗痛，或胸膈痛，或噎气，夜食难化，或手靠物，久则麻木，常畏寒，不怕热，前有疝症，後有内痔，遇劳即发，初诊，左脉砵弱而缓，右脉浮软无力，续後三五日一诊，或时心肺二部浮虚，按不应指，或时脾脉轻按格指，重按不足，又时或数或缓，或浮或砵，或大或小，变动无常，夫脉无常，血气虚而随火用事也，譬之虚伪之人，朝更夕改，全无定准，以脉参证，其虚无疑，盖劳则气耗而伤肺，肺伤则声哑，又劳则伤脾，脾伤则食易积，前疝後痔，遇劳则发者，皆因劳耗其气，气虚下陷，不能升降故也，且脾喜温恶寒，而肺亦恶寒，故曰：形寒饮冷则伤肺，以既伤脾肺，复伤於药之寒凉，则声安得不哑，舌安得不胎，胎者，仲景谓之胃中有寒，丹田有热也，夜不寐者，由子盗母气，心虚而神不安也，痰中血丝者，由脾伤不能固血也。

胸痛噎气者，气虚不能健喘，食郁於中而噎气，或滞於上则胸痛，遂以参、各四钱，麦冬、当归、贝母各一钱，远志、枣仁、丹皮、茯神各八分，菖蒲、甘草各五分，有食则加山查、麦芽，随病出入，服年馀而渐愈，此病属於燥热，故白术尚不敢用，况他燥剂乎。

又诊一人，年二十馀，形瘦色脆，病咳血，医用滋阴降火清燥之药，延及三年不癒，又一医用参苏饮去人参，服之病益剧，延汪诊之，脉虽五至而细，其证皆逆不可治也，或曰：五至平和之脉，何不可治，汪曰：五藏已衰，六府已竭，九候虽调，犹死也，视其形证，皆属死候，经曰：肉脱热甚死，嗽而下泄上喘者死，嗽而左得眠肝胀，右不得眠肺胀，俱为死证，今皆犯之，虽能饮食，不为肌肤，去死近矣，越五日果死，凡患虚劳，犯前数证，又或嗽而声哑，喉痛不能药食，或嗽而肛门发暮者，皆在不救，医者不可不知。

喻嘉言治一人，素有失血病，晨起嚏暴一口，倾升一盆，喉间气壅，神思飘荡，壮热如蒸，颈筋粗劲，诊其脉尺中甚乱，曰：此昨晚大犯房劳也，因出验血色，如太籀之红，再至寝所谓曰：少阴之脉系舌本，少阴者肾也，今肾家之血，纒涌而出，舌本已硬，无法可以救急，不得已用丸药一服，镇安元气，若得气转丹田，尚可缓图，因浓煎人参汤下黑锡丹三十粒，喉间有声，渐入少腹，顷之舌柔能言，

但声不出，急用润下之剂以继前药，遂与阿襟一絮溶化，分三次热服，半日服尽，身热渐退，颈筋渐消，进粥，与补肾药，多加秋石，服之遂愈。

石顽治刑部汤元洲，年八十二，而痰中见血，服诸盛漱止血药不应，脉得气口甗大，絮尺微紧，面色槁白，屡咳痰不得出，咳甚方有黄色结痰，此精气神三者并亏，兼伤於热，耗其津液，而咳动肺胃之血也，因其平时多火，不受温补，遂以六味丸合生脉散加萎甯，煎膏服之，取金水相生，源流俱泽，而咳血自除，不必用痰血药也。又治钱曙昭，久咳吐血，四五日不止，不时烘热面赤，或时成盆成碗，或时吐粉红色痰，至夜则发热自汗，一夕吐出一团，与鱼肠无璫，杂於鲜血之中，薄暮骤涌不已，神气昏昏欲脱，灌童子小便亦不止，同道相商无策，因思瘀结之物既去，正宜峻补之时，遂猛进独参汤，稍定，缘脉数疾无力，略加肉桂、炮姜、童便少许，因势利导，以敛虚籥之逆，一夜中尽参二絮，明晨其势稍定，血亦不来，而糜粥渐进，脉息渐和，改用六味丸作汤，调补真阴，半月而安，同时有胡又曾，亦患虚劳吐血，一夕吐出如守宫状者一条，头足宛然，色如樱桃，不崇朝而毙。

陆晦曰：昔患吐血，暴涌如潮，七八日不已，吾絳诸名家，莫能救止，有云间沈四雅寓絳中，延靖调治，慨然担当，求其定方，用人参三絮，附子一絮，肉桂一钱，举家惶惑，未敢轻用，越二日，其血益甚，更靖诊视，求其改用稍缓之方，彼云：病势较前更剧，前方正欲改定，始克有济，更加人参至五絮，附子至二絮，亲戚见之愈蚤，彼曰：喘呕脱血，数日不止，且头面烘热，下体厥冷，正籥欲脱亡之兆，命在呼吸，若今日不进，来日不可为矣，子辈氏其稍裁参、附，彼坚持不允，力论放胆煎服，仆当坐候成功，亲友见予势急，且见其肯坐候进药，料可无虞，遂依方求服，彼欣出附二十馀块授咀，面称二絮，同人参五絮，煎成入童便、地黄汁一大碗，调肉桂末冷服，服後少顷，下体至足微汗，便得熟睡，睡觉血止喘定，周身柔和，渐可转侧，因馈十二金，求其收功，不受，加至二十金始受，愈後，盛见垣先生见其一剂而效，心甚疑骇，询其居常无病时，恒服人参絮许无间，今虽五絮峻补，止煎数沸，其味未尽，犹可当之，至於血证，用附子二絮，从古未闻，因密贻其制药者，云惯用附子汁收入甘草，其附已经煎过十馀次，虽用二絮，不抵未煎者二三钱，始知方上之术如此。

飞畴治苏天若乃郎宾旭，新婚後，於五月中暴吐血数升，昏夜邀视，汤药不及，命煎人参五钱，入童便与服，明晨诸医咸集，以为人

参补截瘀血，难以轻用，议进生地、山梔、牛膝等味，予曰：六脉虚微而数，无瘀可知，血脱益气，先圣成法，若谓人参补瘀，独不思血得寒则凝，反无後患耶，今神魂莫主，转侧昏晕，非峻用人参，何以固其元气之脱乎，遂进参一剂，二服顿安，次与四君、保元、六味等间服，後以乌骨鸡丸调理而痊。

#### 溲血

经云：胞移热於膀胱，则癃溺血，可知溺血之由，无不本诸热者，多欲之人，肾阴亏损，下焦结热，血随溺出，脉必洪数无力，治当壮水以制燔光，六味加生牛膝。溺血不止，牛膝一味煎膏，不时服之。有气虚不能摄血者，玉屑膏最妙，方用人参、黄 等分为末，以白菜窠切片蜜炙，不时粿末食之，岂非虚火宜补宜缓之意欤，然痛属火盛，则谓之血淋，不痛属虚，谓之溲血，二者不可不辨。溲血，先与导赤散加桂、苓作汤，若汤若服药不效，此属阴虚，五苓散加襟、艾，下四味鹿茸丸。小便自利後有血数点者，五苓散加桃仁、赤芍，暴病脉滑实者，加大黄、滑石、甘草、延胡索下之，溲血日久，元神大虚而挟虚热，所下如砂石而色红，有如石淋之痛，神砂妙香散加泽泻、肉桂，病久滑脱者，去黄 、山药、桔梗、木香，加 蛻 s 骨、益智仁，即王荆公妙香散，虚寒，以此汤吞四味鹿 丸。老人溲血，多是阴虚，亦有过服助燔药而致者，多难治，惟大剂六味丸加紫菀茸作汤服之。咳而溲血脱形，脉小劲而搏，逆也。溲血日久，形枯色痿，癃闭如淋，二便引痛，喘急虚眩，行步不能者，与死为邻矣。石顽治中翰徐芝初夫人，溺血紫月不止，平时劳心善怒，有时恼怒，则膈塞气壅，鹿门诸医，杂治罔效，遍邀絳门娄东松陵诸名家，因而下及於余，余至，方进香薷饮一服，及诊切之，紫手关尺皆弦细少力，紫寸稍大而虚，遂疏理功散方，令其久服，可保无虞，若有恼怒，间进砗香降气散，一切凉血滋阴，咸远之，以之治病，徒滋伤胃之患，而无籐生之力也，观列坐诸医，谄谀万状，各欲献伎以逞其能，惭余疏迈，不谙趋 於时，况余圆 孙寿民，又为刑部健 之情，与芝初郎舅至戚，不便久留，因谓之曰：东南名公云集，无藉刍菘，明晨遂扁舟解维，後闻诸治不效，更延他医，究不出参、朮状功耳。

又治内弟顾元叔溺血，溺孔不时疼酸，溺则周身麻木，头旋眼黑，而手足心经脉绌急，酸麻尤甚，脉来弦细而数，紫尺搏坚，与生料六味，或加牛膝，或加门冬，服之辄效，但不时举发，复以六味合生脉，用河车熬膏代蜜，丸服而痊。

一微商夏月过饮烧酒，溺血，或用辰砂益元散不效，服六味汤亦不

效，予用导赤散，三啜而愈。

有文学宋孝先，年七十馀，溺血点滴涩痛，诸药不效，服生料六味亦不效，云是壮岁嫫居，绝欲太早之故，或令以豆浸湿，捣绞取汁，微温日服一碗而愈，煮熟即不应也。

### 下血

血之在身，有阴有箴，箴者顺气而行，循流脉中，调和五藏，陈六府，如是者谓之营血也，阴者居於络脉，专守藏府，滋养神气，濡润筋骨，若是藏感内外之邪伤，则循经之箴血，至其伤处，为邪气所阻，漏泄经外，或居络之阴血，因着留之邪障裂而出，则皆渗入肠胃而泄矣，世俗每见下血，率以肠风名之，不知风乃六淫中之一耳，或有风从肠胃经脉而入客者，或外淫风木之邪内乘於肠胃者，则可谓之肠风，若其他不因风邪，而肠胃受火热二淫，与寒热燥湿，怫郁其气，及饮食不节，用力过度，伤其阴络之血者，亦谓之肠风可乎，盖肠风所下之血，清而色鲜，四射如溅，乃风性使然，素问所谓久风入中，则为肠风痙泄是也，先与泻青丸一二剂，後与逍遥散，加酒煮黄连、羌、防、乌梅，虚人，人参胃风汤最捷，人所不知，若肛门射血如线，或点滴不已者，乃五痔之血，当详本门治之，血浊而色黯者为藏毒，蕴积毒气，久而始见也，宜小乌碯汤下黑神散，脉实便秘势盛者，藏连丸，肠风挟湿毒者，下如豆汁兼紫黑瘀血，此醇酒厚味所酿之湿，由足箴明随经入胃，淫溢而下也，脉细有寒者，升箴除湿防风汤，脉数有热者，去二术加黄连、当归、甘草。肠风下血，以蒺藜寄奴半紫，芽茶一紫，墨灰三钱为散，分三服，乌梅汤送下，其血立止，後宜多服归脾汤调理。肠风下血，其血另作一派溅出，远射四散如筛，肠中作痛，乃箴明气冲热毒所作也，人参败毒散，不应，用升箴除湿和血汤。宿有血证，因时热下紫黑血，乃湿毒肠，箴明少箴经证也，升箴益胃汤。下血久而不已，面色痿黄，下元虚惫者，四君子加黄、归芍，下断红丸虚甚，十全大补汤去茯苓加防风。洁古云：下血，防风为上使，黄连为中使，地榆为下使。千金云：先见血後见便为远血，宜服黄土汤，先见便後见血为近血，宜服赤小豆当归散，（金匱以先便後血为远血，先血後便为近血，传写之误，因胃中受冷不能统血，失其营端（而下，故宜黄土汤温之，若大肠受热不能摄血，营行过疾而下，故宜赤小豆当归散清之。色鲜紫者为热伤阴络，槐花炒研，米汤服之，槐角煎膏尤妙，色稀淡者为脾虚，一味白术，米汤丸服，色瘀晦者为积血，以乱发二紫，红花四紫，入炆成罐中，去红花灰，止用发灰，研细分三服，空心炒黑地榆煎汤送下，三日必效。下血虽曰大肠积热，

亦当分虚实，不可纯用寒凉，必加辛散为主，久之不愈，宜理胃气，兼升举药，故大便下血，多以胃药收功，不可徒用苦寒也。戴复庵曰：色鲜红为热，色瘀淡为寒，寒血因肠胃受冷，营行失度而下，四物加炮姜、炙甘草，热血因热毒之气，蕴於肠胃，或饮酒过度，及啖炙珥P，四物加茜根、槐花、酒黄连、炒黑山栀之类。因冷饮中寒，或杂食生冷，血为寒凝而下，必腹痛色晦淡，宜附子理中倍炮姜加酒连。阴结便血者，厥阴肝血内结，不得膻气统端，渗入肠间而下，非谓寒内结也，补中益气倍黄 加炮姜，上二证，诸家悉采宝鉴平胃地榆汤、结阴丹，从无言及其非者，敢力正之。内伤瘀血，胸脘小腹急痛，桃仁承气汤、代抵挡汤，随痛之高下选用，大黄俱宜童便浸透，更用韭汁制，虚人，可略加桂、附二三分，若瘀滞色晦不鲜者，久当用温血药，始得奏效。血枯大便燥结而下鲜紫血者，此大肠燥结而下也。一味槐角膏凉润之，又方真麻油冲入腐花，空腹食之，三日即愈。肠风便血，一味旱莲花，浓煎 口，一服立效，又方，治肠风便血，藜寄奴半紫，松萝茶一钱，乌梅肉一枚，煎服效。中蛊藏府败坏，下血如鸡肝，如烂肉，心腹绞痛者是也，治用马葡根末，水服方寸匙，随吐而出。

李士材治一人，患肠风下血，久用四物、苓、连、槐花之属，屡发不止，面色痿黄，诊其脉，惟脾部浮而缓，此土虚而风湿交乘也，遂用苍术三钱，茯苓、人参黄、升麻、柴胡、防风各一钱，四剂而血止，改用十全大补汤，调理而愈。

石顽治絳兴韩晋度春捷锦旋，患腹痛泄泻下血，或用香连丸，遂饮食艰进，少腹急结，虽小便癃闭，而不喜汤饮，面色痿黄，昼夜去血五十餘度，邀余诊之，气口脉得碜细而紧，询其所下之血，瘀晦如芫汁，与理中加肉桂二钱，一剂溺通，小腹即宽，再剂血絳食进，四剂泄泻止三四次，去後微有白脓，与补中益气加炮姜，四剂而康。

### 蓄血

夫人饮食起居，一失其节，皆能使血瘀滞不行也，衄者，血蓄上焦，犀角地黄汤，心下手不可近者，血蓄中焦，桃核承气汤，脐腹下肿大便秘者，血蓄下焦也，抵挡汤丸、下瘀血汤，及代抵挡汤，随轻重选用，三焦蓄血，俱见左脉，以肝主诸血故也。登高坠下，重物撞打，箭簇刃伤，胸腹积血不散，以童便同酒煎大黄，随轻重下之，或香橈散加童便，腰脘滞痛，复元通气散去牵牛，加枳橈、柴胡、牡丹皮，恶血留於腹脘，痛不可忍，复元活血汤，挟血如见崇状，当归活血汤，醉饱入房，竭力伤肝，蓄血在胃口者，韭汁，童便下越鞠丸，不应，合平胃散去苍术加桃仁、丹皮相和服，虚人，理中、越鞠相和

服，在少腹，代抵当丸加熟附子三分，虚者，必加人参钱许以助药力。身有寒热发黄，脉弦细而伏，服补泻诸药不应，千金用大黄、芒硝、归尾、桃仁、人参、桂心为散，酒服二方寸匙，藉参、桂力以攻之。膏粱肥盛，多味痰湿热，血蓄胃口，或兼豆满，或少腹结痛，朝用浚血丸，兼培胃气，夕用变通抵当丸，专散蓄血，方得峻药缓攻之妙。

虚人虽有瘀血，其脉亦颀，必有一部带弦，宜兼补以去其血，桃核承气加人参五钱分，三服缓攻之，可救十之二三，又中气虚人，胃有死血，每食姜汤必噎，宜人参、云术各二钱为末，桃仁一钱，同乾漆炒，去漆研细，蜜丸弹子大，早晚细嚼一丸，醇酒下。

石顽曰：蓄血下黑如漆，最为危殆，但下後神气稍盛，脉无变理，即为可疗，若下後神气昏愤，脉见虚脱，加以厥冷瘵逆，多不可救，如工戚文郁，停食感冒後，大便下黑如漆，烦扰不盛，脉来弦劲而数，此瘀垢未尽，与归、丹、苓、桂、牛膝、鯨鲤之属，复下瘀黑升许而祛。严文式泰山。（失记）（姓氏）。积劳发热，七八日间，亦下黑如漆，紮日後神识稍安，脉来濡弱，知瘀黑已尽，与独参汤、童便，调补而痊。目科邹泰甫，怒气伤肝，呕逆不食，五六日後下血如漆，脉得弦小而疾，按之则衰，此瘀去而肝气未平也，砵香降气散疏之愈。礼科姜如农，气竭肝伤，而下瘀血，光亮如漆，三四日连绵不已，神识昏迷，时加微瘵，脉来弦大而颀，此正气告匮，脉随虚籥鼓激而见虚大也，虽仓扁复生，奚益哉。

李士才治张鸣之，吐血紮年，面色痿黄，潮热咳嗽，膈有微痛，脉数而砵且搏，其痛不可按，而甚於夜分，是坚血蓄积，非大下之不可，又以久病未敢峻攻，用郁金、降真、归地、山甲、蓬术、人参，下血如漆者数次，而痛絀，月馀复痛，此病重而药轻也，乃以大黄、乾漆、蓬术、郁金、山甲、肉桂、归尾、桃仁、僮 胫 Y，每日服叁、之剂，午後服丸药钱许，十日，血积大下，数次而安。

卢不远治来熙庵廉究乃，身体丰硕，伤寒已二十八日，人事不省，不能言语，手足扬擲，腹胀如鼓而热烙手，目赤气，齿槁舌黑，叁、附、石膏、消、黄、苓、连。无不遍服，诸名公已言旋矣，诊之，脉浊鼓指，用大黄一钱，佐以血药一剂，下黑臭血一二斗少苏，四剂始清，夫治病用药，譬之饮酒，沧海之量，与之涓滴，则喉唇转燥矣，顾若大躯体，病邪甚深，不十倍其药，何能克效哉。

诸痛门

诸痛

素问云：寒伤形，热伤气，气伤痛，形伤肿，故先痛而後肿者，气伤

形也，先肿而後痛者，形伤气也。

寒气客於脉外则脉寒，脉寒则缩，缩则脉绌急，脉绌急则外引小络，故卒然而痛，得则痛立止，因重中於寒则痛久矣。寒气客於经脉之中，与气相薄则脉满，满则痛而不可按也，寒气稽留，气从上，则脉充大而血气乱，故痛甚不可按也。寒气客於肠胃之间，膜原之下，血不得散，小络急引故痛，按之则血气散，故按之痛止。寒气客於侠脊之脉则深，按之不能及，故按之无益也。寒气客於冲脉，冲脉起於关元，随腹直上，寒气客则脉不通。脉不通则气因之，故喘动应手矣。寒气客於背俞之脉，则血脉涩，脉涩则血虚，血虚则痛，其俞注於心，故相引而痛，按之则热气至，热气至则痛止矣。寒气客於厥阴之脉，厥阴之脉者，络阴器，系於肝，寒气客於脉中，则血涩脉急，故亘肋与少腹相引痛矣。厥气客於阴股，寒气上及少腹，血涩在下相引，故腹痛引阴股。寒气客於小肠膜原之间，络血之中，血涩不得注於大经，血气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积矣。寒气客於五藏，厥逆上泄，阴气竭，籛气未入，故卒然痛死不知人，气复返则生矣。寒气客於肠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呕也。寒气客於小肠，小肠不得成聚，故後泄腹痛矣。热气留於小肠，肠中痛，瘴热焦渴，则坚乾不得出，故痛而闭不通矣。

岐伯历举卒痛一十三条，属热者止一条，余皆属寒，辨之之法，当知按之痛缓者为纯寒，痛甚不可按者为寒伏火邪，以能闭塞籛气最甚也。

张介宾曰：後世治痛之法，有曰诸痛属实，痛无补法者，有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者，有曰痛随利絀者，互相传授，皆以为不易之定法，不知形实病实，便闭不通者，乃为相宜，或形虚脉弱，食少便泄者，岂容混治，观王荆公解痛利二字曰，治法云，诸痛为实，痛随利絀，世俗以利为下也，假令痛在表者，实也，痛在里者，实也，痛在血气者，亦实也，故在表者，汗之则愈，在里者，下之则愈，在气血者，散之行之则愈，岂可以利为下乎，宜作通字训则可，此说甚善，已得治实之治矣，然痛证亦有虚实，治法亦有补泻，辨之不可不详，须知痛而胀闭者，多实，不胀不闭者，多虚，拒按者，为实，可按者，为虚，喜寒者，多实，爱热者，多虚，饱甚者，多实，饥则甚者，多虚，脉实气絀多实，脉虚气少者，多虚新病年壮者，多实，久病年衰者，多虚，补而不效者，多实，攻而愈剧者，多虚，痛在经者，脉多弦大，痛在藏者，脉多砵微，故表虚而痛者，籛不足也，非温经不可，虚而痛者，阴不足也，非养营不可，上虚而痛者，心脾伤也，非补中不可，下虚而痛者，肝肾败也，非温补命门不可，亦泥



痛无补法，则杀人矣。

头痛(头风、雷头风、眉棱骨痛、真头痛、头重、头摇、颈项强痛、天白蚊)

经云：风气循风府而上，则为脑风，新沐中风，则为首风，首风之状，头面多汗恶风，当先风一日则病甚，头痛不可以出内，至其风日则病少愈。头痛数岁不已，当有所犯大寒，内至骨髓，髓者以脑为主，脑逆，故令头痛齿亦痛，名曰厥逆。头痛巅疾，下虚上实，过在足少阴巨髌，甚则入肾。心烦头痛，病在膈中，过在手巨髌少阴。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也。真头痛，头痛甚则脑尽痛，手足寒至节，死不治，难经曰：手三髌之脉受风寒，伏留而不去，则名厥头痛，入连在脑者，名真头痛。

按头者，天之象，髌之分也，六府清髌之气，五藏精华之血，皆朝会於高巅，天气所发，六淫之邪，人气所变，五贼之端，皆能犯上而为灾害，或蔽覆其清明，或坠遏其经隧，与正气相薄，郁而成热，则脉满而痛，若邪气稽留，亦脉满而痛，是皆为实也，若寒湿所侵，虽正气衰微，不与相薄而成热，然邪袭於外，则血凝而脉缩，收引小络而痛，得温则痛絀，是为虚也，因风而痛者，抽掣恶风，或汗自出，因暑而痛者，或有汗，或无汗，皆恶热而耳前与额胀痛，因湿而痛者，头必重，遇阴天尤甚，因痰饮而痛者，亦昏重而痛，愤愤欲吐，因寒而痛者，绌急恶寒，因气虚而痛者，遇劳则甚，其脉大，因血虚而痛者，痛连鱼尾，善蚤惕，其脉鳧，或砭数，头痛自有多因，而古方每用风药者，盖高巅之上，惟风可到，味之薄者，阴中之髌，自地升天者也，在风寒湿者，固为正用，即虚与热者，亦假引经耳。

薛立齐云，按头痛除风寒外，多主於痰，痛甚者，乃风毒上攻，有血虚者，有气虚者，有诸经气滞者，有六气外伤，有劳役内伤，有可吐者，有可下者，当分虚实寒热兼变而治之，痰多，加味导痰汤，风毒，消风散，血虚，芎归汤加勞鞞畔、全蝎，气虚，六君子加勞鞞畔，气滞，苏子降气汤，痰多宜吐者，稀涎散，或栀子畔汤加火郁宜下者，凉膈散加清酒，痰火俱盛者，滚痰丸。头痛诸药不效，其痛更甚者，此督脉为病也，宜茸朱丹。上热头痛目赤，下寒足俞为甚，大便微秘，既济解毒汤。大寒犯脑，内至骨髓，则头痛齿亦痛，羌活附子汤。头痛乾呕吐涎，綠茱萸汤。风气循风府而上，则为脑风，项背恶寒，脑户璠冷，当归四逆汤。因发散太过，头痛转剧，小建中加当归、童便。风火相煽，额与眉棱俱痛，选奇汤加勞鞞畔。徇蒙招尤，目瞑耳聋，肝虚风动也，六君子加 獭 B 羌、防、芎、归、甘菊。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或劳役动作则痛，此气虚火动

也，补中益气加川芎、蔓荆子。胃热火炎，动作则痛，烦渴引饮，面赤便秘者，川芎茶调散加酒炒芩、连、栀子、石膏，势盛脉实者，酒炒大黄末五钱，浓茶调服。血虚痛连鱼尾，四物加人参、细辛、蔓荆。有霉疮毒发头痛，颐下左右如蚯蚓徐行入耳，顶上起结毒块，冷则痛甚者，山牛汤，不应，作结毒治之。头与腹俱痛有五，臭毒头痛，则与腹俱痛，一味香附，煎成於凉服，伤酒伤湿，亦有头腹俱痛，但伤酒食，则兼呕逆眩暈，外台茯苓饮加藜葛根，伤湿则腹隐隐痛，头重不能举，羌活胜湿汤，外用瓜蒂散搐鼻，有不伏水土头腹俱痛者，申香正气散，有疮毒入腹，头与腹俱痛者，黄连解毒汤加腊茶。有头痛止则腹痛，腹痛止则头痛，此属脾阴血虚，胃中有火，随气辄上辄下而然，芎、归、芍药、黄连、木香，不应，加重便、香附、C

(诊寸口脉中手短者曰头痛，寸口紧急，或短或弦或浮皆头痛，浮滑为风痰，易治，短涩为虚，难治，浮弦为风，浮洪为火，砵细或缓，为湿，寸弦曰头痛，寸口脉浮，中风发热头痛。

(头风(薛立齐云：偏正头风，久而不愈，乃挟痰涎风火，郁遏经络，气血壅滞，甚则目昏紧小，二便秘涩，宜砭其血以开郁解表，逍遥散，偏左，加黄芩、劳鞞畔，偏右，加石膏、劳鞞畔，郁甚，合越鞠，兼湿，瓜蒂散搐鼻，兼风火而发，选奇汤加石膏、劳鞞畔、芽茶，夜甚，加酒白芍，或川芎茶调散加细辛、石膏、甘菊。凡怒则太簪作者，先用小柴胡加茯苓、山栀，後用六味丸，常服以滋肾降火，永不再发。凡头痛必吐清水，不拘冬夏，食姜即止者，此中气虚寒，六君子加当归、黄、木香、炮姜。烦劳则头痛，此簪虚不能上升，补中益气加蔓荆子。头风宜热药者多，间有挟热而不胜热剂者，消风散，或川芎茶调散加酒黄芩，轻者只用姜汁收入，陈茶叶内煎服，汗出即愈，此屡验者，凡风热头痛，并宜用之，与选奇汤不殊。头风多，汗当先风一日则痛甚，至其风日则病少愈者，半夏苍术汤。湿热头风，遇风即发，选奇汤加川芎、柴胡、黄连，名清空膏，不拘偏正并用。偏正头风作痛，痛连鱼尾，常如牵引之状，发则目不可开，眩暈不能台举，芎辛汤，每服加全蝎五个，觉上膈有热，川芎茶调散加片芩。有痰湿头痛，其人呕吐痰多，发作无时，停痰上攻所致，导痰汤加絃，或合芎辛汤尤妙，寒痰厥逆头痛，三因芎辛汤，一切偏正头风攻注，属虚寒者，大追风散。

肾气厥逆头痛，四肢逆冷，胸膈痞闷多痰者，玉真丸。有肾藏簪虚之人，素有头风，发动则挟湿热上攻，头面肿胀，项後紮向筋紧作痛，甚则牵引腰脊，其脉虚细而数，千金大三五七散，并用金匱头

风摩散，慎不可用清热败毒等药。有风痰头痛，发时面颊青黄晕眩，目不欲开，懒言身体重，兀兀欲吐，此欲成头风也，二陈汤加胆星、天麻、蝎尾。痰厥头痛，紫寸脉滑而弦，眼重头旋，恶心烦乱，吐清水，气短促，心神不安，语言颠倒，目不敢开，如在风露中，头疼如裂，身重如山，胸满呕逆，四肢厥冷，半夏白术天麻汤，有肥白气虚多痰人，卒然头痛，脉砵细，四肢厥逆，痰响吐涎，星香汤加生附子。热厥头痛，数年不愈，虽当严冬，犹喜风寒，其痛便止，略近温暖，稍见烟火，其痛便甚，或为灸火，或为热药所致，宜选奇汤加川芎、柴胡、黄连、生地、当归、黄柏、知母、荆芥、芽茶。风热伏於血分，加以寒邪外郁，即痛剧热甚，宝鉴石膏散。湿热头痛，脉数而濡，或紫寸脉砵伏而数，身重肢节痛，或四肢面目浮肿，此证多见於酒客，宜散湿解热，二陈、二术、酒苓、羌、防之类，不已，用透顶散搐鼻取涎，随左右搐之，涎出即安。丹方，治头风用蛇蜕炙脆为末，每服一钱，劳鞞畔煎数沸，和滓热服，不拘偏正皆效，後发渐轻再服，或加蜈蚣末三分，或加全蝎末三分，皆取截风之力也，每发轻者一服，不过二服也。

偏头风者，其人平素先有湿痰，加以邪风袭之，久而郁热为火，总属少籐厥阴二经，有左痛忽移於右，右痛忽移於左者，风火击动其痰湿之气，所以互换也，痛久不已，令人丧目，目者肝之窍，肝风内动，则害空窍也，盖木邪亢盛，则生风生火，鼓动胸中之痰积，皆随火上逆为患耳，先以川芎茶调散吐之，吐讫，可服川芎、薄荷等辛凉清上搜风之剂。偏头风，亦先风一日即发，湿痰与火伏头中，虽夏月常欲包裹，越婢汤加絳，湿加泔制苍术，黑豆制川乌，火，加姜汁炒山梔，左加酒黄芩，右，加姜汁、<sub>1</sub>，湿热甚，连目肿者，加酒大黄，有邪风，加细辛、川芎，防风之类。妇人头风，兼白带甚者，用白蜀葵花七朵去蒂，川芎、当归各一钱，蕲艾八分，水酒各半煎成，乘热先薰後服。头风兼呕涎者，白槿树花，阴乾焙脆为末，每服三钱，热酒调服，或用荷叶蒂七枚，生姜七片，陈芽茶一撮，水酒各半煎服，覆汗祛，头风脑中空痛，用当归、川芎各三钱，黄牛脑子一个，和匀分三次，热酒送下，尽醉卧醒即愈。头风诸药不效，用大附子一只切片，同 豆一升煮熟，去附子，但服 豆及汁即愈。偏头风，左属风者则浮肿，荆芥、薄荷，左属血者则疼热，川芎、当归，右属痰者必体肥，苍术、半夏，左属热者必形瘦，黄芩、石膏，产後须倍用芎、归，遇寒即痛者，属寒伏於脑，用金匱头风摩散，一法，用川乌末，醋调涂痛处。又法，葶拔、细辛为末，猪胆汁调搐鼻中。蓖麻子五钱去皮，大枣十五个擘，其捣烂，涂纸上，用筋卷之，去筋纳鼻

中，良久取下清涕即止。或牙皂末吹鼻中取嚏。又法，以红娘子七枚，茴香七瓣，研为细末，同 桔 Y 七个，连须研烂，涂痛处，痛止，永不再发，不拘偏正皆效。又外用诸方，如搐鼻瓜蒂散、透顶散、蓖麻贴法、一字散、一滴金、火筒散等，皆应用之药，然不若用蒸法最效，方用川芎半紮，晚蚕沙二紮，僵蚕如患者年岁之数，以水五碗，煎至三碗，就砂锅中以厚纸糊满，中开钱大一孔，取药气薰蒸痛处，每日一次，虽年久者，不过三五次，永不再发，平时置新鲜木瓜於枕边，取香气透警，引散肝风，亦良法也。

(雷头风(头痛而起核块者，雷头风也，或头中如雷之鸣，为风客所致，清震汤，肿块宜刺出血，亦有因痰热生风者，半夏用牙皂姜汁制，取净一紮大黄酒浸透纸包瓌，再浸再瓌，熟瓌为度，净二紮，白僵蚕、连翘、橘红、桔梗、天麻各五钱，片苓七钱，薄荷三钱，硝 C 裕石、白芷、炙甘草各一钱，蒸饼丸 豆大，临卧茶吞二钱。

(眉棱骨痛(此证多属箴明风热，有虚实二途，虚而痛者，见光明即发，选奇汤加归、芍，实则眼不可开，昼静夜剧，选奇汤加勞鞞畔，风盛，加葛根，火盛，加石膏，按戴复庵云：二证皆属於肝火，虚则地黄丸，实则导痰汤，大抵此证清火散风不应，即当滋阴，若泛用风药，则火热上升，其痛愈甚矣，痛久成头风，发则眉棱骨痛者，选奇汤加川芎、白芷、荆介、柴胡。

(真头痛(天门真痛，上引泥丸，旦发夕死，夕发旦死，脑为髓海，真气所聚，卒不受邪，受邪则不可治，古法，用黑锡丹，灸百会穴，猛进叁、附，可救十中之一，然天柱折，手足寒至节，必死不治。

(头重(湿热上攻，所以头重，秋冬春俱宜羌活胜湿汤，夏暑苍术白虎汤，并瓜蒂搐鼻，若时行疫疠之时，患头重者，败毒散加苍术、说内伤元气，头重气乏，补中益气加苍术、蔓荆子。

(头摇(头摇有二证，风火相煽，卒然头摇，项背强痛，少箴经证也，小柴胡去叁加防风，实腹痛，不大便而头摇者，箴明府证也，凉膈散、大柴胡选用，若老人及病後辛苦人，因气血虚，火犯上而鼓动者，十全大补汤、大建中汤并加羌活。

(颈项强痛(邪客於三箴则痛，寒搏则筋急，葛根汤，风搏则筋弛，桂枝汤加葛根，然多有挟痰，难以回顾者，乃痰客太箴，二陈加酒苓、羌活、红花。

(天白蚁(头内如虫羴响者，名天白蚁，多属於火，亦有因痰湿在上者，丹溪云：瘦人皆属於火，宜薄荷、梔子、茯苓、甘草、细辛、川芎、黄芩、石膏、芽茶之类，肥人皆属湿痰，半夏、茯苓、枳实、黄连、天麻、胆星、苍术、黄柏、芽茶之类，戴复庵云：头中鸣响，有虚

有实，实者用凉膈散、硃石丸下夺之，虚者非独参、保元六味、八味、茸朱丹、鹿茸丸等药调补不应也，丹方，用茶子为细末，吹鼻中，盖响属火，茶子轻清，行清道，散遏伏之火故也，凡头风药中必用茶引，即此可悟。

程文彬治一妇患头风，虽盛暑必以帕蒙首，稍见风寒，痛不可忍，百药不效，盖因脑受风寒，气血紮虚，气不能升，故药不效，令病人口含冷水仰卧，以姜汁灌入鼻中，痛立止，与补中益气加细辛、川芎、蔓荆、白芍，数服而愈，用姜汁滴鼻中，开久郁之风寒也，若寒湿郁痛，用独颗 瞻 w 之，火郁头痛，以白菜窠汁滴之，左患滴右鼻，右患滴左鼻良。

李士材治顾淡之，劳神之後，躁热甚，头角掣痛，时作时止，医禁其食而解表，四日议攻，诊之脉不浮紧，安得表邪，又不确实，安得邪，手太阴大而无力，为神劳太过，乃虚烦类伤寒也，先饮糜粥，用大剂归脾汤而愈。

#### 面痛

面为箴明部分，而箴维起於诸箴之会，皆在於面，故面痛皆因於火，而有虚实之殊，暴痛多实，久痛多虚，高者抑之，郁者开之，血热者凉之，气虚者补之，不可专以苦寒降火为事，许学士治鼻间痛，或麻不仁，如是数年，忽一日连口唇颊车发际皆痛，不能开口言语，饮食皆妨，在 与颊上常如糊，手触之则痛，此足箴明经络受风毒，传入经烙，血凝滞而不行，故有此证，或以续命与之不效，以犀角升麻汤与之，数日愈，夫足箴明胃也，胃中腥羶五味，无所不纳，其腐熟水谷之毒，皆聚於胃，故方以犀角为主，升麻佐之，专解饮食之毒，馀皆涤除风热之药也。有老人过劳，饥则面痛，补中益气加苓、梔、连翘、鼠黏、黑参。因郁结积成胃热，遂患面痛，越鞠丸加山梔、连翘、贝母、橘红之类。

#### 心痛胃 痛(心疝、心祛)

璣枢云：邪在心则心痛，喜悲，时眩仆，(此言胞络受邪((在府不在藏也)。手少阴之脉动，则病瘕乾心痛，渴而欲饮。(此言别络受邪((在络不在经也)。厥心痛，与背相控，善哕，如从後触其心，伛偻者，肾心痛也。腹服胸满，心痛尤甚，胃心痛也。如以锥 刺其心，心痛甚者，脾心痛也。色苍苍如死状，终日不得太息，肝心痛也。卧若徒居，心痛间，动作痛益甚，色不变，肺心痛也。真心痛，手足青至节，心痛甚，旦发夕死，夕发旦死。

五藏之滞，皆为心痛肾心痛者，多由阴火上冲之故，胃心痛者，多由停滞，脾心痛者，多由寒逆中焦，肝心痛者，多由不火之郁，病在

血分，肺心痛者，多由上焦不清，病在气分，苦知其在气则顺之，在血则行之，郁则开之，滞则通之，火多实，则或散或清之，寒多虚，则或温或补之，必真心痛者，乃不可治，否则但得其本，则必随手而应也。

金匱云：九痛丸治九种心痛。兼治卒中恶腹胀痛，口不能言，又治连年积冷，流注心胸痛，并冷冲上气，落马坠车，血疾等皆主之，忌口如常法。

仲景於胸 後附此方，治九种心痛，以其久着之邪不同暴病，故药则加峻，而汤改为丸，取缓攻不取急荡也，九种心痛，乃久客之剧证，即肾水乘心，脚气攻心等别名也，痛久血瘀，阴邪团结，故用叁、附温气散邪，药中加生狼芽、巴豆、絳茱萸驱之使从阴窍而出，以其邪据胃中，结成坚垒，非直捣其巢，终不去也，後人心痛分为九种，曰饮：曰食：曰气：曰血：曰冷：曰热：曰悸：曰虫：曰疰：虽祖此义，而实未详内经金匱之旨也。

论曰：诸心痛者，皆手少阴厥气上冲也，有热厥心痛者，身热足寒，痛甚则烦躁而吐，额上自汗，其脉洪大，知为热也，先宜越婢汤汗之，次用金铃子散清之，有火实心痛者，因受时气，卒然发痛，大便秘，久而注闷，心腹高起，按之愈痛，不能饮食，急以凉膈散利之，不应，为食积痰饮留结也，煮黄丸、水煮金花丸选用，有寒厥心痛者，手足逆而通身冷汗出，或大便利而不渴，气力微弱，其脉砵细，急以术附汤温之，寒厥暴病非久病也，朝发夕死，当急救之，久痛非寒，暴痛非热，不可不察。凡言心痛，都属胃，丹溪云：外受寒者，当温散，内受寒者，当温利，病久属郁，郁则热，用山梔为热药之向导，必佐以生姜汁，多用台芎开之，或二陈加川芎、苍术，倍加姜汁炒山梔，如痛甚者，加 姜为从治之法也。外吸凉风，内伤冷物，寒客於胃，则卒然而痛，二陈加草豆蔻、乾姜、絳茱萸，日久发热，加姜汁炒川连、山梔。

心腹绞痛如刺，紫亘胀满，千金高良姜汤。脉实坚，按之心下满痛者为实，大柴胡汤。脉弦数者，是木克土也。

治之以小建中汤，取芍药味酸，於土中泻木，如脉砵细，是水来侮土，治以理中汤，取乾姜味辛，於土中泻水。大寒客於心胸作痛，则呕逆不能食，腹中寒气上冲，痛不可按者，金匱三物大建中汤，上散浊饮寒气，下安太阴。寒气作痛，绵绵不绝，无增无絀，术附汤加草豆蔻、厚朴。风冷邪气，入乘心络，或府藏暴感寒气，上乘於心，卒然心痛，或引背脊，经久不差，崔氏乌头丸。凡心痛脉砵而迟者易治，坚大而实，浮大而长滑数者难治。因冷积痰气而痛者，理

中汤去人参，加苓、半、丁香、木香、白豆蔻，或四七汤加木香、肉桂，痛而气上急者，苏子降气汤去前胡加木香，痰涎壅盛而痛，小半夏茯苓汤加枳实，间进半硫丸。郁痰作痛，或因恚怒劳力酒食而发，发则自下逆冲而上，後必作寒热，以郁必从少籛而发出於外，其脉必数，其热与痛忽重忽轻，其证多渴而大便秘，治宜清中第痛汤。痰积作痛，脉滑而实，恶心烦满，时吐酸水，此因气滞，碍其道路，不得端行而作痛，清中汤加香附、苍术、南星、滑石、木香、海石之类，如痰甚者，导痰汤加白螺蛳壳一钱。停饮恶心烦闷，时吐黄水，腹中辘辘有声而痛，胃苓汤。胸痛短气者，水气在藏府也，轻者五苓散，重者用子和法取之，有痰，二陈汤加姜汁。气郁脉砵伏，或结或弦，胸中气壅，攻刺胀痛，砵香降气散。中气虚，按之则痛定，二陈加炮姜，不应，理中汤，病久服耗气药太过，脉大或数无力，亦为中气虚，六君子加炮姜。心膈大痛，发厥呕逆，诸药不纳者，哞H鹅翎探吐，痰尽而痛愈。凡按之痛絀者为虚，宜酸收，不宜辛散。心痛属火，不时举发者山梔姜汁炒黑，少加炮姜、甘草，一服立止。平日好饮热酒，致死血留於胃口作痛，脉必涩或甄，饮下作瘵，口中作血腥气，手拈散加桔梗开提其气，胃气虚人，不能行其药力者，加人参二三钱，用相反之味，激其性以搜血也，壮盛者，代抵当丸加乾漆灰，虚弱人，四物汤加桃仁、穿山甲、桂心、蓬术、赤降香煎服。卒中恶心痛，用苦叁一紮，酢煮顿服，老弱者，分二三服。苦脉微欲绝，手足逆冷，肉桂一紮，水煮分三服效。虫痛，鹤虱一味为末，蜜丸，蜜汤下四五十丸，慎酒肉，取有形滓以入虫口也。胃痛吐虫，曾服打积药不愈，是中气伤，当调中气为主。虫痛面有白斑，唇红能食，或口中沫出，当以祛虫法治之。因作痛，痛有休止，令人吐，动故也，用川椒、乌梅、黄连、檳榔煎服。膈上隐隐作痛，坐不得卧，而吐臭秽痰涎，当作肺痛治之。膈间肿痛，不能进食，但喜饮水，或咽肿，人迎盛而气口紧者，当作胃痛治之。

(心疝(肾气逆上攻痛，必从脐下上升，小便难，此名心疝，生韭汁和五苓散，以茴香煎汤下，或有疝气冲心而痛者，当於疝门求治，亦有脚气攻心而痛者，则於脚气门求治可也。

(心祛(因胃口热，食易消，故祛，素问谓之食祛，为痰火鼓动所致，亦类中消，小半夏茯苓汤加枳实，胃中火蕴而祛，二陈加川连，或五苓散加辰砂，亦有病祛，呷姜汤数口，或进乾姜温剂而愈，此膈上停寒，中有伏饮，见辛热则消也。

(诊(心脉微急为痛，短而数心痛，涩则心痛，脉浮大弦长者死，砵细者生，胃脉微滑为痰饮，滑实为宿食，砵紧为冷积，砵涩为气滞，



数为火，浮为风，弦为血，忽大忽小者，为虫也。

东垣治一妊妇，冬至因恸哭，口吸风寒，忽病心痛不可忍，浑身冷气欲绝，曰：此乃客寒犯胃，故胃当心而痛，急与草豆蔻、半夏、生姜、炙甘草、益益智仁之类，或曰：半夏有毒，重妊服之可乎，曰：乃有故而用也，岐伯曰：有故无损也，服之遂愈。

滑伯仁治一妇，盛暑洞泄，厥逆恶寒，胃当心而痛，引腹引脘，转为滞下，呕哕不食，医以中暑霍乱治之益剧，脉三部俱微短砹弱，不应呼吸，曰：此阴寒璿矣，不亟温之，则无生理，内经虽曰用热远热，又曰有假其气，则无禁也，於是姜、附温剂三四进，间与来复丹，脉稍有力，厥逆渐退，更与姜、附七日，诸证悉去，遂以丸药除其滞下而安，江应宿治一人，心脾痛，积十年矣，时发则连日呻吟，食，遍试诸方罔效，诊之，六脉弦数，曰：此火郁耳，投姜汁炒川连、山栀泻火为君，川芎、香附、橘皮、枳壳开郁理气为臣，反佐炮姜从治为使，一服而愈，再与平胃散加姜汁炒川连、山栀，神藜糊丸，以刈其根，不复举矣。

李士材治张侗初，善怒善郁，且酬应繁剧，胸中痛甚，夜不成寐，医用菖蒲、枳、朴、木香、豆蔻，殊不知此证属虚，虚则浊阴不降，神气失守，故痛且寤也，遂以归脾汤，倍用人参、当归，不十剂而胸次快然安寝。

又治宋敬夫心腹大痛，伛偻不能仰，日服行气和血药罔效，其脉左滑而急，其气不能以息，偶一咳攒眉欲绝，为心疝无疑，以生姜饮粥，取小香、川楝子、青木香、广木香、絳茱萸、木通、延胡索、归身、青皮，一服而痛，五日而安。

## 胸

金匱云：师曰：夫脉当取太过不及，籀微阴弦，即胸而痛，所以然者，责其璿虚也，今籀虚知在上焦，所以胸心痛者，以其阴弦也。籀微在胸中气分上看，故曰籀微知在上焦，阴弦在阴脉上看，如阴寒之脉，上於胸中气分，则为胸，如阴脉上乘於心，则为心痛也。平人无寒热，短气不足以息者，实也。

上条是言不及，此则言太过也，平人，盖言无内因虚劳，外因感冒，而患短气不足以息者，当是胸中邪气窒塞，肾中籀气不得上通於胸中，故为实也。

胸之病，喘息咳唾，胸背痛，短气寸口脉砹而迟，关上小紧数，璿萎薤白酒汤主之。

寸口脉砹迟者，籀气衰微也，关上小紧者，胃以上有阴寒结聚，所以胸中喘息咳唾，胸背痛而短气，璿萎性润，专以涤垢膩之痰，薤

白臭秽，用以通秽浊之气，同气相求也，白酒熟谷之液，色白上通於胸中，使佐药力上行璫而下耳。

胸 不得卧，心痛彻背者，塘萎薤白半夏汤主之。

心痛彻背者，胸中痰垢积满，循脉而溢於背，背者胸之府，故於前药但加半夏，以祛痰积之 逆也。

胸 心中痞痛，气结在胸，胸满，脘下逆抢心，枳实薤白桂枝汤主之，人参汤亦主之。

痰气结聚於胸中，胸满溢於经脉，故从脘下逆上以抢心也，二汤一以治胸中实痰外溢，用薤白桂枝以解散之，一以治胸中虚痰内结，即用人参理中以清理之，一病二治，因人素禀而施，絜不移易之法也。

胸 胸中气塞，短气，茯苓杏仁甘草汤主之，橘皮枳实生姜汤亦主之。

夫短气不足以息者，实也，故二方皆利气之剂，一以疏利肺气，一以疏利胃气也。

胸 缓急者，薏苡附子散主之。

胸中为籛气所居之位，今胸中之籛，而不舒，其经脉所过，非缓即急，失其常度，总由籛气不端故也，用薏苡舒其经脉，附子复其胸中之籛，则大气一转，阴浊不留，胸旷然若太空矣。

心中痞，诸逆心悬痛，桂枝生姜枳实汤主之。

心中痞者，心气逆於上也，上气逆，则中下亦逆，气逆则经脉亦逆，故为诸逆也，上下气逆，脉不交通，心主孤悬於上，不得营气以和之，故心悬痛也，桂枝行心气以散痞，姜、枣疏中焦以通经也。

心痛彻背，背痛彻心，乌头赤石脂丸主之。

心痛彻背，背痛彻心，乃阴邪厥逆，而上干胸背经脉之间，牵连痛楚，乱其血气，紊其疆界，此而用气分之药，则转益其痛，势必危殆，仲景用蜀椒、乌头一派辛辣，以温散其阴邪，然恐胸背既乱之气难安，即於温药队中，取用乾姜、赤脂之涩，以填塞厥气攻冲之经隧，俾胸之气自行於胸，背之气自行於背，各不相犯，其患乃除，今人但知有温气补气行气散气诸法，不知有填塞邪气攻冲之窠也。

千金治胸 髻背痛，用细辛散，胸中逆气，心痛彻背，少气不食，用前胡汤，胸中 如满，噎塞习习如痒，喉中涩燥唾沫，服橘皮枳实生姜汤，不应，用治中汤，胸 腹背闭满，上气喘息，用下气汤，胸背疼痛，用熨背散，足补金匱之未逮。

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呕不呕，似哕不哕，彻心中愤愤然无奈者，生姜半夏汤主之，千金加橘皮、綠茱萸，名通气散，治胸满短气而

噎。

此即胸 一门之证，必编者之误差，入於呕吐中，今并论於此，盖籛受气於胸中，以布气息，今阴乘籛位，阻其籛气布息，呼吸往来之道，若喘若呕若噎，心舍神者也，聚饮停痰，则炎炽不盛，彻心愤乱，无可奈何，故用半夏、生姜之辛温，以燥饮散寒，则籛得以布，气得以调，而胸际始旷也，其用橘皮、綠茱萸，及加竹茹、人参，皆此例也。喻嘉言曰：按胸 之证，人所通患，金匱出十方论治，然未明言其故，盖胸中如太空，其籛气所过，如离照当空，旷然无外，设地气一上，则窒塞有加，故知胸 者，籛气不用，阴气在上之候也，然有微甚不同，微者但通其上焦不足之籛，甚者必驱其下焦厥逆之气，通胸中之籛，以薤白、白酒，或塘菱、半夏、桂枝、枳实、厚朴、乾姜、白术、人参、甘草、茯苓、杏仁、橘皮，择用对证三四味，即成一方的，不但苦寒不入，即清凉尽屏，盖以籛通籛，阴分之药，所以不得预也，甚者，则用附子、乌头、蜀椒大辛热，以驱下焦之阴，而复上焦之籛，补天浴日，在医之手眼，奈何後世总不知胸 为何病耳。

腹痛(小腹痛、腹中窄狭、当脐痛〔

东垣云：腹中诸痛，皆由劳役过甚，饮食失节，中气受伤，寒邪乘虚入客，籛气不通所致，故卒然而痛，经云：得 则痛立止，中 痛属太阴，理中汤，脐腹痛属少阴，真武汤，小腹痛属厥阴，当归四逆汤加綠茱萸，若夫热病腹痛，热则芍药甘草汤、黄芩汤，寒则理中汤，若脾胃素虚人，饮食不能消蔑者，六君子加香、砂，若兼外感宿食者，申香正气散，若但少腹硬满而痛，小便利者，即是蓄血之证，桃核承气汤，小便不利者，即是溺涩之证，五苓散，有心腹大痛，欲吐不得吐，欲泻不得泻，是名霍乱，急以盐汤灌之，其或清痰留滞於胸膈之间，食积郁结於肠胃之内，皆能令人腹痛，痰则控涎丹，食积枳实导滞丸。

凡治腹痛，必用温散，如台芎、苍术、香附之类，白芍能治血虚腹痛，惟脉弦发热者为宜，其性酸寒收敛，无温散之功，若气虚者服之，反伤脾胃也。绵绵而痛无增絃，欲得热手按，及喜热饮食，脉磳迟者，寒也，理中汤加肉桂、香、砂。

腹痛用温药不效，痛愈甚，大便秘者，微利之，平胃散加申香、半夏、紫苏、木香、大黄，虚人，人参养胃汤。时痛时止，热手按而不絃，脉洪数者，热也，二陈汤加厚朴、枳实、苓、连、山栀。腹中水鸣，乃火击动其水也，二陈加苓、连、木香、枳实、木通，虚人，六君子加香、砂、猪苓、泽泻。感暑而痛，或泻利并作，脉必虚豁，十味香薷饮。感湿而痛，小便不利，大便溏泄，胃苓汤。如腹中常有热

而痛，此为积热，调胃承气汤下之。因客寒作痛者，脉必弦缓，小建中加炮姜，兼气郁脉碇者，更加台芎、苍术、香附。因热作痛，脉必数疾，二陈汤加苓、连、芍药，痛甚，稍加炮姜从治之，若时痛时止，口乾恶心头眩，或泻黄者，火也，前药勿用炮姜，加大黄微利之。脉碇结或伏，必腹痛，痛引鬲豆及肩背，皆不得俯仰者，气滞也，二陈加川芎、木香、枳壳、香附，不应，有血也，加蓬术、穿山甲。七情内结，心腹绞痛，不能饮食，时作时发，发即欲死，七气汤选用。酒积作痛，藜藜丸。食积作痛，保和丸。虫痛者，懊绍作痛，上下不定，痛有休止，或有块梗起，痛则呕吐清水，当从虫积治之。因疝致痛者，必引睾丸，或小腹有一条梗起，宜从疝治。因触秽致痛，得热汤饮转剧者，是臭毒攻逆也，另详本门。

(小腹痛(小腹痛满有三，皆为内有留着，非虚气也，小腹正中为少阴任冲之分野，鬲傍为厥阴肝经之分野，一属燥结大肠，其证五六日大便不通，按之坚满，绕脐攻痛，小便虽利而黄赤，其脉数实有力，为府邪实结而痛满，大承气下之，若因津血枯涩而结者，其脉虽数而不甚旺，麻仁丸、通幽汤之类，无故而大便不通，少腹微满，尺脉虽数，而必微弱者，蜜煎导之，夏月可用猪胆导，慎不可用攻之药，攻之胃气受伤，必生他患也，一属热结膀胱，其证溺闭不通，按之虽满而不甚坚，弹之有声激指，其脉数盛有力，而烦渴引饮者，书甚，五苓散，夜剧，猪苓汤，一属血结膀胱而腹满，其证善忘如狂，或渴欲漱水而不能饮，或喜热饮，仍不能多，小便清利，或反倍於平时，或数欠而不清，大抵邪结膀胱籥分，热邪伤血，虽有蓄血，其人真阴不虚，则小便自清，尺脉必盛，代抵当丸，若反倍於常时者，为邪据下焦，真籥外亡之候，本方去硝磺黄倍桂加熟附六七分救之，若缘醉饱入房，强力忍精而致少阴与任督受伤，血结阴分者，此真阴亏损，必致小便涩数，胀满如淋也，生料济生肾气丸，红酒煎服，有妇人经行之时，交合受伤，时时不净而少腹满痛者，此冲脉受伤也，十全大补汤倍用肉桂，若有块绞痛，喜热按，此气血虚而有瘀积也，当归生姜羊肉汤加肉桂、絳茱萸。茯苓、芍药，不应，加人参，又有本来下元虚人，勉力劳役而致受伤，蓄血小腹满痛者，此肝经受伤，其满必偏见於左傍也，调肝散代抵当丸，审微甚选用可也，然亦有右傍偏满者，此必饱食奔驰，脾阴下溜，食积痰膩留结也，当於积滞门求之，其臭毒腹痛呕逆，另详杂门。

(诊(阴弦腹痛，细小紧急，皆为腹痛，滑为痰饮，弦为冷食，阴弦或紧宜温，碇弦滑实可下，碇伏者，为气滞，细小紧急腹中刺痛，尺脉紧脐下痛，弦急小腹痛，尺脉伏症痠痛，细小而迟者易治，坚大

疾者，数而紧者，浮大而长者，为病不应脉皆难治，痛其而喘，脐下急大痛，人中黑者死。

(腹中窄狭(肥人乃是湿痰留滞，气不升降，当行气燥湿，越曲、平胃为主，瘦人乃是阴虚火旺，薰蒸藏府，逍遥、佐金降火开郁为主，肥人腹中辘辘有声，须作痰治，二陈、二术为主，气虚者，加入参。(当脐痛(当脐痛为肾虚任脉为病，六味丸加龟版灰。伤寒籛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此为本虚受寒，小建中汤和之。

虞恒德治一壮年，寒月入水网鱼，饥甚遇凉，粥食入腹大痛，二昼夜不止，医以大黄丸不通，又以承气下粪水而痛愈甚，诊其六脉砵伏而实，面色青黑，此大寒证，而下焦又有尿作痛，先与治中汤加丁、附一贴，又灸气海二十一壮，痛治半，继以巴豆、砵香、木香作丸，如豆大，生姜汤下五七丸，下五七次而愈。

又治一人，六月投渊取鱼，至深秋雨凉，半夜小腹痛甚大汗，脉砵弦细实，重取如循刀责责然，夫腹痛脉砵弦细实，如循刀责责然，阴邪固结之象，便不当有汗，今大汗出，此必瘀血留结，营气不能内守而渗泄於外也，且弦脉亦肝血受伤之候，与大承气加桂二服，微利痛絀，连日於未申时，复坚硬不可近，与前药加桃仁泥，下紫血升餘痛止，脉虽稍絀而责责然犹在，又以前药加川附子，下大便四五行，有紫黑血如破絮者二升而愈。

汪石山治一老妇病腹痛，初从右手指冷起，渐上至头，如冷水浇灌，而腹大痛，痛则遍身大热，热退则痛止，或过食或不食皆痛，每年发一二次，近来二三日一发，远不过三五日，用四物、四君、二陈、七气，皆不应，汪诊之，脉皆微弱，似有似无，或二三至一止，或四五至一止，乃籛气大虚也，用独参五钱，入陈皮七分煎服，十数贴而愈，夫四肢者诸籛之本，头者诸籛之会，经曰：籛虚则恶寒，今指梢冷，逆上至头，则籛虚阴盛可知，籛虚不能健踰而痛大作，痛作而复热者，物璫则反也，及其阴籛气衰，絀不相争，则热歇而痛亦息矣，故以独参汤补之，数年之病遂愈。

佷痛(季佷痛、腋下肿痛〔

经云：肝病者，絀佷下痛引小腹，令人善怒。肝病内舍胸佷。邪在肝，则絀佷下痛。肝热病者，佷满痛。胆动，病心佷痛，不可反侧。肝所生病，腋下肿佷痛。肺病传肝，佷痛出食。

肝舍於佷，故佷痛多属於肝，然经筋所过挟邪而痛者，自有多端，不可执一，且左右者，阴籛之道路，故肝主阴血而属於左佷，脾主籛气而隶於右佷，左佷多怒伤或留血作痛，右佷多痰积或气郁作痛，其间七情六郁之犯，饮食劳动之伤，皆足以致痰凝气聚，血蓄

成积，虽然，痰气亦有流於左佞者，然必与血相持而痛，血积亦有伤於右佞者，然必因脾气衰而致，其间虚实治法，可默悟矣。

伤寒少籛佞痛，用小柴胡汤，硬满，加薄桂，不大便，加枳朧，兼胸佞满痛，加枳、桔，若不因伤寒而佞痛，身体微热，枳朧煮散，盖枳朧为治佞痛专药，诸方皆用之。寒气引佞下痛，枳实理中汤，戴复庵云：腹内诸般冷痛，枳实理中汤加絳，作无限用。佞痛而气喘，分气紫苏饮、增损流气饮选用，有佞痛而吐血者，此热伤肝也，小柴胡去半夏、黄芩，加丹皮、鳖甲。紫佞肿痛，或腹痛，或小便涩滞者，属湿热，龙胆泻肝汤。脉弦痛在左属肝火，宜柴胡山栀、当归、青皮、芍药，不已，加絳茱萸炒川连，甚则加酒炒龙胆草，如果肝气实，当归龙荟丸。因怒伤肝，肝气郁甚，柴胡疏肝散。

气滞作痛，紫手脉碇伏或弦，痛引胸佞，不得仰屈伸，二陈加枳朧、香附、木香。左佞痛者，木气实也，抑青丸，火盛者，佐金丸从治之，有蓄血偏着左佞而痛者，复元活血汤。右佞痛，乃悲伤肺气所致，推气散加桔梗，或只用川芍、枳朧二味作汤服之。佞下偏痛发热，其脉紧弦，此寒也，以温药下之，宜金匱大黄附子汤。紫佞走痛，脉碇弦而滑，乃湿痰流注在佞下，导痰汤加白芥子、枳朧、香附、木香，甚则控涎丹导而下之。食积寒痰，流於佞下，痛若锥刺，手不可近，诸药不效者，神保丸。食积佞痛发寒热，痛引心下，恶心恶食，必有一条扛起，有脉必滑，二陈加香、砂、枳、术、曲、朴、查、芽，甚则加絳茱萸制川连。结积痰癖冷痛，煮黄丸。气弱人佞下痛，脉弦细或紧，多从劳役怒气得之，六君子加木香、芎、归、桂心。肥白人气虚发热而佞痛，用参、柴胡、黄芩、枳朧、木香之类，甚则加桂。

瘦弱人阴虚寒热，佞下痛多怒，必有瘀血，宜桃仁、红花、柴胡、青皮、丹皮、鳖甲之类，甚则加大黄。咳漱引佞下痛，为水饮停蓄，小青龙汤，佞下硬满引痛，乾呕短气，汗出不恶寒，有时头痛心下痞者，十枣汤。乾咳引佞下痛发寒热，为郁结所致，逍遥散，若佞下有块痛，乃过饱劳力所致，逍遥散加木香、丹皮、青皮。死血作痛，日轻夜重，或午後热，脉短涩，桃核承气汤，易肉桂，加穿山甲、鳖甲、青皮，不应加熟附子一片，如跌扑佞痛，亦宜上方。凡内伤佞痛不止者，生香油一盏，生蜜一杯，和匀服，一二次即止。房劳肾虚之人，胸膈佞肋多隐隐微痛，乃肾虚不能纳气，气虚不能生血之故，宜补骨脂、杜仲、牛膝补肾，当归、熟地和血，及七味丸调理。

(季佞痛[经云：冬脉不及，则令人心悬如病饥，荫中清，脊中痛，少腹满，小便变，又足少籛之筋，引佞外转筋，膝不可屈伸，筋急，

前引髀後引尻，即上乘佞，季佞痛，按季佞痛，无不因肾虚者，加絳八味丸、肾气丸选用。

（腋下肿痛（少箴湿热留薄，则腋下肿痛，小柴胡加抚芎、枳朮，实人，去参加草龙胆，体肥痰盛，加白芥子，有痰饮搏聚而痛者，加味导痰汤加柴胡为向导。

（诊（脉双弦者，肝气有馀，紮佞作痛，弦数有力，为肝盛有馀，弦数无力，为肝虚有火，弦小而细为饮，脉磳为气，浮弦为风，弦小而弱者，为箴虚，磳细为阴虚。

藤默生治葛子立，佞痛连腰脊不能转侧，服六味丸加杜仲、续断，不效，或者以为不能转侧，必因闪挫，与推气散转剧，藤诊之曰：脉得弦细乏力，虚寒可知，与生料八味加茴香，四剂而安。

腰痛（腰酸、腰软、腰胯痛（

经云：腰者肾之府，转摇不能，肾将惫矣。巨箴虚则头项腰背痛，（此二条言（

（证之虚（膀胱之脉，挟脊抵腰，故挟脊痛，腰似折（此一条言（（邪之实（。

按内经言太箴腰痛者，外感六气也，言肾经腰痛者，内伤房劳也，假令肾藏真气布护，六气焉能为害，惟肾藏虚伤，膀胱之府安能独足，又有膏粱之人，久服热剂，醉以入房，损其真气，则肾藏热，腰脊痛，久则髓絳骨枯，发为骨痿，此为本病，其有风寒湿热闪挫瘀血滞气痰积，皆为标病，而肾虚则其本也。风痛者，脉浮，或九或右，痛无定处，牵引紮足，小续命加絳。寒痛者，其腰如冰，其脉必紧，得热则絳，得寒则增，乾姜附子汤加肉桂、杜仲，外用摩腰膏，兼风寒者，五积散热服微汗之。内蓄风热痛者，脉必洪数，口渴便秘，小柴胡去半夏，加羌活、续断、黑豆，若大便闭者，先用大柴胡微利之。湿痛者，如坐水中，肾属水，久坐水湿，或着雨露，以致腰下冷痛，脉必弦缓，小便自利，饮食如故。天阴头必重，体必磳重，渗湿汤，肾虚由卧湿地，流入腰脚，偏枯冷疼重，千金独活寄生汤，兼风湿者，改定三汤，如挟寒湿，并用摩腰膏，虚寒甚而挟湿者，术附汤，挟湿热者，羌活胜湿汤合二妙散，肾气虚寒而受寒湿，腰疼不得立，用烧羊肾主之，此千金法也。闪挫痛者，跌扑损伤，肝脉搏坚而长，紮尺实，忽然不可俯仰，复元通气散，不效，必有恶血，复元活血汤，气滞而痛，脉磳弦或结伏，初起乌药顺气散，不应，八味顺气散。痰注而痛，脉滑或磳伏，动作便有痰，或一块作痛，导痰汤加香附、乌药、枳朮，脉实，加大黄。肝气不条髻，睡至黎明，觉则腰痛，频欲转侧，晓起则止，宜柴胡疏肝散，或二妙散加



柴胡、防风，即东垣苍术汤腰痛如以带束引痛，此属带脉为病，用辛味横行而散带脉之结，甘味舒缓带脉之急，调肝散。腰痛牵引足膝，青娥丸加蝎尾最妙，以补肾兼补肝也。紫腰痿废，乃热邪深入，血脉久闭之故，桃核承气多用肉桂，少加熟附行经，但痛者可治，痿而不痛者，不可治也。诸般腰痛，皆由肾虚，若兼六淫，须除其邪，如无他证而腰肢痿弱，隐隐作痛，身体疲倦，脚膝酸软者，总属肾虚，然须分寒热主治，脉细而软，或虚浮，力怯短气，小便清利，属肾虚火衰，肾气丸加肉苁蓉、补骨脂、巴戟、鹿茸之类，脉大而软，或细数，小便黄，属阴虚火炎，六味丸加龟版、当归、杜仲、续断之类。

(腰酸(腰痛尚有寒湿伤损之洪，腰酸悉属房劳肾虚，惟有峻补，男子用青娥丸，或八味丸加补骨脂、杜仲，有热，去附子加五味，走精，用六味丸去泽泻，加鳔襟、沙苑用藜、五味子，大便不实，加肉果、补骨脂，山药粉糊代蜜，妇人用六味加杜仲、续断，有带，去熟地加艾、附，经候不调，加当归、阿襟。

(腰软(湿气袭於少肾经络之中，则为肾着，金匱用甘姜苓术汤，後世更名为肾着汤，或渗湿汤选用，丧太过者，八味丸，肾虚风袭，腰背软痛，安肾丸。

(腰胯痛(寒湿流注於足少肾之经络，则为腰胯痛，盖腰乃胆经之所过，因受寒湿，结滞於骨节而痛，渗湿汤去橘红加肉桂，有痰滞经络，导痰汤加絳，若肾肝伏热，用姜汁炒黄柏、酒防己，少加肉桂，若腰胯连脚膝晓夜疼痛者，肾虚风毒乘之也，用虎骨散加补骨脂，老人肾虚腰痛连膝痛者，二至丸。

(诊(脉大为肝肾阴虚，尺砵为肾藏肾虚，浮缓为虚风，弦细为寒湿，或弦或涩为瘀血，或滑或伏为痰饮，砵弦而紧为寒，砵弦而细为湿，砵弦而实为闪肭，若肾急及盛怒伤志，则腰失强，不能转摇者死。石顽治沈云步媳，常有腰疼带下之疾，或时劳动，日晡便有微热，诊其紫尺皆弦，而右寸关虚濡少力，此手足太阴气衰，敷化之令不及也，合用理功散加当归、丹皮调补胃中营气，兼杜仲以壮关节，泽泻以利州都，则腰疼带下受其益矣。

江苏总藩张公，严冬腰腹疼重，甲夜延石顽诊候，脉得砵滑而，遂取导痰兼五苓之制，一剂而腹痛止，三啜而腰弛纵血如，未尝用腰腹痛之药也。

脊痛脊强(尻痛(

脊者，督脉之经，与膀胱之经，皆取道於脊也，故项脊常热而痛者，阴虚也，六味丸加麋茸，常寒而痛者，肾虚也，八味丸加鹿茸，有肾

气攻背，而项筋痛连脊髀，不可转移者，此地气从背而上入也，椒附散。太籀经脊痛项强，腰似折，项似拔，羌活胜湿汤，脉浮紧为伤寒，麻黄汤，砭缓为风湿，五苓散换苍术、桂枝，加羌活。打扑伤损，从高坠下，恶血在太籀经中，腰脊痛不可忍，地龙汤。

(尻痛(尻乃足少阴与督脉所过之处，兼属厥阴，若肾虚者，六味丸加肉桂，不愈，加鹿茸，肥人属湿痰，二陈合二妙，有因死血作痛者，当归、赤芍、牡丹、桃仁、延胡索、生牛膝、穿山甲、肉桂之类清理之，不应，加地龙、生附子。

### 肩背痛

经云：背者胸中之府，背曲肩随，府将坏矣。肺病者，喘咳逆气，肩背痛汗出。肺盛有馀，则肩背痛，风寒汗出中风，小便数而欠，气虚则肩背寒，少气不足以息，溺色变。邪在肾，则肩背痛，是肾气上逆也。

东垣云：肩背痛不可回顾，此手太籀气郁不行也，以风药散之，通气防风汤，若面白脱色，短气者勿服，宜逍遥散加人参，火郁热盛，东垣升籀散火汤，形气虚甚，十全大补汤。肩背痛，脊强，腰似折项，似拔，此足太籀经气不行也，羌活胜湿汤。风寒汗出中风，肩背痛，小便数而欠者，风热乘其肺而肺气郁甚也，当泻风热，消风散去僵蚕、蝉蜕加枳、桔。寒热少气不足以息而肩痛，小便遗失者，补中益气加门冬、五味。湿热相搏，肩背砭重而痛，当归拈痛汤。当肩背一片冷痛，背脊疼痛，古方用神保丸愈者，此有寒积也，有因寒饮伏结者，近效白术附子汤，亦有因痰气留伏者，指迷茯苓丸。素有痰饮流注，肩背作痛，导痰汤。有肾气不循故道，气逆挟脊而上，致肩背痛，砭香、肉桂、茯苓、牛膝、茴香、川椒、青盐，或观书对奕久坐而致脊背痛者，补中益气加羌、防。肥人喜捶而痛快者痰，宜除湿化痰，兼补脾胃，六君子加木香。瘦人多是血少气虚，宜养血清火，圣愈汤。背痛须加羌、防引经，肥人少佐附子。瘦人须佐苓、连、丹皮。有素虚人及病後房劳後，妇人产後，经行後，心膈间痛，或牵引乳俎，或走注肩背痛，并宜十全大补随证加絃。

(诊(寸口脉促上击者，肩背痛，洪大为热，浮大为风，砭而滑者背脊痛，必有寒饮伏结也。

丹溪治一人，忽患肩胛缝有一线疼起，上循肩至胸前侧俎而止，昼夜不，息其脉弦而数，重按豁大，左大於右，夫脾小肠经也，胸俎胆经也，此因谋事不遂，思虑烦心，心不病而小肠之火乘胆所致，以人参四钱、木通二钱煎汤下龙荟丸，数服而愈。

李士材治俞元济，背心一点痛，久而渐大，服行气和血药不效，其

脉濡滑，遇天阴痛辄甚，其为湿痰无疑，以胃苓汤加半夏三钱，数剂而痛消。

臂痛(手痛、手气)

东垣云：臂痛者，有六道经络，各加引经药乃验，以紮手伸直垂下，大指居前，小指居後而定之，臂之前廉痛者属籛明，升麻、白芷、乾葛为引经，後廉属太籛，说B羌活，外廉属少籛，柴胡、连翘，内廉属厥阴，柴胡、当归，内前廉属太阴，升麻、白芷 内後廉属少阴，细辛当归。

臂痛为风寒湿所搏，或因饮液流入，或因提挈重物，皆致臂痛，有肿者，有不肿者，除饮证外，其馀诸痛，并宜五积散、第 汤选用，虚人必加入参以助药力。若坐卧为风湿所搏，或睡後手出被外，为寒所袭而痛者，五积散，审知是湿 经络，血凝气滞作痛，第 汤。挈重伤筋，以致臂痛，宜和气调血，十全大补汤。痰饮流入四肢，肩背酸疼，紮臂软，导痰加木香、片子姜黄、姜制白术，若作风治误矣。中 留伏痰饮，臂痛难举，手足不能转移，指迷茯苓丸，丹溪治臂痛，以二陈汤加酒炒黄芩、苍术、羌活。

(手痛(经云：手屈不伸者其病在筋，意苡仁汤，伸而不屈者其病在骨，近效白术附子汤、十味 散选用。

(手气(手肿痛曰手气，或指掌连臂膊痛，悉属风热挟痰，第 汤。薄桂味辛淡，能横行手臂，引调气血，药至痛处，片子姜黄，能引至手臂，惟湿痛最妙。又有肿痛时常脱阶者，此属湿痰，倍用苍术乃效。石顽治礼科姜如农次媳，春初患发热头疼腹痛，咳逆无痰，十指皆紫黑而痛，或用发表顺气不效，延余诊之，脉来弦细而数，右大於左，曰：此怀抱不舒，肝火郁於脾土而发热，热蒸肺故咳，因肺本燥，故无痰，脾受木克，故腹痛，籛气不得发越，故头疼，四支为诸籛之本，籛气不行，气凝血滞，故十指疼紫，其脉弦者，肝也，数者，火也，细者，火郁於血分也，遂以加味逍遥散加桂枝，於土中警木，三剂而诸证霍然，十指亦不疼紫矣。

腿痛(大股痛)

腿痛亦属六经，前廉为籛明，白芷、升麻、乾葛为引经，後廉太籛，羌活、防风，外廉少籛，柴胡、羌活，内廉厥阴，青皮、絳茱萸，内前廉太阴，苍术白芍，内後廉少阴，独活、泽泻，痛有血虚血寒，寒湿风湿，湿热流注，阴虚籛虚，肾虚风袭之殊，血虚者，足不任地，行则振掉，脉细弱，六味丸加巴戟、续断、杜仲、鹿茸。血寒者，经急，脉碇喜汤火，严冬尤甚，舒筋三圣散。湿者紮腿隐隐痛，或麻瓞作肿，身碇重，肢节疼痛，恶风不欲去衣，脉浮涩，或浮细，除风湿羌

活汤，脉碇，白术附子汤，肥人，导痰汤加絃。湿热者，痛自腰胯以足胫，或上或下，或红或肿，小便赤涩，脉濡大而数，当归拈痛汤。流注者，郁痰留於腰亘有块，互换作痛，恶心头眩，脉碇滑或弦，二陈汤加羌活、白术。阴虚者，肌体羸，足心及胫热痛，左尺细数，或紫尺数盛，虎潜丸去橘皮加肉桂。痿虚者，紫足浮肿无力，大便泻，小便短少，痛不能动，左尺虚大，或紫尺浮迟，脾与命门俱虚，先用补中益气加桂、附，後用八味丸。肾虚风袭，则下体痿弱，骨节疼痛，喘咳失精，腰腹腿胫俱痛，尺中浮大而数，安肾丸。

(大股痛(痛而喜按者，肝肾虚寒而湿气 着也，四斤丸二方选用，痛不可按者，败血也，川芎肉桂汤，或舒筋三圣散，酒调服，妇人产後多有此证，宜加穿山甲、桃仁，虚人，十全大补汤加附子、穿山甲。有湿热者，痛处必肿，而碇重不能转侧，二妙散加羌、防、升、柴、术、草之类，或除湿汤、渗湿汤选用。寒热而肿痛者，须防发痲。

膝痛(足跟痛、足心痛(经云：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则倮俯，筋将惫矣，故膝痛无有不因肝肾虚者，虚则风寒湿气袭之，又曰：身半已下者，湿中之也，故治膝胫之痛，又须以去湿为主，大抵痛在筋者，多挟风热，则屈不伸而肿，二妙散加羌、防、升、柴，兼阴虚者则热而不肿，虎潜丸，或二妙加牛膝、肉桂，因卧湿地，流入脚膝，弱疼重，千金独活寄生汤，夏月湿热碇重而痛，当归拈痛汤，痛在骨者，多兼寒饮，重而屈不利，常若拭不乾状，附子丸、川芎肉桂汤、活络丹、铁弹丸选用，虚寒挟风湿而痛，虎骨四斤丸，如肝肾虚热，筋骨痿弱，颤掉而痛，鹿茸四斤丸，若痛在冲篔及肉者，属足篔明经，痛在委中脬肠者，属足太篔经，在外廉者，属少篔，在内廉者，属三阴，随其经而取之。

(足跟痛(肾藏阴虚者，则足胫时热而足跟痛，六味丸加龟版、肉桂，篔虚者，则不能久立而足跟痛，八味丸，挟湿者，必重着而肿，换骨丹、吏国公药酒，肥人湿痰流注，导痰汤加木瓜、防己，虚人，用补中益气、十全大 汤，并少加附子为引。凡下部痛，多用药酒，殊不知病甚於冬者，为寒湿，故宜用酒，若春夏甚而秋冬絃者，此属湿热，若用药酒，是反助其湿也。

(足心痛(足心及踝骨热疼者，为肾虚湿着，命门火不归经，肾着汤，下八味丸。肥人多湿痰流注，足心作痛，但久坐卧，起则痛甚，行动则缓，宜肾着汤合二妙散，慎不可用补肾药及血药助阴，愈增其剧。

戴人治一人，紫膝脘屈伸有声剥剥然，此筋湿也，湿则筋急，有独

缓者不鸣，急者鸣也，乃一涌一泄，上下去其水，水去则自然无声矣。

### 身体痛

体痛为一身尽痛，伤寒霍乱，中暑阴毒，湿痛，皆有体痛，但看兼证，及问因诊脉而别之，治法分见各门，其流连难已者，於此求之。寒而身痛，痛处常冷，或如湿状，甘草附子汤。内伤劳倦，兼风湿相搏，一身尽痛，补中益气加羌、防、说B苍术。湿热相搏，肩背磳重，疼痛上热，胸膈不利，遍身上下磳重疼痛，当归拈痛汤。风湿相搏，一身尽痛，阴湿中汗出，懒语，四肢困倦乏力，走注疼痛，乃下焦伏火不得泄，而躁热常微汗出，而热不解，麻黄复煎汤。身体拘急，皆属虚寒，与寒湿风湿，小续命随证加絃。发寒热而周身作痛，胸膈痞闷不舒，肝血虚而郁火用事也，逍遥散加羌活、桂枝，小便不利，加山栀、丹皮。天暑衣厚，则壅理开汗出，邪留於分肉之间，聚沫则为痛，六和汤加羌活。遍身皆痛如劳证者，十全大补去白术、熟地，加羌活、附子。下体痛，宜分利小便，五苓、二妙为主。下体肿痛，脉浮自汗，恶风者，防己黄汤，温覆微汗之，痛而大便不通者，厚朴七物汤，微利之。丹溪曰：因湿痰浊血流注为痛，若在下焦，道路深远，非乌、附不能下蟄，少加引经用之，若以为主治，非徒无益，而反害之也，善治者，必行气流湿，疏风导滞，滋养新血，升降阴籥，治有先後，须分肿与不肿可也。肢节肿痛，痛属火，肿属湿，盖为风寒所郁，而发动於经络之中，湿热流注於肢节之间而无已也，先宜微汗以散之，故羌活、桂枝为肢节痛之要药。身体疼痛及重者，湿也，五苓散汗之，如风湿相搏，一身尽痛，加羌、防、升、柴说B苍术，风能胜湿故也。痛家不可不食厚味与肉，大能助火，若食肉厚味痛愈盛者，并鱼腥面酱酒醋，皆断去之。丹溪曰：环跳穴痛不已，防生附骨痛，掘地成坑，以火炕沃以小便，赤体坐其上，以被围绕下体，便热蒸壅理开，血气则畅则愈。

(诊〔伤寒六脉俱紧，为太籥表证，身如被杖，脉磳紧，为阴毒，发汗後脉弦迟，身体痛，为气血不和，一身关节尽痛，而脉亢弦，为中湿，肢体重痛，微肿，汗出恶风，，不可转侧，而脉缓，为风湿，遍身疼痛，脉弦小，或豁大，为气血虚损。